旅行雜誌



跨一匹駿馬，走向春天的胸膛。

（希）

民國三十三年二月
第十八卷 第二期
桂林出版

CHINA TRAVELER
Vol. 18 No. 2 February 1944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KWEILIN, CHINA.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內地分支行處

重慶　成都　華西壩

宜賓　樂山　自流井

五通橋　萬縣　西安

桂林分行：中北路趾祥巷三號　【電話】二〇五〇　二〇五一號

寶雞　貴陽　昆明

衡陽　沅陵　吉安

屯溪　梧州

經營各種存款放款匯兌儲蓄業務如蒙惠顧竭誠歡迎

廣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廣告

出品

純淨白糖　足力酒精　仕敏土

陶瓷器皿　皮革用具　各式鑽床

刨床　車床　各種機器

承接

配製或修理各種機器及零件定造各種新穎皮革陶瓷器具印製五彩股票債票證券圖書表冊各種大小印品

本公司各廠產品質料精良式樣新穎零沽批發價格相宜訂購訂製交貨敏捷如蒙光顧無任歡迎

本公司各工廠所在地

貴縣　糖廠

桂林　仕敏土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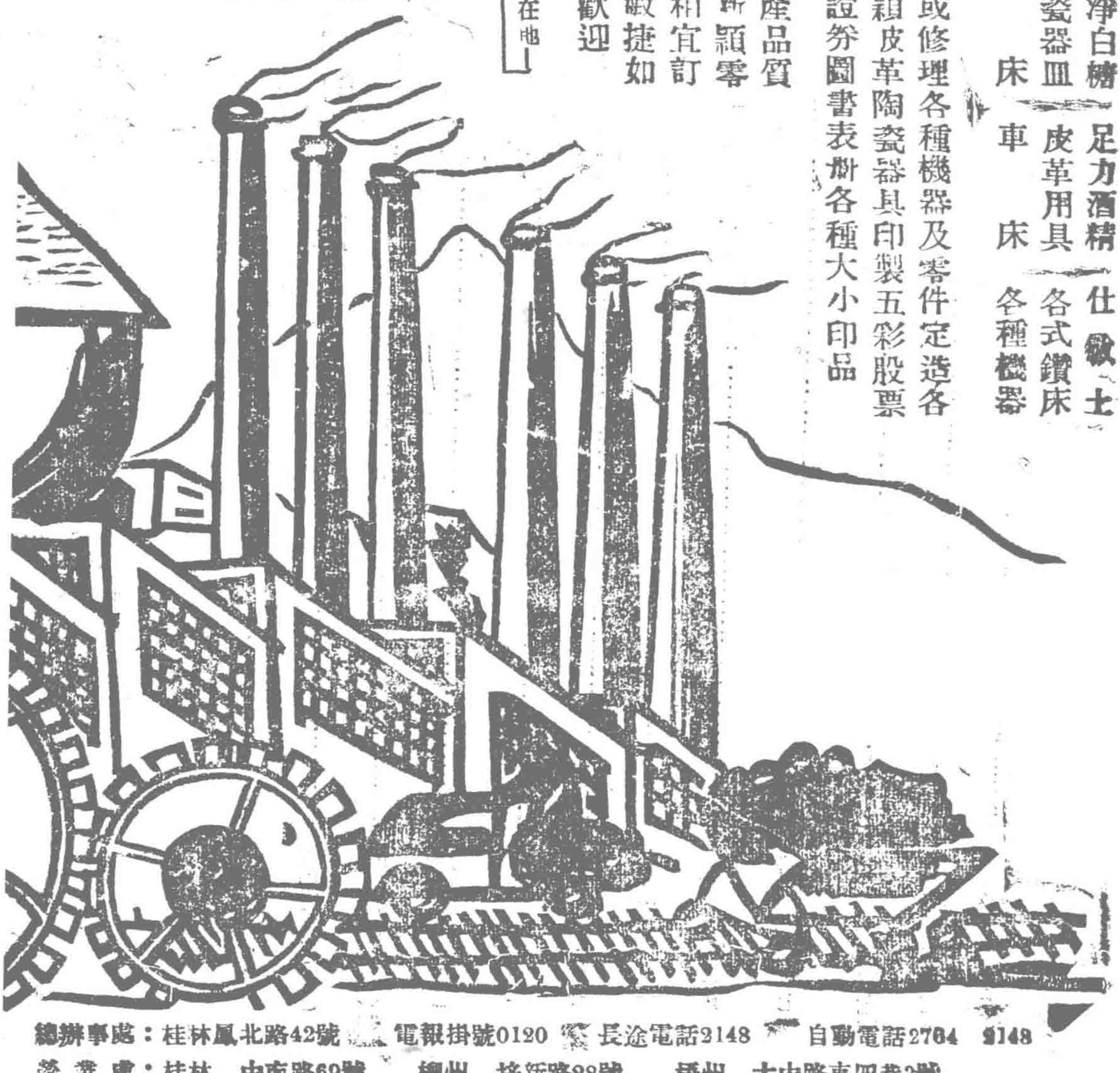
柳州　酒精廠

柳州　機械廠

桂林　印刷廠

賓陽　陶瓷廠

柳州　製革廠



總辦事處：桂林鳳北路42號　電報掛號0120　長途電話2148　自動電話2764　2148

營業處：桂林　中南路69號　柳州　培新路28號　梧州　大中路東四巷3號

民國十六年創刊

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八卷 第二期 目錄

中國旅行事業之展望……唐渭濱（五）
從旅行得到的一點見解……黃覺民（三九）
赴蘭觀感……陶桂林（八）
青康邊地巡禮……莊學本（九）
介紹藏民婦女……于式玉（一三）
追憶滇南芒市的擺夷……陳　才（七三）
傜山見聞錄……孫誕先（七七）
東南西北（滬渝紀程之二）……慶　修（二五）
浪跡小紀……藍士琳（一七）
飲溫泉的研究……陳炎冰（四七）
憶欒州……趙捷民（六三）
鍾山北部行……黃法興（五五）

五〇—一三六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南疆雜詠 …… 顧一樵（一六）
渝歸紀事詩 …… 向中（一〇一）
閩林寄意 …… 黃煥如（二四）
離桂旅筑入川詩 …… 倪小迂（四四）
心聲（新詩） …… 惠恩（二一）
宣威：滇東的門戶 …… C H（四一）
滇西南之行 …… 大威（六七）
黃菓樹大瀑布及其他 …… 紅葉山人（一〇三）
北泉小誌 …… 何剡堂（四五）
金鷄嶺紀遊 …… 陸特英（二三）
瞻仰薛爾望先生全家殉節處 …… 王偉（五三）
烽火旅程 …… 夏藝圃（八三）
丁江之夜 …… 楊立達（六一）
始興雜寫 …… 江凌（八一）
交通參考資料 ……（一〇四）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出版

聯華行

桂東路一七五號

★男女時款皮鞋★

零售批發 ◆ 均所歡迎

★華履部★

◆特聘港滬技師精製◆

本誌第三期要目預告

緬甸產業概觀……………………佘貴棠
古城履險……………………郭祝崧
旅行回味錄……………………藍士琳
旅途隨筆……………………戈衍棣
西南夷——「百濮」之種類及其相互關係……………………范義田
武當瑣話……………………秦學聖
黑石山冬景……………………階樹森
從醫學立場談重慶南溫泉……………………陳炎冰
騰衝的溫泉……………………李俊輔
砰石姐妹石探險記……………………易宜曲
盧森堡……………………馮朱棣
加爾各答的斷面……………………思　慕

中國旅行事業之展望

唐渭濱

一、過去之特徵

過去之中國旅行事業可析為士大夫旅行及平民旅行之二大主潮，前者例如文人學士之修心養性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是也。司馬遷歷遊名山大川，其所著史記孔子世家曰：

「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徊留之不能去」。

蘇轍以文干當局，其上樞密韓太尉書曰：

「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

後者例如村夫農婦之朝山進香，封禪之五嶽，佛家之名山，道家之洞天，悉為平民旅客麕集之場所。王澐齊魯遊記略謂明代泰山香稅稅額每年自一萬六千金加至三萬金：

「往時四方承平，香火絡繹，稅額之外常贏數倍又有擲施鏹帛及冶金銀為男女形者充牣殿中……合州之民以及四方商賈朝夕輻輳……」。

此外如張岱西湖夢尋、范祖述杭俗遺風所記杭州香市旅客之來源遍及今江浙皖諸省，自為旅行重要方式之一種。然二者具有一共同之特點為消極之意義較多，積極之意義殊少。平民旅行中之敬神祈福，姑置不論即士大夫旅行中之修養陶冶，亦徒具觀覽欣賞之意味，初無利用開發之存心。

二、目前之演變

旅行事業近年來已生劇烈之變遷，除（1）近代交通之發展（2）近代都市之興起為重要之因素外，（3）戰時之播遷予旅行者以極大之激刺，日後安土重遷之習性，不然變更，旅行事業當大有拓展之可能。迄於晚近，旅行事業以高級人士之往來為主要之對象，相沿以觀賞主義為重心，殊不足配合時代之需要而發揚事業之使命。此後嬗變之路線當在兩大主潮之合流一方面仍當保持本國固有之涵養及虔誠的氣質，一方面更須擷取外國旅行事業之精華，藉以提高旅行事業實際上之功能。目前建國大業即將開始經營旅行事業者實負有鄭重之責任，在於國民教化方面為（1）史蹟及戰蹟之瞻謁與民族精神之培養，（2）邊疆及國防地區之認識，（3）生活之革新及身心之調劑在於經濟方面為（1）招致外國旅客吸收外匯抵補入超（2）介紹動力充沛之地區（如[illegible]水力發源地）、及產原料之地區（如江浙之[illegible]），[illegible]

徽之茶山）及人力組訓之場所（如訓練所，夏令營，工業學校，農村合作社）於來自國外之旅客，使發生投資之興趣，（3）推銷土產使來自國外之旅客對於中國產品（尤如手工所製可供紀念之物品）發生購買之慾望；在於國際宣傳方面爲（1）發揚禮讓敬老之美德，俾達國民外交之目的，（2）介紹文化事蹟及建設成績，增進國際間對我之了解，（3）利用旅行宣傳之滲透性，在國外宣揚過去文化之優越及近頃建設之進展。其中僅以經濟一項論，建設時期需要大量器材之輸入及多數技術人員之服務，則倡導國際旅行得以增強外匯之力量，亦即加速推進建設之程序及縮短完成建設之時期，關係之重，已可不待贅述。惟旅行事業之建設，可分爲佈置，宣傳，接遇三部門：佈置方面爲（1）交通之發展，（2）食宿之供應，（3）娛樂之配置；宣傳方面爲（1）宣傳品之編製及配佈，（2）風景及生活影片之攝製及配音，（3）對外宣傳機構之整備；接遇方面爲（1）旅行社業務擴充及人事之充實，（2）導遊制度之制定；（3）國外接遇機構之建置，自非多方面合作從事積極之努力不爲功。

二、將來之展望

年來我國朝野於旅行事業已作密切之注視，旅行界同人頗感興奮。[illegible]於日後發展姑提出方式及趨勢兩點論之。

關係移民墾殖及遷徙之旅行　Migration

關係公務調遣及商業事務之旅行　Business Travel

關係遊歷攷察瞻聖之旅行　Tourist Travel Tourism



內國旅行

入國旅行

出國旅行

1. 方式：日後之國內旅行事業重在國民教化，國際旅行事業重在經濟及宣傳，目標上已有適當之分野。至於實際接遇，對於來自國外之旅客應作適合近代標準之設施，例如交通方面之車廂船艙，食宿方面之旅館食堂，必求達到與國外相等程度之舒適，而後可收吸引旅客之效果。此種生活程度與國內一般水準當有甚大之差別，宜仿蘇聯之先例，將國際旅行事業與國內旅行事業劃分辦理。（蘇聯之國內旅行事業經管機構稱爲 Sovto-urist 國際旅行事業經管機構稱爲 Intourist。）

2. 趨勢：關於旅行事業之倡導，各國國情不同，自不便純爲模仿之措施。例如美國之內務部旅行局以推廣國內旅行爲中心工作，加拿大之旅行署以改善國內交通（尤如公路之整治，因該國外來旅客以美國汽車遊客爲大宗）擴大對外宣傳爲中心工作，英國之旅行及工業發展協會以英國景物與工業製品相輔，澳大利亞以旅行與誘致母國移民並重，瑞士以旅行與旅館並重。按照本國情形，內國旅行應力求普遍，出國旅行應作適切之管理，入國旅行原則上應予獎勵，但以佈置上財力及人力之限制，或僅能設定特殊之路線及地區。總括言之，旅行事業之內容如次：

由此觀測其趨勢：

(1)工具之現代化　例如航空旅行公路旅行之日臻普遍，現代工具數量之增多，管理效能之增進（安全度速度準確度舒適度之進步）。

(2)組織之集體化　例如華僑之祖國觀光，國人之南洋觀光，工人旅行，青年旅行當組成龐大之團體，作前此未有之遠程旅行。

(3)性質之專門化　例如學術考察團，邊民訪問團，西北史蹟勘查團，佛教聖蹟瞻禮團，商品展覽船屯墾專車。

四、旅行事業與一般社會運動

1.旅行事業之認識　旅行事業之重要性，其經濟及文化的意義，外國旅客接待之必要，關於外來旅客特殊設備之必要等，宜使一般民衆充份明瞭並一致合作。

2.旅行道德之提倡　公共道德之培養，大國民風度之倡導（例如最近重慶市公共汽車候車處大欄之折除，有裨旅行道德之養成，實非淺鮮）。

進一步言，旅行事業之推進往往可以促成市容之改善（例如墨西哥於一九三七年汎美公路通車後舉行之沿線鄉村整潔運動及食宿站之公共衛生運動）風景及建築物之防護（例如美國國立公園，州立公園之建置，法國風景地區管制法之頒佈）實爲廣義之文化運動，與社會事業之關係尤爲密切也。

愼昌鑄鐵廠

桂林中正路三號　電話五〇七〇號

大量承接生鐵機件

體型不拘大小　重量可至五噸

存料充足　技術精良　設備完善　交貨迅速

赴蘭觀感

陶桂林

溯自抗戰軍興以來，我中央政府積極提倡開發西北，迭經各考察團體之報告，證明西北亟待開發，而尤以建設爲然。桂林夙抱「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心，久萌遄赴西北之念，欲站在建築業崗位上，於此大時代中作些微之貢獻。惟以敝馥記營造廠各處工程繁多，不克分身，未能立即成行。去年冬，又承甘省谷主席之囑，蘭市蔡市長之約，遂毅然決定；作蘭州之行。今年春，偕一部份同人赴蘭州設立分廠。爲欲明瞭沿途之地勢，出產，及人民生活情形，特取道公路，經成都寶雞西安等處，每處皆作逗留，以便視察。至西安熊主席囑敝廠同人留西安工作，惜同行人數不敷分配，未克停留，遂直趨皐蘭。抵蘭後，又作青海之行。深知西北不獨爲中華民族之發祥地，亦實爲我國之富源地。就甘肅一省言之，除牧畜外，各種礦產之蘊藏殊豐。惜多未開發，且因交通困難，以致各業發展遲緩，建築落後。例如蘭州，僅爲一古文化之城市而已，其建築及人民生活去近代標準甚遠，雖經各首長努力指導，積極興建，提倡實業，仍未能普及全省，更未能普遍於大西北。蘭州爲西北之門戶，欲鼓勵國人踴躍赴沙漠深處，草原密處，冰山高處，擔任建設工作，必先建設蘭州，事乃有濟。屢聞有志開發西北之人士抵蘭後，因居住不便，不能久留，無心考察，而其中止投資計劃，到西北之大門邊，即不再深入，殊爲可惜。至於畏懼居住不便而不敢前往者，亦大有人在。此吾人應建設蘭州之明證也。

朱長官一民、谷主席紀常、何局長競武、蔡市長孟堅諸公，有鑒於此，遂積極提倡建設一理想的招待所，俾有志赴西北之人士，居住得以方便，羣焉前往。該招待所由敝廠負責代辦建築，經於今秋興工，利用本地材料，造成現代化之大廈，約於明春竣工。待落成後，由中國旅行社主辦招待所，深信茲後赴蘭之旅客居住問題，可以解決矣。

自從敝廠蘭州分廠設立以來，多承各界人士雅顧，爲時雖僅數月，而代辦之工程，已有忠烈祠，西北毛織廠，上海銀行，蘭州省銀行，軍政部工程，西北公路局工程，及各官邸等處在迅速進行中。建築材料雖感來源缺乏，及運輸困難，但敝廠盡量採用本地出產之材料，以符經濟原則，一面求建築適合近代化標準，一面更注意其堅實耐久性，開工以來，尚能進行無阻。

甘省礦產儲量甚豐，惜開發較晚，且負責開發者之本身組織，不無缺點，致未能發展迅速爲憾。我政府對於甘肅礦業已積極倡導建設，設法使資金充足，機械利用，技術改進。今後即將進入光明階段，毫無疑義。如××××之石油礦，將來若能用鐵管引至蘭州提煉，除可以煉得各種油質外，亦可以煉出其他各種化學原料，製造多種化學產品，如顏料、藥品、柏油，及其他與建築有關之材料。將來工廠林立，鐵路通行，成爲西北之大工業區，其發展可以預期。深盼贊助開發西北之實業家，及技術人才，速往倡導。

夫西北之實業，既在不久之將來，即可發達，則建築工程必因之而繁多。蓋發展實業必以建築爲先決條件也。敝廠同人首先抵達西北之門戶，深望能對於西北社會作些微貢獻，更盼吾建築業同人與然同往，盼甚幸甚。

青康邊地巡禮

——西康旅行記之一章

莊學本

(一)離別玉樹

[illegible]班禪已由拉卜楞寺歸來，最近他很消極，因爲拉薩方面對於他回藏問題附帶的條件太不合理。現在決定遵照政府的勸告，暫駐西康卜定[illegible]程，大隊人馬旅行很困難，第一他們[illegible]中不易催齊，而且班禪行轅[illegible]天河渡船太少，如每天平均渡一[illegible]所以希望河上即日凍成冰橋，使大隊近來天氣溫和河水當無凍結的象徵。這時山[illegible]了三天」的消息，行轅中人說大師病勢很重，山上山下的喇嘛都在誦經，祈禱佛躬早日康復。過[illegible]邊地，而今戰火正在瀰漫燃燒，所以又急於想離現在看到大隊啓行枝節尚多，日期恐難決定，而我們任務到此已可告一段落，所以我被鄉思病的引誘想[illegible]七日的晚上，終於被我堅決的向趙守鈺專使請准了[illegible]與二三年來忍飢耐寒共同艱苦的許多朋友們告別，出市上馬東行，重又踏上五千公尺的結古山途中使我憶憬着在玉樹的一切。

廿六年七月十五日自西寧入安士草原，過黃河越巴顏喀拉而抵玉樹，至十月八日離開，在玉樹前後盤桓了三個月又二十三天。在這期間因爲戰事關係，心緒不寧，故始終沒有做考察工作，不過在市中隨便測量了幾十個番人的體格，和就近拍攝些民俗的照片，以作公餘的遣悶。中間曾有一次去遊南首十五里的禪姑寺，寺屬白教，規模不大，而位置正當峽口，依山面河，形勢險要，爲二十一年青藏戰爭中藏軍進窺玉樹的重要據點。又一次去遊班慶寺，寺在玉樹東南約三十五里，屬扎武族地。沿途盡是高原，荒草離離，山谷中偶而有幾家黑帳房。草原的尾閭，一條山溝，沿溝松杉成林，傍崖小樓二楹，即班慶寺。推門進去，迎而就是一尊摩崖的大石像，高二丈許，光線黑暗，上樓纔能看清她的眞面目，頭上戴花帽，耳環下垂及肩，穿大領衣，衣上刻梅花紋，妙相莊嚴，頭頂懸掛幾條番人獻的哈達。相傳此石刻即唐文成公主之像，貞觀中公主下嫁藏王松贊幹布（唐書作棄宗弄讚），離別長安宮庭，經河湟過日月山（見拙著青海旅行記），深入不毛，歷盡辛苦，到此極勵鄉情，因命石匠

爲唐朝，以誌思念，公主爲中原人，故番民稱爲漢人寺。寺外多六字眞言，書法作古體藏文，寺週多怪石，石上有痕如水秀，林木蒼翠，爲西番草原中稀有的勝境。

二 通天河冰橋

通天河，趕上第一批先行入康的儀仗隊（中央特渡船上人馬擁擠，過河後船即停開，我不及過河，[illegible]夜的帳幕裏。這時河邊已結有三數尺寬的[illegible]濤泙湃的雄姿。傍晚，夕陽下山，寒風凜[illegible]冰坂，水更平靜地在冰下潛流。向[illegible]們很幸運恰遇到冰橋的落成，我們[illegible]收拾臥床，忽然河中發出一陣沙沙的巨聲，出帳見上游冲下很多雪塊和冰片，推盪着渡口的冰坂，即時乒乓碎裂，中央應聲折成了數片，順流而下，河水滾滾又開始波動起來。我們正爲着冰橋的冲斷而擔憂，不料上游的許多冰塊到此反被狹口擠塞而停阻不流，一瞬又凝成冰坂，較以前的冰橋更形堅厚。此時上游流下的冰愈積愈多，而河面也愈凍愈寬，在暮色昏茫裏，祗見兩山之間一片白色，蜿蜒而下，平如坦途。

次晨太陽尚未出山，我們就準備趁早過冰橋，先派幾個士兵輕身試探後，跟着大隊人馬即魚貫登程。我牽一匹馬，馱了行李，慢步踏上冰橋。冰上有幾處雪塊冰片重疊相結，嶙峋刺足，有幾處平滑如玻璃，光可鑑人。儀仗隊的馬不時失足溜跌，走到河的中央雖是沒有聽到冰坂的碎裂聲，但眼看兩岸都相隔遙遠，心旌不免搖眩欲暈，將達東岸，前面有一頭牛和一疋馬同時陷落在冰隙中，於是我很小心的牽了馬繞道過去，前行未遠，馬的後蹄也踏破了冰坂掉下水去，馬在冰上掙扎一陣，隙孔愈破愈大，陷落亦愈深。當喚了幾個人來把行李解下，拉着馬頭馬尾往上拖，但是馬的身體太重，人站在冰窖邊也不敢十分用力，反而馬的前蹄爬擊一陣，又打碎了很多冰坂，非但沒有拉起來，且更沉下了冰窖，馬的身體已在冰底下戰慄。我們再從岸上取下一塊木板，支住牠的下體，又經過幾次徒然的掙扎，現在祗剩一個馬頭在冰外，牠顯得戰慄更劇，眼睛也漸漸的閉合，似乎到了垂斃的關頭，看着很難過，但此時大家已精疲力竭，又想不出其他有效的辦法，我心裏非常悽切，祗有準備把長途中的伴侶犧牲了。看的人愈來愈多，幫手也多了幾個，於是再作最後一次努力，以盡人事。有的提着馬耳有的拉着馬尾，大家盡力的望冰上一拖，馬也乘勢拚命掙扎一下，前蹄忽跳出了水面，我們看牠已有生望，接着又是幾位，竟一氣拖出了冰窖。馬上了岸，還是戰慄不已，在帳中熬了一鍋熱茶，又加上幾包發散藥，服後算牠命不該絕，晒幾小時太陽，也就好了。今天烏拉未到，不能起程，而趕上了「護送班禪專使行署」入康的前站居福生兄。從此我們結伴同行。通天河水凍成冰橋以後，行旅方便不少，儀仗隊人馬在二小時就全體過完，陷落在冰窖中的牛馬前後共有十數匹，但也都被救起。

午後無俚，在冰隙中垂釣，鈎起五六條無鱗魚。

(三) 青康邊界

當晚露宿在河邊，九日早晨天未明即起，熬了茶，專等歇武族的烏拉來馱運，九時許六個番人趕來一百四十頭犛牛，將行李一件一件的上馱，十時後啓程，烏拉分作三隊，我押[illegible]的一隊，在番人的嘑嘑聲中隨着犛牛慢慢的出發。二里後離通天河東折，又三十八里到達歇武寺前的草坪中，待番人卸下行李，已經天色昏黑，祇見半山中喇嘛的燈光稀疏，如天際寒星，我們摸索着將帳房在黑暗中支起。打發人去草坪中檢了些牛糞，火立刻被羊皮風筒吹燃，熬着一鍋熱茶，圍着溫暖的野火，飽餐了一頓，初上路更覺得疲勞，飯後就倒地入夢。

十日天明離歇武寺南下，半途飛雪，四境迷濛，人煙絕跡。氣溫驟落，寒風刺耳作劇痛。十里後順溝東折，亂石塞途，附近有兩家牛廠，進溝約十五里漸登山，雪亦漸霽，山上草衰，雪深一尺，坡度傾斜僅二三十度，牛羣在雪中徐徐而上，至嶺脊有嘛呢堆，經旛在雪中飄飄欲飛，此間高四千五百公尺，山勢由北趨南，名囊巴拉Nomba La，為青海西康兩省的分界線，山之右係玉樹歇武族的牛廠，山之左乃石渠色許灘的牧場。下山天晴，太陽在雲中透射光芒，反映着馬前的白雪，令人不敢逼視。山下河谷寬廣，地勢平坦，高度為四千三四百公尺左右，草原景色，一片荒涼。十五里，天將暮，發現坪中有帳幕的遺跡，中間留着糞堆乾燥的牛糞，烏拉娃在牛糞堆前拴起馱牛，作為宿地，傍晚帳前燒起牛糞的大火，烤着凍僵的手指，在雪光中分嘗通天河畔的紅燒魚，一天的疲勞，得此報償，也就遺忘了。

翌日在荒涼的草灘上前進，不上五里，山溝北折，發現坪中有幾百頭牛羊，牧人假寐在斜坡上。再北進經過一個嘛呢堆，河的東岸有一羣野馬在嶺上吃草，我騎馬涉過河去，在坡下遙射一槍，擊傷了一疋野馬的後腿，牠們受到突然的襲擊後，驚慌奔過山去。山溝東折，入色許灘平壩，地勢更見寬廣，極目數十里，不見邊際，南面夾着兩行低低的山丘，蒙上一層淺淺的白雪，開寬約十餘里，沿途牛羊帳幕，連綿不絕。此時河的對岸又發現十幾隻黃羊(Hiwa)，馳馬過去追逐一陣，又發射了一槍，終因相距太遠圍獵的人數太少，空無所得。歸來烏拉娃已經在河邊下帳，附近牛廠很多，綿羊都極肥大，我們挑選了一隻，預備晚間大嚼，但是此地牧人不用大洋(銀元)，祇要西康造的藏洋，(藏洋由清末趙爾豐鑄造，仿印度之盧比，正面為宣統像，價值相當大洋的半圓)。因此我們的兵士和牧人發生了口角，牧人憤然將羊牽回，羊肉沒有吃成，反開罪於番人，晚間人單勢薄，深恐發生意外，故徹夜燃起大火，輪流值班，以資警戒。

(四) 過色許灘

晨起旱寒甚烈，帳幕四圍的木橛，都凍結在土中，牢不可拔，幕布上罩了一層濃霜，已堅硬如鐵板，在火上烤了十數分鐘，纔能收摺。此地為著名的寒冷地帶，去年冬季班禪由俄洛往清奪巴出色許灘至玉樹，隨行的儀仗隊到此凍死了兩個士兵，另數人足趾潰爛，已成殘廢，因為他

們衣服單薄，不時寒冷，在已經凍僵後，又不顧下馬步行，愈冷愈縮，終至血液凝結而死。有的手足凍僵後即下馬烤火，突然受熱，血液局部溶解，就指節脫落成為殘廢，故老於行旅的人，在冬日常下馬步行，使筋血活動，到了宿地也不立刻烤火，以免突然受熱。

離宿地東下，景色猶昨，牛羊如潮，帳幕密集，二十里至色許寺，泥牆粉壁隱藏在山坳中，紅衣的喇嘛多坐散在草坪上，全寺聞有九百人，屬黃教，為石渠境內最大的寺院，過去縣政府未修前，借此為辦公處，我們急於趕路，不及入寺參觀。南行為色許灘的春季牧場（即春帳房），地勢更見寬闊，而牛廠則到此為止，總計自甕巴拉以下七十里間，全灘牧人千餘戶，牛羊都數十萬，亦為石渠境內最大之牧場。聞此地常產怪羊，有一身二首，有二身一首，有三角，四角，六角，八角的，此種生理上之變態，番人另有一種解釋，以為「古時布丹國太子祝巴格勒繼任王位，少時即出家為僧，形跡放浪，瘋瘋癲癲，並常作行腳，往來於布丹西藏之間。這時拉薩達賴喇嘛在西藏北部的牛廠中，立有一種苛政，「每年牧人須宰幾萬頭羊子的脚骨進獻為羊稅」。祝巴格勒一天在牛廠中遊歷，正遇着達賴的一個親信來征收羊稅，羊子殺了幾千頭。祝巴格勒問收稅的人道：「達賴喇嘛既是佛教的佛，怎麼要殺害這許多生靈，惜哉！他是我們的法王」。收稅的人聽了很不快，答曰「這是前藏達賴遣下的命令，現在羊子已死，難道你能使牠復活嗎」？祝巴格勒道：「要羊子復活倒極容易，但是你能停征收羊稅嗎」？收稅的人更憤怒說：「你能使羊子復活，我當然可以停收羊稅，並且以後也可以免收羊稅」。祝巴格勒道「口說無憑，那末你當衆立下一個證據吧」！收稅的人隨手就寫了一張字據。祝巴格勒於是立刻把宰下的羊頭和羊身接合起來，幾千頭死羊一瞬都復活了，時間匆促，忙中有誤，有的一身接了二頭，有的二身祇接一頭。從此羊稅雖被免去，但怪羊出生的則很多」。

以下三十里的荒灘，人煙絕跡，祇有野馬(Gihoa)和黃羊(Hiwa)結隊遨遊在衰草殘雪中。此地的野馬和黃羊據傳都是雷神下界，不能觸犯，偶有驚動即化為烏雲騰空而起，有如雲漏，霎時天氣大變，轟雷飛雹，交相襲至。灘盡，過溝向東翻越一個矮梁子，山陰積有白雪頗深。坡上有帳房三四家，地名作革因。行李一馱過溝時落在水中，遂不再前進，當將浸濕的衣物取出在山上晒乾。

十四日南下穿過作革狹長的山溝，沿溝氣候溫暖，牛廠極多，牦牛綿羊遍山滿谷。二十里越過矮矮的山嶺，前面就是一排玉屏般的雪峯，峯下有三五家牛廠。路由此東折，五里下山，就是一個寬大的平壩，灣曲的河流在蕪地上刻着彎形的線條。沿河幾十頂帳幕，大毛狗的吠聲開始向我們轉來，北部山脚下有一所方形的土房，那裏是石渠的縣政府。我們要在此地掉換青海的烏拉，所以就傍着縣政府支起帳幕，傚後去訪張和戎縣長接洽烏拉事宜，他要我們在此停留幾天，以便派人去將四鄉的烏拉催來。

介紹藏民婦女

于式玉

我這篇短文的題目是「藏民婦女」，不是「西藏婦女」。講「西藏婦女」，只限於西藏本部以內的婦女，而「藏民婦女」所包括的範圍則頗廣。普通一般人總以為藏民總是住在西藏的人，就是住在前藏後藏的人。於是再窄一點的甚至以為藏人就是拉薩人了，這實在是一種錯誤的概念。住在西藏本部的固然是藏人，可是除了西藏本土之外，藏人分佈的範圍還廣着呢！為了清楚明白起見，不妨先從地域上說明藏人分佈的情形。

藏人的分佈，可以三大區域來說：（一）拉薩為社會中心的西藏本部，住在此地的人稱為「博巴」；（二）再一處是西康，住在此處的藏人稱為「康巴」；（三）還有一處是安多區的藏人，他們自稱為「沃」或「沃巴」。其實「博」，「沃」，藏文寫出來是一個字，因為兩地發音不同，所以形成了「博」「沃」的差異。康是西康的「康」，「巴」是男子的意思，若指女人說的時候，則應該去了「巴」字，加上一個「莫」字，稱為「博莫」，「康莫」與「沃莫」了。還有西藏西康這兩個地方在地圖上常看到，也常聽到人說，至於「安多」在那裏呢？打開地圖找不見，聽人說的也不多，因此很少有人知道，不妨借此機會向大家說明一下。「安多」是藏人自己的名詞，它的範圍包括川甘青康四省交界的許多地方，現在政府把它分割到幾省，如四川松潘與阿壩，果洛，甘肅省的臨潭，卓尼，夏河（即拉卜楞）永登（原名平番）青海省的保安，同仁，貴德，循化等都是屬「安多」範圍以內的。面積只知道很大，而究竟的數目字是甚麼，無人知道，不過聽說只松潘一縣已比浙江一省的面積還大了。此處人民是屬於一個文化圈的，風俗習慣與外邊多不相同。除了少數商人之外，從前很少有知識份子去過，因此對裏邊的情形多不熟習。從前政府也以化外視之，政令未能推行，任他們自生自長，因此形成一種三不管的地帶。較遠的人不知有個「安多區」更是很自然而不足怪的事了。

對藏人分佈有了大體概念之後，我們再來看看「藏民婦女」是一種甚麼情形。在此我要聲明，我說的「藏民婦女」實際情形，都以「安多區」為例，我在此區住過四年，一切都是眼見的事實。至於西藏本土我未去過，對它的一知半解，是由我的藏文老師「博巴」口中聽來的。

在上邊提過的藏民分佈三大區域，以文化程度來說，西藏本土為高，西康次之，安多區最低。原因是：一自唐朝文成公主下嫁藏王起，以至清朝駐藏大臣去拉薩，都把京華文物帶去不少，後來西藏的活

佛班禪達賴等也常進京朝貢，承受朝廷封贈，因為這種人物的交流，把內地文化傳播過去，所以在拉薩到是有些地方看出內地風味。如居室的陳設，上層階級的服裝，都與內地滿清裝束相差無多。另一方面也靠近印度，接受了印度佛教之後，更仿照印度文制造了藏文。他們有了文字之後，幫忙文化的發展快了，自然地方上的文化高起來。比如說：在西康與「安多」的藏民，除了特殊階級的喇嘛認得字外，平民能讀會寫的實在很少，在西藏拉薩則不然，大多數的，包括婦女在內都認識字。好些工作，如開舖子，記賬，都是女人的事情。還有她們都能操女紅，刺繡也非常精巧，我的藏文老師的太太每天除廚房裏的工作，便是坐在窗下繡花，她說拉薩的女人大都如此。西康比西藏文化已有遜色，可是因為此地與四川毗隣，接觸內地較早，同時與拉薩往來也密，一般文化水準比安多似乎高些，而大致則相差不多。婦女是社會的一部分，她們的一切當然不能超過社會的水準。現在專以安多區為例，說明婦女的情形，以此推知其他。

藏民來源，就他們自己的傳說，及經典內的記載，都說是一個「猴子」同「羅刹女」結婚傳下的後代。「猴子」是觀音菩薩的化身，富有慈悲心腸，「羅刹女」則是殘暴成性的作惡者，因為這種緣故，藏民男子秉受了父親的質素，多數都是有慈悲心的。而婦女秉受了「羅刹女」的質素，多數都是具有嫉妬，殘忍，忿怒等壞的秉性。藏民是篤信佛教的民族，就在佛教的教義裏，女人是沒有地位的。修道的時候，男人修道成功，可以即身成佛，女人今生苦修，只能修到來世轉生男身而已，是沒有即身成佛的資格的。就以上這兩種說法看來，理論上女子之沒有地位，不被人看重是極顯明的事，但事實又是怎樣呢？我們可分兩方面來研究：

(一)藏民婦女的經濟地位。　藏民婦女除去養育子女之外，整個社會的經濟生產力量都担在婦女們的肩頭。純遊牧區的人民，生活簡單，一切經濟都靠着牛羊，他們穿的是羊皮，吃的是乳酪，她們的工作，從早晨起身，擠奶子，搗酥油，晒奶渣子，就這幾樣事，在技術不高明的初民社會，便夠一天忙到晚了。靠近農業社會邊緣的，固然以吃糌粑為主，（糌粑就是用一種青顏色形如大麥的靑稞，炒熟磨成的麵粉）往裏走，離開農業社會遠的地方，他們主要的飲食是吃奶渣子，喝酸奶子（去了酥油的奶子），鮮奶子及肉類，至於糌粑竟成了珍貴的東西。因此經獻牛羊，就是經濟的一切，這些工作，無一不是婦女們的事，男子從不過問的。定居後的藏民，也叫「住土房子」的藏民，則已經棄去牧畜，從事粗糙的農耕，他們居住的是高原地帶，氣候寒冷，農作物的種植，到每年農歷三月底四月初才開始翻土，撒肥，下種，五六兩月鋤苗，拔草，到七月裏收割打穗。這三四個月的辛苦工作，完全由婦女們担負，男子很少過問。藏民社會裏，男子唯一的工作，就是騎馬打獵，以及有事為頭人去効命疆場，平日無事則把大好的時光，消磨在街頭巷尾的閒談上。到吃飯的時候回家，便享受婦女們替他預備好的飲食。

(二)婦女的社交。　因為婦女們勤於勞作，把握了經濟權，相連的，她們在社會上取到了與男子相同的地位，如親友間的酬酢往還，男子

能作的，女子也可照樣去作，而且婦女們應酬的機會，比男子似乎還多些。舉例來說吧。

（甲）互助蓋房子。　藏民蓋房子，除了木工是到外邊去請工匠，其他泥水小工都是自己來作。本着一家有事，大家幫忙的原則，全村一家出一個工。有的背水，有的調泥，不日之間，一座房子修完了。這些來幫忙工作的，都是婦女。當工作的時候，一面工作，一面齊聲唱和，聲音嘹亮，高激雲霄。或互相戲謔，甚至放下工具，互搔癢處，扭作一團，在地上滾來滾去。這樣笑鬧一陣，再爭前恐後的去工作，似乎不知道甚麼叫做疲乏。她們幫忙工作，飲食由房主預備，禮尚往來，到處都是相同的。

（乙）到朋友家去賀喜。　藏民結婚，迎新娘子到家之後，同村的人，按規矩一家去一個人向他們賀喜，主人預備酒飯招待。吃過東西之後，大家開始歌舞，來人不分男女，照例一齊參加。歌辭不外慶賀與祝福的意思。每唱完一曲，新郎新婦，或外來貴賓都要賞錢。假設得的錢數未能滿足，可以背一桶水來，改唱一種「水曲」，唱完一曲，便以杓舀水，向要錢的對像潑去，直到他們肯多拿出錢來，為止。潑水的人不顧一切的潑，被潑的人弄的滿身淋漓，直流，但並不嗔怪，大家嘻嘻哈哈，極其快樂。要來的錢，唱的人並不入自己的腰包，而是交與村中「頭人」，存在公款裏生息，以備為全村的公用。

（丙）公會堂裏唱情歌。　每年舊曆年節之後，在正月底或二月初，藏民有一個男女青年情歌大會。村中預備好了酒，找一個晚上，把村中所有十六七歲以上的青年男女，聚到「公會堂」裏，他們的父母長輩一概不準參加。來的人先喝酒，等到喝得兩頰紅暈的時候，一個男子立起來，手托着帽子，顫動着腳步，一邊走着，一邊唱。歌辭都是傾吐自己對於女郎怎樣愛慕。他唱完了，不拘那個女的都可應聲和答。一曲甫罷，一聲又起。情之所至，絲毫不必忸怩，或不好意思，儘可放縱情懷，各道衷愫。這樣繼續不斷的唱下去，唱到難分難解，可以夜以繼日的延長下去，好多男女因為這樣的唱，發生了眞正愛情，使締結了終生良緣。

總合以上這幾點看來，藏民婦女，因為她們自己是生產者，自己有經濟權，不管社會理論是如何瞧不起她們，甚至說她是「羅刹」，或靈魂上比男子低一級，而在社會行為，即事實的表現上，則與男子一樣平等的。她們對工作有勝任而愉快的體格，影響所及，每人都神色飽滿，富於樂天的精神。

記得有一次冬天，在草地旅行，天上白雪紛紛的落着，一望無邊的原野，被灰沈沈的氣氛包圍得緊緊的，寒風陣陣吹來，騎在馬上，兩手凍得牽不住繮繩。這時有兩個十五六歲的藏民女孩子在前面行走，邊走邊唱，好像天上的飛雪，刺面的冷風，與她們沒有關係。正好走到一條小河，河上架着一根獨木橋，第一個女子從上渡過，走到中間的時候，跟在後邊的女子忽然故意顫動起來，搖來搖去，把她搖落到水裏。可是後邊搗亂的女子也就立腳不住，跟着下去了。先掉下去的，索性從水裏忽拉忽拉走到彼岸，望着後來的笑。等她上了岸，兩人更笑着追逐一陣，便一前一後的又唱着走了。她們這種毫不在乎，化育在大自然裏的境界，眞是值得羨慕的。

南疆雜詠（二十四首）

顧一樵

塞外江南

未夢江南到塞外，已隨明月到南疆；故人爲[illegible]陽關道，此去陽關路也長。

焉耆

可汗昔年夜點兵，旌旗萬里作長征，焉耆駿馬今猶健，百戰功勞孰與京。

輪台

蒼茫暮色接輪台，白雪放歌細雨來，趕集陽霞人又散，綠楊無語勸君回。

龜茲古渡

古渡龜茲[illegible]緊築，白楊烏壘總相思，參天似有安危語，帕夏當年禮拜時。

冰達坂

雪地沙天冰達坂，奘師西域記曾遊，爲朝三竺通姑墨，度得凌山願也酬。

阿克蘇

阿克蘇城縈白水，古州溫宿最豐收，稻粱儘足三年食，更有瓊漿日夜流。

香娘娘墓

不事君王思故土，飛泉疏勒是家鄉，香風十里安魂處，千載琵琶骨自香。

英吉沙

戈壁包教成沃野，蘊藏煤鐵更堪誇，從今莫怪崑崙黑，富國裕民意氣賒。

明鐵蓋山口

佛國律梁明鐵蓋，載經白馬此曾來，蒲犂今日重通道，愧我乘風天上回。

莎車

莎車新作雙城會，舊屬尤傳葉爾羌，大布飄旗揚黨國，薰風拂面送荷香。

喀喇崑崙山口

喀喇崑崙通古道，晉僧法顯啓前緣，層層曲曲冰天上，白雪峯頭積萬年。

崑崙頌

中華民族始崑崙，黃帝傳來盡裔孫，帕米高原開造化，南山東海定乾坤。

（下轉入第二二頁）

浪跡小記

藍[illegible]琳

余自民九浪遊，迄今忽忽二十餘年矣。足跡所至，無不可記。前撰舊游識小錄（載本刊十七卷第八期）及入蜀補記（載本刊十七卷第九期），遺漏殊多。茲續撰二十一則，題曰浪跡小記，非僅志我鴻爪，抑亦供旅行者之參攷也。

三十二年十一月一日時客[illegible]

滿山紅

吾平遠東石鄉尖山之陰，有地名滿山紅者，產小竹，幹枝葉皆有紅斑，遠望之如紅霞照地上，故名。傳宋末文天祥率軍過此，迷失道，乃嚙指血滴竹上，祝曰「倘得途遇宋帝，復與大業，滿山之竹，應有紅斑」。翌晨視之，果然，公大喜，遂行。後人名其竹曰卦竹。此雖類似神話，然他處之竹皆無紅斑，亦云異矣。

五指石

吾平遠差干鄉有石山，五峯如指，上出重霄，名曰五指石。削壁懸崖，視南台（參看拙作入蜀補記）爲尤險阻。洞甚多，大者可容數百人。明季隆武帝（唐王）立於福州，鄉人謝鎮北多力善射，率衆勤王，以功封侯爵。明亡，謝猶據五指石以抗清兵，至死不屈。山產竹，長僅數尺，有節處皆隆入，極堅韌，可製箭。鄉人以之製旱烟管，頗美觀。傳爲謝所手植，號「隆武竹」。移植他處則形質皆變矣。

潮汕路

潮汕鐵路，長不過百里，而歷史頗久。首倡者爲梅縣張榕軒耀軒昆仲，皆僑商南洋而雄於貲者也。清季路成，榕軒入京陛見，清帝奇之，諭其稍前跪，蓋欲觀其貌也。張歸里，製直式匾大書「聖旨跪前一些」，懸諸宗祠，以爲榮。清社既屋，匾尚未撤去云。

淞滬路

余居上海江灣數年，常與同學乘火車至滬市，而多不知其爲我國最早之鐵路。按此路初名淞滬，長僅十六公里。清同治四年，英國貿業公司於上海附近築鐵路至江灣，旋延長至吳淞。光緒三年，清廷以銀二十八萬五千兩贖回，拆其鋼軌車輛，運之台灣，沈於海底。蓋時值慈禧太后垂簾聽政，朝野反對新政，視鐵路若洪水猛獸，非如此不足以雪其憤也。迨光緒二十三年始改築，明年竣工。後與京滬路接軌，而爲其支線。

葉園

江灣賽馬場之東有別墅，圍牆高聳，遠望之如城垣。門雖設而常關，非經介紹不得入。有踰垣而入者，園丁莫能禁。佔地甚廣，亭台樓閣，山石池沼，花鳥竹木咸備。惟布置不佳，殊鮮勝境，丹堊雕刻，亦不能免俗。園主人姓葉，俗因稱葉園。葉籍鎭海，其先葉澄衷即以創設澄衷中學著名者也。

春申

上海傳爲戰國時春申君封邑，故曰春申。春申君爲楚相黃歇之封號。黃浦江傳爲黃歇所鑿，故又曰黃歇浦，亦稱春申浦，俗稱上海曰申江，亦本此。城北十里滬瀆，有晉虞潭築滬壘，故又曰滬城。郟亶水利書謂松江之南，大浦十八，有上海下海二浦，縣之得名以此。又上海唐代隸華亭縣。華亭向以鶴稱，有村曰鶴巢，傳爲華亭侯陸遜發跡處。其地即今之下沙，已分隸南匯矣。清季王韜撰瀛壖雜志言上海掌故甚備。

吳山

杭州城隍山，原名吳山，金主亮所謂：「移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峯」者是也。先是孫何帥錢塘時，柳耆卿作望江潮贈之云：「東南形勢，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烟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烟霞，異日圖得好景，歸去鳳池誇。」金主亮聞此歌，遂有渡江之意，而陰遣人繪圖，題詩其上。故宋人謂此詞：「牽動長江萬里愁」（見鶴林玉露）。實則吳山小而不高，無所謂峯。金主亮殆久有渡江之意，聞歌而益矜錢塘之繁華，非若遽決耳。然金兵卒未渡江，而亮亦被害。否則，咎柳七者更多矣。

張蒼水祠墓

張蒼水先生墓，在杭州淨慈寺至六和塔道旁。前爲祠，作鐘樓式。遊者多忽之。按先生名煌言，字元著，明季奉魯王監國，移師上游，謀取九江，以響應鄭成功。未成，魯王卒，散兵隱居，爲清兵所獲，不屈而死。其南東道上詩，有一首云：「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慚將赤手分三席，特爲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是鴟夷」？于氏墓謂于忠肅公謙之墓也，在南高峯下，距先生墓僅數里耳。

蘇玄瑛墓

曼殊大師蘇玄瑛墓，在西湖孤山，由放鶴亭南行，距西冷橋甚邇。長林豐草，碑碣軒然。余客杭日，常徘徊其間，不忍去。嘗賦七絕云：「綠楊拂地草平鋪，獨向殘碑弔曼殊，一片傷心誰識得？調箏人去世間無」！

蘇小小墓

杭州西冷橋畔有蘇小小墓，作圓形，上覆以亭。遊人坐墓上，日久[illegible]

五〇一一五二

滑如鏡。按蘇小小有二，均錢塘名妓也。一為南齊時人，一為宋時人。其姊盼奴與太學生趙不敏甚款洽，未成伉儷，俱卒，小小復歸不敏弟院判偕老焉。以春渚紀聞所載墓址勘之，則今之墓中人，似為南齊時人。

武松墓

距蘇小小墓不數武，有小墓，石碑大書：「宋義士武松之墓」。按宋張叔夜擒巨匪宋江等，武松與焉。元施耐菴據以撰水滸傳，流轉至今。「打虎」「殺嫂」兩回，且演為戲劇。惟北宋都於汴，即今河南開封，擒宋江處不在江南，武松安得葬於杭州？又焉可稱為義士？為之建墓者，豈別有會心歟？

康莊

西湖丁家山有康莊，為南海康有為所築，頗具園林之勝。康嘗為文記之，有「割據湖山少許，操草木鳥獸之權，是亦為政」之句，乃暮年失意之作也。康原名祖詒，字長素，蓋自視素王而尤長之，狂放之氣，概可想見。嘗著續藝舟雙楫，評判當代書家，而不及侍郎李文田，李甚銜之。光緒乙未會試，康自負必可入翰院，而其卷適落李手，康又不善館閣體之楷書，坐是被抑，僅成進士而已。康書法獨成一家，杭州某裱背匠摹仿之，幾可亂眞。康不以為忤，且假之以圖章，故市上所售皆為贋鼎。而莊內外康書石刻甚多，當保碧筆。

焦山

鎮江焦山，傳為漢處士焦光隱居處，故名。然清梁章鉅以杜佑通典載京口有譙山戍，太平寰宇記亦以譙山為戍海口之山，江淹焦山寺詩舊本作譙山（嘉定鎮江府志）為據，謂北宋以前，尚名譙山，宋以後始以焦孝然事附會之。譙有望遠之義，故戍樓名譙樓，戍山亦名譙山云。其說甚辯，見所著浪跡叢談。

總理陵

南京紫金山孫總理陵，建築宏偉，人盡知之，但其所用材料，則知者殊鮮。查（一）平台踏步為蘇州金山石。（二）祭堂底脚為鋼骨水泥，外牆為香港花剛石，平頂為五色磁磚，地板及四周為意大利石，圓柱內用鋼骨水泥，外用青島黑石，椽子及門窗均紫銅製。（三）墳地底脚及圓內殼為鋼骨水泥，圓頂為香港花剛石，天窗為反光鏡，保險門亦紫銅製。（四）圍牆以鋼骨水泥為底，以蘇州金山石為身，以香港花剛石為頂。費用之鉅，可以想見。

郭璞墓

南京玄武湖有郭璞墓（在亞洲一小山上），民二十以前尚未之見，不知何人好事而建之者。世傳郭璞葬於鎮江金山寺後，善才石前大江中，墓不可見。前人詩所謂：「水底有天行日月，墓前無地拜兒孫」者是也。按郭璞字景純，東晉時人，博學多才，尤精陰陽曆算五行卜筮之術，宋時有葬書，舊題為璞所撰，眞僞不可考，後世堪輿家乃奉為圭臬，然璞

爲王敦所戮，子孫亦式微。故清沈石田有「日中數莫逃兵解，世上人猶信葬書」之句。

烏衣巷

唐劉禹錫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按朱雀橋與烏衣巷相距甚邇。今烏衣巷在南京城南江寧地方法院附近，甚狹窄而曲折。巷北口爲秦淮河，水濁而臭，夏日人皆掩鼻而過之。附近文德橋傳即朱雀橋故址。

石鐘山

二十六年秋，余由南京赴武昌公幹，舟過湖口，同人皆出視，但見怪石嵯峨，岸立江濱，亭閣高聳於其上，波濤怒吼於其下，皆曰：「此石鐘山也」。因論石之所以爲鐘者，或言東坡之記謂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深淺，微波入焉，涵澹澎湃，發聲噌吰如鐘鼓，兩山間將入港口處，復有大石當中流，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乃作竅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殊與事實不符。余謂曾文正公日記有言「石鐘山者，山中空，形如鐘。東坡歎李渤之陋，不知坡亦陋也。上鐘山之下，亦有深岩」。曾公嘗題聯云「長笛不吹江月落，高樓遙吸好風來」。不知今尚存否。正談論間，而石鐘山已不可復睹矣。他日倘有機緣，當親探之以窮其究竟。

黎元洪墓

黎元洪墓在武昌東郊之卓刀泉，地多松楸，風景甚佳。傳關雲長行軍過此，口渴無水，揮刀着地得泉，故名。嘗係附會。按宋卿歿於十七年冬，享壽七十有三。中樞幾經考慮，始決定葬以殊禮。廿四年秋，舉行國葬，禮甚隆重。宋卿生前以寬厚待人，從無疾言厲色，故有「黎菩薩」之稱。武昌起義時，宋卿爲新軍協統（猶今之旅長），避匿牀下，黨人張振武方維（後爲黎所害）索得之，衆擁爲都督，時稱「牀下都督」。議者以其爲庸人，後爲副總統，晉陞大總統，又以「庸人多厚福」目之，不知其生平行爲亦有足多者，如民五袁世凱稱帝時，錫以「武義親王」之號，宋卿誓死不受，被錮於瀛台（即遜清慈禧居囚光緒帝之所）。袁日以精美飲饌供之，並准延見賓客。宋卿嘗笑語人曰：「慰庭爲我日備盛筵，正好「備花獻佛」，分批宴客」。袁死，宋卿繼任大總統，與國務總理段祺瑞意見相左，下令免其職，召張勳入都。張以辮子軍六千北上，擁溥儀復辟。乃星夜復段職，使出師討逆。凡此皆非庸人所能者也。元配吳夫人先卒，與之合葬焉。

佗城

廣東龍川爲交通要道，而人多不知其爲趙佗之發祥地。按龍川於秦時置縣，趙佗爲令，會南海尉任囂死，佗代行其職。秦亡，佗乃自立爲南越王。故龍川亦稱佗城。

迴雁峯

迴雁峯在衡陽市內。山不高而特立，上有廟甚殘破。按雁爲候鳥，春去秋來。舊傳雁到衡陽即迴。王子安滕王閣序所謂：「雁陣驚寒，聲斷衡之浦」者是也。清初，吳三桂在衡陽即周帝位，築壇迴雁峯側而祀，遺址已不可攷。

聖泉

清王士禎池北偶談載貴陽城西南有聖泉，貴人至輒湧起，清初，雲貴總督甘文焜至，不沸，未幾吳三桂亂作，甘死之。孫可望在黔日，有僭位意，至泉卜之，不沸，怒以大砲轟擊，石欄砲痕尚存。按泉之沸否，與人何關？泉而稱聖，迷信甚矣。三十一年春，余過筑時，遍詢無人知，豈已廢歟？

心聲

鳥恩

有落葉輕叩着心扉
我振開了
讓它悄然地進來
帶給我——
輕紗般柔和的夜色，路旁槐樹裏的濃香。
更清淅地
帶給我月華裏修長的人影
落葉走了
於是我被沉落在記憶的幻夢裏

× × ×

影中的白髮在銀輝裏閃耀
它照澈我幽暗的心底
爸！
我幾次狂吻過你的白髮
和着你陳舊了的外衣
更幾次爲你流淚
爲着你蒼老了的軀體
銀輝過去了
可是它給我喚來斗室的淒迷

× ×

面對着生命的曆日
我嘆息那逝去的年華
什麼時候
我撕去我最後的一頁
讓以往的夢
影中的髮
一併諧化在靜定中
更清靜地
諧化在極樂的安逸裏
生的波浪平靜了
那時候我高揚向着和諧的境地

南疆雜詠（二十四首）

顧一樵

和闐

中華自昔稱絲國，嫘祖前功萬世珍，今日不誇和闐玉，
桑株白雪裕生民。

洛浦

大小胡麻尋古邑，鄉人指點各西東，不知秦漢唐時事，
多少樓蘭入土中。

皮山葉城道中

行來地闊天空處，已是黃昏日落時，瀚海闌干雲黯淡，
黃沙白骨起幽思。

玉河橋

跋涉關山萬里迢，今朝喜渡玉河橋，辛勤終歲欽修治，
自裹餱糧自飲瓢。

巴楚露宿

孤星伴月月如鉤，席地幕天志可酬，萬里長空雲是主，
六年聖戰憶蘆溝。

玉爾滾

大樹將軍留往迹，垂楊村裏少人家，野店題詩詩亦老，
可堪歷刼話桑麻。

庫車

樂教詩風萬衆和，能明招送自婆娑，萬人爭賞庫車舞，
爲唱中興破陣歌。

鐵門關

鐵門關上遠人來，哈滿灘頭拜[illegible]流，依得開都河曲折，
一江漲瀑向東流。

庫水什

野店孤燈不掩門，亂雲飛雨到銀村，朝來臥虎山頭客，
定到蛇湖醉一尊。

土魯番

馬邑龍堆湖玉門，車師故道漢時存，葡萄仙子今何處，
天上蓬萊海底溫。

坎兒井

海溢蒲昌見陸沉，高昌城闕尚堪尋，林公澤惠坎兒井，
瓜果長春草木深。

地北天南

地北天南會幾時，相逢千里託相知，明朝有客崑崙去，
傳語還憑馬上詩。

五〇—一五六

金鷄嶺紀遊

陸特英

本夏赴坪石，適火車於凌晨抵步，甫下車，頓見站前數尋外，羣峯聳立薄霧中，峭壁若削，心竊訝其奇偉，惟因是時須趕赴新村訪舊，未遑探究，既至友所，詢悉頃所覩者名金鷄嶺，蓋粵北之勝景也。乃相期異日登臨，然其後余固忙於應試，未及踐約，稍暇，得閱「坪石史略」，更稔嶺上有寨，為清軍當年築以抗太平軍者，寨堅不可破，攻者圍困之以斷其飲水，事為寨中人所悉，遂執碩大活鯉自峯際擲下，攻者知不逞，廢然引去，圍遂解。回想往史，不禁為之神往者再，亟促友成行。

重九前二日，早餐既竟，余偕友人鈺君直趨金鷄嶺，沿途秋風撲面，健步若飛，瞬間，越塘口村，造抵嶺大農院，金鷄嶺在望，但見嶺週赭壁浴秋陽中，玲瓏浮突，有類人塑，巔際草樹雜生，隨風擺蕩。友人遙指一巔上石曰：「此為金鷄，嶺由是名」，余凝神細睇，欲究其形，惟側面而視，未能瞭然。渡河，登火車站，繞嶺側公路行，覩嶺壁儼若長城，竊疑無路可登，有頃，達山麓，於荒草亂石間覓得小徑，循而登，嶺漸高，氣漸促，至修壁盡處，折而西，陡見奇谷現眼際，身傍峭壁達十仞，陽光為壁所阻，無由下照，置身其下，逼體生涼。入更深，徑轉曲，兩傍茅草高逾人身，人行其間，前後不能相顧，至一處，石砌壁壘嶄然搁谷間，踰門進，覘其牆厚及丈，牆內草地極平整，磧遍敵，顯為當年房屋基地，仰視兩旁懸崖峭壁，恍如失足深淵中，一角碧空，映現頭上，白雲飄過，瞬失所在。趨而前，有石級可循，不數武，叢竹沒路，彎腰而進，漫枝茂葉擦面過，惟恐損及嫩肌，乃解外衣自障。手無所憑，時觸地，行良苦。有頃，登嶺巔，豁然開朗，然風轉疾，越耳有聲。折而北，道旁岩下有池塘，方圓逾丈許，綠水泱然，益覺史載可稽。默思間，上攀峯高處，俯而視，地上景物歷歷可數，武江自塘口以下，婉曲若弓字，水流似帶，舟小若梭，江干房屋星羅棊佈，煙囪高峙，濃煙上騰者，工廠區也；道路縱橫，植物蒼葱者，嶺大農院也；臨江而立，磚瓦斑剝者，坪石鎮也；粵漢鐵路臥若長蛇，蜿蜒羣山中，時隱時現，令人追溯當年築路工程之艱巨。回首東北，層巒疊嶂，氣象萬千。既窮目力，乃於峯腰間覓徑前趨，徑右倚陡坡，殊險峻，惟密林掩其左，林下為岩為壑，固不知也！林盡路坦，從崖隙下瞰火車站，行人小如蟻，機車大若蟲。益進，數丈外一峯屹立，石鷄固在，惟去路奇險，因駐足而觀，石類母鷄孵卵狀，頸昂然，頭頂冠赫然，尾側羽紋隱然，殆訝造物之巧妙，有如是者。友人目鷄告余曰：

「土人云『鷄嘴面北，蓋以湖南為產米區，就而食也，下其糞於地中，化而為煤，是故粵北多產煤也』。」

其然，豈其然歟？談笑間，有數遊子循徑上，奔石鷄，先達其尾下，高峻不能攀，乃轉向尾旁峭壁爬行，四肢貼石上，狀如蜴蜥，有頃，蹈鷄背，乃翹

然立，相與引吭高歌狀，殊樂也。彼輩縱覽片時，旋循來處返，惟往時衆目上視，固無所覺，斯時以地形所限，目皆下視，中有一二人猝覩身下懸崖數仞，突現驚惶，伏石呼救，前爬者乃返身援之以手，始得一一返抵，然亦險矣！時維晌午，忽聞嶺下汽笛鳴鳴，蓋曲江上行車已抵站矣，於是余等偕坐松蔭下，靜候火車啟行，移時，汽笛又鳴，倏見鐵路上有物若連串甲蟲，蠕蠕然動，蓋火車也，車行陡陂，似不動，然指顧間又失所在，蓋實動也。車經山間，目爲所阻，然藉升空濃煙可判方向、遲速，亦趣事也！車逝矣，余等起循原道返，至前觀池塘處，轉歧路探別峯，攀葛捫草，躍登其巔，巔際巨石佈地，足供百夫箕踞，石上鑿穴纍纍，間格有定，初固不審其何自來，繼悟恐爲昔日取石築寨遺跡，環視四周，別無去路，惟數丈外有峯矗立若柱石，四圍壁削，巔際樹林陰翳，鳥聲啁啷，固人跡不至之境，冥想安得古傳奇中劍俠者流，飛登絕頂，以窮其究竟也。折返，小憩懸岩下，有香隨風來，惜不詳爲何花，舉手圖折身畔小竹，輒不可得，想爲向風之水有以致之。正當心曠神怡之際，耳邊忽聞歌聲洋溢，起視之，遙見三五遊子，載行載歌，蓋言歸矣，余等乃踉蹌返，比至新村，米已成炊焉！

園林寄意

黃煥如

綠陰曲徑接亭臺，風送清香四面來。
心目却無塵俗蔽，此間花木即蓬萊。

水色山光自有眞，見仁見智總由人。
乾坤一樣滋生德，松茂寒冬草茂春。
（先哲云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又云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

花鳥幽閒日正長，晚涼香氣沁詩腸。
憑欄坐到忘機處，天自蒼蒼月自光。

無物不歸宇宙中，人能弘道也相同。
莫嫌半畝園林小，心有靈犀處處通。
（人能弘道其襟懷可與宇宙同大）

無邊黃葉下悠悠，天向人間又報秋。
欅屐慣隨春豔去，有誰曾爲晚香留。

老圃秋容向戀枝，明妃離國意遲遲，
憐香願向風姨囑，勿謂將殘放膽吹。

爲愛園林策杖行，園花園鳥笑相迎。
遙知民物非無異，同與同胞一樣情。
（民吾同胞物同與天壤間具有同情）

五〇—一五八

東南西北

滬渝紀程【續】

慶修

五月二十九日　八時半起身，洗漱時見房間的壁上塗滿了白字連篇，文句不通的打油詩，無非是關於男女疾病的一類事，醒世和賦感的意思都有，心想民間教育不發達，知識落後，自難怪性病流行，而自命風流的人，就不免專在宿娼的行爲上去找快樂了。

吃湯麵一碗後，打聽得開碼頭的小輪須要午後二時開行，到大街上去走走，在一家書店看書，聽得警報，就到鄉間去暫避，遇到瞬以前的一位同事×君，說回頭到旅館來看我們。十一時餘回到選果園吃中飯，剛吃完，正預備要動身，向賬房算過賬，連小賬共一百六十元。×君忽然帶着兩個朋友跑來，說是已命客棧預備菜餚，並約了兩位陪客專誠來陪我們的，一位是軍政部蔴袋工廠的廠長，一位是當地的一位律師，無論如何要我們稍爲再吃一點。我們已經吃得很飽，實在再也吃不下什麼，同時心裏惦記着小輪的開行時刻，眞是沒有心思能再坐下領受，無奈主人的盛意殷勤，無論如何叫我們稍喝杯酒，情不可却，祇得坐下，詢知×君是奉命在此採購軍糧，那位蔴袋廠的廠長尚是一位留美的老前輩，以工程師的資格在此籌設此廠，現已開工，每天能出五十隻蔴袋，利用本地出產的苧蔴織造，因爲設備困難，規模尚未完備，將來逐漸擴充，出數可以增加幾倍，也算是抗戰時期後方的一種重要工作。

樂清土地富饒，盡是平原，所以產米特多，我們在街中閒散時，看見農家土法的礱米坊，也看見許多用木機織土布的婦女在工作，祇是布的門面窄些，不然，既結實且好看，未始不是極適合衣着的材料。可是她們所織的布多半是爲自己用，並不出售，技術稍精一些的婦女，又多爲別地的紡織廠招去作女工，所以這一種家庭工業未能給牠以充分發展的機會。至於磨粉製油紙雨傘亦是本地的土法小工業，機製品很貴，白米則非常便宜，好的每石僅售四百五十元。

我們和主人及陪客們共飲了幾杯，即起告辭，僱挑夫走到搭輪船的地方，久候小輪不至，據人說這小輪常出毛病，說不定今天又壞了；江邊上候船的人很多，大家等得有些不耐煩，到三點多鐘始聽說船的機器出了問題，擱淺在離開樂清十里路的地方。當時有一部份搭客，便步行到那地方去上船，我們見有許多人正從停船的方向來，就找了其中一位比較衣衫整齊的，向他問明眞相。原來不過是小毛病，不難修好即可以開過來的，他本人則因爲有急事須到樂清來辦，等不及修好所以步行而來，我們雖不知今日的船究竟開得成否，然而除了等也沒有別的辦法，在碼頭上由×君陪着，並有葉君的全家閒談，直到四時半始見船開來，我們將行李搬上船頂，自己坐在艙內，×君買了很多的枇杷請

我們吃，頓時引來了成羣的蒼蠅。船票每人祇須三元五角，可是茶房和船老大照應行李及挑夫的搬力却化了二十元。五時左右開船，計一條燃木炭的小輪拖曳着三條客船，經過一番修理後居然行駛得很迅速。同艙有一位楊君，是新近由龍泉地方法院交卸調到莆田去當院長的，據他說這幾日來因爲溫州捉到了一名奸細，斬首示衆後每晚十時實施緊急戒嚴，城門關閉，不准出入，我們今晚至早十一時可抵溫州，倘不知能否進城，如不能進城，則城外沒有旅館可住，倒是有些傷腦筋。

順着白石河經過蠻嶼、俠門、柳市鎮到白象，承楊君相告敵人第二次進犯溫州是由麗水去的，直到白象爲止，看見岸上一所極好的學校已經祇剩了些燒毀的餘燼，詢知是法國天主教堂所辦的中學，已經十餘年，成績相當的好；倭寇慘無人道，催殘文化，將這些於軍事毫無關係的民房付之一炬，實在令人痛恨！九時餘抵琯頭，已經是黑夜深沉，不見一物，幸而船公司在岸上燒着一大堆的柴火，大放光明，便利搭客不少。

由琯頭開往永嘉的輪渡，是接着樂琯小輪的班頭行駛的，我們於抵岸時，急於找一挑夫將行李挑至輪渡碼頭，怎奈一[illegible]間，一個挑夫的影子也沒有，請船上的茶房替我們代覓，他們答應了又自己去忙自己的事，半天始來回信說找不到。我們聽輪渡在遠處拉着汽笛的聲，萬分着急，心想如果趕不上輪渡，今晚須在琯頭勾留一夜，有種種的不便，於是相議，由作者上岸去找脚伕，同時與輪渡的老大情商稍候些時再開；上岸後到江邊有很長一節路，心中着慌，又加黑洞洞的，眞是有說不出的苦惱，路既濘滑難走，遇到下力的人叫他們去挑東西，又多不理睬，沒奈何只得走到一家小飯館中見有許多挑夫在喧譁，要他們去兩個人，他們回說都有事不能去，對他們兇也是無用，明明沒事在閒着，允許他們多給些錢，也無人來接應，不得已走上永源小輪，見那已經挑到拏到了錢的挑夫叫他們趕快到那邊碼頭去，一方面和船老大說明情形，請他稍遲開行，船老大說：「不妨事的，回頭小賬稍爲客氣些好了。」這樣總算放下了心，在輪渡處靜等驛押了行李來，約十餘分鐘，驛帶了挑夫也上了船，將行李安置在駁船的頂上，交與茶房，挑夫每名給了二十元還不滿足，又加給五元，共合七十五元；此時想起目下旅行，帶多了行李眞是累贅，自己既搬動不得，花錢還須嘔氣，後悔沒聽人的話，如坐小船直放琯頭，早已到了永嘉，何至於遇到這種窘迫的事呢？

由琯頭至永嘉每人的船票是六元五角，跨過甌江，由北岸至南岸原不過上十里的路，但是水流甚急，平時坐小划約三刻鐘就可抵達的行程，現在坐小輪竟須兩小時，坐在小輪的艙中，只見人人都在打瞌睡。這時外面雨聲漸急，艙內因坐滿了人，空氣非常惡劣，既憎恨船行迂緩，遲遲不能抵達目的地，又就心着今夜不能進城的苦楚；幸而旁邊坐着一位穿西裝的朋友，將作者身上打量了一番，問是不是從上海來的，他說他也是從上海來，詢知是辦貨的商人，辦了許多匹頭棉紗由浦東裝船直放琯頭，他先搭輪渡到溫州接洽報關的手續，貨物由夥伴守看着，俟手續辦竣，即可啓卸。他是一個身裁很魁梧，滿臉橫肉，年約三十開外的常州人，據他講棉紗從上海運到浦東，是和敵人的軍憲鈎通，每件納僞幣一千元的所謂「保險費，」他們便開着眼不加限止，但須在黃昏

時候搬運，因爲倭寇對於紗花統制的辦法訂得非常嚴厲，所以非在夜間行事不可，且必須拆包，將數件分成小包，僱用大批的游民每人挾幾包帶到浦東，然後到船上重新拚成大件，運費每件三千元，浦東的游擊隊和海上的強盜都由船行去對付，毋容客戶操心，所以由上海裝貨物出來，並不太困難，只須「摸着門道，」任何物資都有辦法。作者聽他說得神乎其神，便又問他船上辛苦麼？他說照普通情形說，的確有些辛苦，可是他們所包的船比較好，飲食也相當考究，如果不遇着風浪，或是很順遂的話，並不覺得苦。再看其人穿的西服，式樣雖不佳，材料很好，手上還帶着很大一顆金鋼鑽的戒指和很考究的手錶，一隻小提包內放着許多「大前門」的香煙；談吐之間，無非是關於在上海時過的怎樣繁華的生活，不是在跳舞場中如何擺闊，便是在賭場中輸掉多少錢，講到他在上海揚子飯店住兩個多月，房飯零用錢便是五萬多，似乎很洋洋得意的樣子。作者心想這類人也可以說是大時代巨輪下所滾出的一種特殊產物，時勢造英雄，將他們的機會造得如此的好，一個俗不可耐毫無基礎的單幫行商，仗着他心粗胆壯，吃苦耐勞，竟發了很大的財，經營着大規模的貿易，舉止闊綽，行爲豪華，也可以說是抗戰期中的幸運兒，非常時期裏的驕子，想起一部長篇小說「飄」中的主角之一的Captain Butler，倒是同等的人物，在這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奮鬥裏面，也不知產生了多少個"Captain Butler"呢！

到了永嘉船靠碼頭時，祇見端弟帶着一個當差手裏拿着燈籠在雨中佇候，我們下船與端弟相見後，即命人將行李搬上碼頭讓海關檢查，爲因端弟和檢查員駱君相熟識，便祇打開一件略看就算了。碼頭上的挑夫不能上船去，船上的挑夫又不得挑出碼頭，沒法祇好僱兩次，每名是五元，到了碼頭外面喊好黃包車到公園飯店，價爲十元，共五輛。

五月三十日　十一時左右端弟來陪我們到大利貿易公司去拜訪俞先生，晤談甚快；午飯在新味雅吃西餐，菜蔬可口，麵包及白塔油亦可吃，價錢每客五十元，並不算貴。飯後在街中購物再至清泉洗澡，回至旅館寫信，稍爲休息，到華大利吃夜飯，烹調很好，這旬日以來，要算是到溫州後吃得比較的舒服了。

五月三十一日　因爲連日霪雨，開麗水的船爲水所阻，一連八天，未能前進，所以船公司這兩天暫時不開，今天買不到船票。我們也願意乘此休息兩天。午飯後，由端弟陪同去遊江心寺，坐車到船碼頭，僱小划子去，講好來回十元；江心寺爲宋代十大古刹之一，建築古雅，歷史悠久，旁邊是文天祥文信國公的祠，黃伯涵氏任道尹時曾捐資重新修建過，正殿上懸着蔣委員長手題的「浩氣長存」橫額，同江心寺是極有紀念價值的古蹟，可惜近年來因戰事關係，沒有能好好的保存，損壞破落，敝敗凋零，甚是可惜。回到城內，在幾家拍賣行內看看東西，問問價目，買了一本全新的申報館編印的中國分省詳圖，花了七十五元，買了些洋式的信封紙，化了八十八元，一把油紙傘十六元，一丈八尺油布作包舖蓋捲用，每尺計合二十元，小餅中英菓子雞十五元，另書籍文具五十餘元。這樣消磨時間，不覺已是晚飯時刻，即回到旅館將東西放下，到新生活飯館去吃飯，所謂新生活者，徒有其名而已，除了四壁張掛許多訓

標語而外，其他一如平常的飯館，祇因股東是公務人員，所以外面的標識，似乎很帶一些朝氣。我們三人吃一餐飯，菜並不講究，竟需一百二十元，反不如去吃四十元一客的大菜呢。

六月一日　爲紀念我們在永嘉的聚首，由作者提議和端弟三人同去攝影，同業公會的規訂四吋兩張計三十元，以後每添印一張十元。拍過照後，我們到大業公司去訪趙明軒君，晤黃華昌兄始知趙君已調往江西未晤悵甚；據黃君談這幾天上遊水漲，下流頗急，所以開麗水的船往往會在中途一歇幾天不能前進，他也要去麗水但想等雨稍住再走，否則擱淺在半路上，不如在溫州小住舒服多矣。我們覺得他的話言之有理，但已命茶房去購船票，明日祇能動身，回到旅館，茶房果已將船票購來，計每人爲八十七元五角，帶管三天的伙食，

午飯仍在新味雅吃西菜，飯後就在樓下購買了大批的食物，如麵包白塔油罐頭鹹蛋雪菜水菓之類，此外又買了二十個生雞蛋一瓶酒汗和一瓶辣醬油，吩咐下午五時送到旅館，預備明日帶在路上吃，然後又到浴泉去洗澡，俞廷蓀先生亦在，洗過澡回到旅館寫信，買的東西送來，俞君又來賜步，邀我等同出吃飯。六時許同到又一邨閩菜館吃飯，遇見溫州的商會會長中國實業銀行的翁經理和溫州的實業家吳百亨氏，他們兩位在溫州辦了無數的企業，養活的人數確是不少，吳氏並辦了一個農場，所出牛乳，與上海的「A」字牛奶不相上下，白塔油則市上可以買到，散裝每磅僅售六十六元，罐頭的每磅一百十元，紙包的裝璜和海寧森洋行的出品「美女牌」完全相彷，牛油的色香味則且有過而無不及，可見我國人不是不能辦新的事業，祇因以往資力薄弱，不能與外人相競爭，今後當希望政府能多加注意提倡國人自營實業，勿爲外人壟斷市場，致使國人的財力人力因不敵而退讓；抗戰以來，內地各種工業興起的原因，無非是取舶來品原有的地位而代之，所以能如此發達，倘戰事平定，我們仍任外人的資本橫行工商市場，那末國貨的工廠難免因競爭不過而被淘汰，我們歡迎外來的投資，應選擇國人自己能力達不到的重工業，而尤應施以合理的管制，否則喧賓奪主，在可能的範圍內，是會影響我們本國工業健全發育的，質之研究工業問題的專家，不知抑以爲然麼？

飯後，回旅館收拾行李，預備上船，結算旅館的賬目爲二百二十元；老闆娘非常精明能幹，告訴我們說因爲我們沒在旅館吃過一餐飯，所以房金照七折計算，是格外優待的辦法，本來是沒有折扣的。詢知這位女店東是一個寡婦，他的丈夫以前在上海南市開設客棧，因爲一個軍界中的人，冒詐他幾千元，一氣成病，於十幾年前去世，她來溫租屋開此旅館，近年來因長袖善舞，很積蓄了兩文，地方上有面子的人物，她都結識連絡得很好，因此她的旅館在永嘉最有辦法，算是第一家了。

僱車到碼頭，船伕見我們的行李大而且重，不願意我們上船，你推沒地位，他推裝不下，幾條船一條也不讓我們上去，經我們嚴重交涉，他們祇是置之不理，於是到船公司去理論，也不得要領，負責的人祇說我們不該如此晚纔上船，如果有這許多行李，就該下午早來，以便他們留出地位好安放，現在船艙已擠滿，實在無法容納，祇有抱歉，如果要退票，

可以換明日的。我們見他們這樣說法，心知這裏面必有文章，就請他們額外設法，許以重酬，終於某號船的管理員出面斡旋，說他的船中可以設法擠一下，不過船公司的定章，每客祇許帶四十五斤行李，現在過重甚多，要另出行李費一百五十元，船伕們排地位的酒力，隨便我們客氣，事到於今也就祇好由他們去說了；於是七手八脚的將艙板揭開，重新將艙底的行李整理一番，我們的行李乃得放進，又給我們找了兩個舖位，總算一場糾紛至此乃告一段落。

這種快艇在當地人稱之爲「大器艇」，因爲船夫十之九是大器人，船公司對於這班船伕駕馭不動。大器人多數住在深山裏，周圍盡是山，很少和外界接觸，所以體力異常發達而知識則蒙昧，據說他們動不動就和人打架，打鬪了架又非拚個你死我活不肯罷休。船公司也曾經因爲他們不聽調度，拘押他們當中的作甬者，他們就將船公司的職員打個半死，再關禁他們的人，就全體罷工，他們的團結力奇好，若是一家船公司的大器人罷工，其餘的船公司大器人全體響應，必致江上一條船也沒有，軍委會的船舶運輸管理處見了他們也有三分頭痛，出來調停，依了他們方肯罷休。他們這種精神確實了不得，如果用來對抗我們的敵人豈不是一件大好事，只可惜他們知識太淺了。

我們這時在黑暗的燈光下，摸到自己的舖位，將舖蓋打開，勉勉強強的睡到次晨黎明，覺得船已搖動，再看艇內的環境，原來是一條一丈多長的小船，頂上蓋的是蘆蓆棚，下面舖的是草蓆，我們十八個男女乘客，一個接一個的橫臥在船當中，船頭上是休息的甲板，船尾上是管理員和船伕們露天睡覺的所在，一方蘆蓆棚下是鍋爐碗盞做飯的廚房，客人如想要到任何一頭去，就得在許多別人的身上跨過，船伕們從船頭到船尾來回的跑都是在船頂上踏得蘆蓆一片的響聲。在這小小的船艙內，擠了將近二十個人，空氣那得不污濁，心想至少要有三天眠於斯，食於斯，起坐於斯，如廁於斯，怎不叫人悶煞？至此又懊悔先沒有單另包一隻小船，既免了昨夜的爲難，且自由多了！

船搖到江心，吊在小火輪的後面，一共有四十幾號的船，分七八排拖曳着，至此又不能不暗自驚服機械能力之強大！亦不能不提心吊膽萬一敵人的飛機來襲時，眞是再好沒有的目標，祇須落一枚二百磅的炸彈，即使不同歸於盡，至少也有一大半人要去「陰曹地府」走一遭了。這樣陣線排好，已是八時，汽笛嗚嗚，向南徐徐而進，管理員取水來洗嗽後，就有客人嚷肚餓，叫開飯。約過了一小時，便端上四湯一菜，一籮白飯，每九個人分爲一組，我們這半艙是一位姓奚的夫婦帶着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孩子和她兩個小弟弟，一位姓劉的是軍界裏的人，另一位年輕的小販連我們兩人恰好是九個，另一組是靠近船尾的半艙，祇有兩個男子，餘下均是婦人。小菜雖不算怎樣壞，可是因爲油太少，作料不全，毫無滋味可言，我們吃了一碗飯，便另取出自己帶的牛油麵包來補充。一個小孩子沒有見過牛油，告訴他的父母說我們在那用萬金油和麵包吃。飯後的空氣漸漸融和起來，奚君談他在兵工署的大江頭機械廠內當股長，這次是回常熟接家眷的，在家鄉看見敵人魚肉我們同胞的情形，實在令人痛心。那位姓劉的武裝同志說他是在雲和省政府做

這些快艇正屬於他的部份所管，如果管理員不服從他的吩咐，他就可以處分他們，又說他的父親是軍事委員會的參議，他的弟弟在成都當差，繼又問我們上海明園一帶的房屋尚存在否，說是他家的產業，虹口一帶的地價如何？此時應當脫手麼？我們便儘我們所知的告訴了他；獨有那青年小販豪住頭老睡，他雖瘦小，胃口却很健，每餐必四碗，不愛說話；那些婦女們則適得其反，吱吱喳喳，沒有住過嘴，我們在看書，祇聽得她們談張家長李家短的喋喋不休，有時興至，就唱幾句紹興調，倒也很動聽的，一唱數和，始曉得「的篤班」之盛行，確是在這幾年中非常普遍了。

順着甌江而上，水流甚急，所以舟行迂緩，十一時始過溫溪，看兩岸樹木竹林非常茂盛，在此設造紙廠誠然是因地致宜的經營，如果不是戰事爆發的話，溫溪造紙廠早已成立，並且出貨而具有相當規模了。好在該廠的股東都是資力雄厚的實業家，戰事平定之後仍可繼續前功，迅予設立，有助於我國的文化印刷事業者，當匪鮮淺。遙望羅浮山脈，不勝祈禱之忱。過了溫溪，小輪即解纜，各艇自行自分散，一方面將風蓬扯起，一方面四個船伕入水上岸去背縴，甌江中水淺灘多，有的地方船底磨擦着石礁，很易闖破，偶爾可以搖幾槳，多半的時間是仗着風的力量吹着篾蓬做的帆向前行駛，遇到東風或南北風都有辦法，唯獨西風就不可奈何，祇能靠背縴了。第一天很順利，借着東北風的幫助，晚上已到了雙溪，大家在船中吃過晚飯，都上坡去鬆動鬆動，個個都精神飽滿，滿想明天再有一天好風，後日傍午，當可抵達麗水了。

次日黎明，船伕即開始忙起來，駕起風蓬，一路之上，非常順利，不久便過了陳長官的家鄉——青田。船伕們時而撐竿時而搖櫓，時而背縴，跳上跳下，就好像水和平地不分似的，再看他們的身體一個個同銅筋鐵骨一般，粗壯力足，心想如果訓練幾個作為拳擊家，可以保險美國的傳易士或亞婦司特郎決非他們的對手。這時艙中的空氣仍然是非常融和，幾個婦女開始談帶貨的經驗，其中有一個比較活潑最健談，對我們講一段關於她的朋友的故事。她的女友的丈夫另有所歡，被她偵悉了，親自去捉姦，當場却又向她的丈夫和他的情婦道歉，率性願意接受這姘婦一同回到家中去居住，這種度量真是聞所未聞。隨後她又介紹另一婦人，稱她為老闆娘，因為他在碧湖公路旁邊開設一家經濟飯店，她們都是由杭州逃難出來的，一路來受盡種種辛苦，家人陸續的故去。當她們演述所經歷的困難和苦楚時，多數可說是抗戰史料中民間的一部可歌可泣的血淚曲，她們所最感慨的是敵寇的種種獸行，寧可拋棄家室田地，流旋他鄉也是萬分不得已，現在她們就完全靠販運些貨物謀生。那最活潑的一個辦法最多，那一方面的人她都結識，所以她遇到困難時，都能迎及而解，她也就是這群婦女當中的靈魂，沒有她，生意就做不成，可是也真苦了她對於九流、三教的人一番酬應！

下午過錦水，四時抵礦浦，這時天氣晴朗，和風拂面，大家感覺非常舒適，船老大因這是一個最好停泊的地點，就靠沙灘歇夜；十幾條船平在一排，搭客都上岸寬暢一下，一担桃子不消一刻鐘功夫，個個精光，祇兩塊錢一斤，可惜那小毛桃水分太少，如改良種籽，必定是此地的名產。

大家在岸上方便過了，船老大忽然興緻很好，提議大家去遊玩麒浦對江的石門洞，於是將船搖到石門洞的溪口。

石門洞是成毅伯劉伯溫先生昔時讀書之處，風景甚佳，有兩丈長的瀑布自高處懸崖直瀉而下，泉下石壁，題刻甚多，惜當時忘了記載下來，但記得有斗大「飛泉」二字，亦忘了是何人所書；劉伯溫的八卦爲世人所稱頌，推背圖又是家誦戶曉，所以遊覽時，大家的興趣非常濃厚，有一位先生且將石壁的題詞和祠堂中匾聯全部抄錄下來。我們到靈岩寺巡禮一番，就有小和尙泡茶請在客堂裏休息，作者見觀音閣的香案上放着籤筒，就點上香蠟，求了一枝籤，心中默禱，問此處要辦的事，能否成功。得第十八上上籤條，上寫着：鬼谷子演課。作者心想明明求的是觀音籤，何以鬧出鬼谷子來？再往下念，計四句雅俗共賞的妙詩：

金烏西墜兎東升　日夜循環互古今

僧道得之無不利　農士工商各稱心

開頭兩句應驗倭寇的必歸失敗，似乎倒很有些意思，後兩句是不是指抗戰勝利之後，我國人民不論是那一界，幹何職業，都會有生路了？姑且作此曲解，再往下看，籤文上所註的「解」曰：

心中無事，可做有功，如弓上箭，一發當中，此籤皎日東升之象，凡事亨泰如意，凡事吉行運通。

遊覽完畢，大家重復回船。船開動至海口相近的一個小村落停下，這時天已開始下雨，我們明日抵達麗水的希望，至此發生了問題。吃過晚飯後，雨漸下得大，假如[illegible]如[illegible]至是心知明日到的[illegible]，我本頗打消，如果雨不住的話，恐怕就須在此留連幾天，亦未可知；於是大家的一團高興，全部化爲烏有，方纔暢遊石門洞的興緻，和此時的懊喪，適成一個反比例。艙外雨愈下得大，心裏愈焦急。萬分無聊，見奚君有一副常州紙牌，借來挑出三十二張，和彩芬三人作接龍戲，至十時左右，收拾安寢。

雨落通宵未住，江中流水聲潺潺，知水漲益劇，無論如何，在三天之內，必不能到麗水，和船老大商量請他們費心將船向上游背縴，他們的回答是：不怕河水冰冷，不怕水流得怎樣急，都還可以慢慢的前進，獨有天上落下來的生雨，最易致疾病，無論怎樣須等雨停了之後，方能再走。我們後來研究得船老大所以不肯再進的原因是：船公司少開一班，於他們並無損失，他們落得消磨掉一些時間，在此就擱幾天。可是管理員帶了私貨，多走一趟，多些收入，同船的人也都帶了貨物，其中且有新鮮易於損壞的，如某人帶了一桶黃鱔，已經死去一半，更不免有些着急。同時，悶坐船中，每餐吃同樣的小菜，並且自明天起的伙食要另外算錢，每頓須十四元，況所帶的菜蔬都將用罄，這小村莊中又無甚可買的，所以大家商議還是找管理員說話，要他和船夫說幾句好話，開到了目的地，重重的酬謝他們。管理員將此意轉達後，船伕們說每人要一斤肉、一斤酒、和一帖藥，他們的意思這樣行船非着病不可，所以和我們說笑話，他們的意思是不可能的，非等雨住了不可。待要再和他們情商一番，則祇見他們擁着被各自睡了。

隔鄰船中的江西客人決定上岸去走，僱不到挑夫，就請船伕中一人擔充。村中人說前面路上，水深及踝，有一處的渡船不得過去，而渡船

又不一定有，勸他們莫去，可是他們意思很堅決，勢在必行，也就走了；我們眼望着他們走，不勝羡慕。晚飯菜沒有了，我們祇得和管理員商量，買些雞蛋炒飯吃，每個蛋是兩元。

我們在船中悶坐到午後，實在覺得無聊，決定要上岸步行到麗水去，船泊的地方距離麗水城不過四十五里路，若是順利的話，半天可以趕到。上岸去找挑夫，在村中覓得兩個在田中下力的農人，因爲雨下得很大，同時前路水深處，步履艱難，所以他們要每斤三元的挑力，少了不幹，找不到別人，也祇好答應；出發的時候，有另船上的三位青年軍界同志，護送着兩位女太太和她們四個很小的孩子們也跟着我們一起走，兩位女太太的年紀都在四十開外，除那位曾經纏過足的婦人有他一位小叔子幫同照應外，眞是一羣無助的婦孺，沿途幸虧那幾位年輕的武裝同志見義勇爲，幫着他們提籃攜籠；其中有兩個小孩，年僅三歲左右，當然不能走長路，他們的母親自己在大雨傍佗之下，泥濘的道路上走着，已是自顧不暇，偶爾還須抱着小孩子們走一段路，確是非常吃力，可是小孩子走得慢，並且走不動，如果沒有人抱他們是不行的，也幸虧這幾位少年軍人幫着背啊抱的。在出發的途中，我們向青年志士中的一位說：她們婦道人家又兼帶着這樣小的孩子，不應該離開快船和我們一同走。那人回答道：也實在是因爲沒有第二條辦法，她們女眷出門諸多困難，我們和她們在臨海遇到，見他們缺少男子照應，就遇事協助她們。一路來都是我們照應，到現在她們似乎有些不能脫離我們了，好在我們都是年富力強，隨身所帶行李又少，但能盡一分力幫助她們，我們總是願意的，直到將他們送到建陽爲止，在那裏她們有親戚在機關上做事，以後可以將她們護送到南平，那就方便了。我們問她們何必性急，就在艇中稍候，俟天晴從容不迫的到麗水，不是可以免了吃這樣多的苦麼？他於是告訴我們說他們一行四人是上海方面做遊擊工作的，現在奉命到江西上饒去參加別動隊東南總部所召集的會議，會期定於十五日舉行，所以他們不能在艇中毫無把握的等下去，爲要於會期以前趕到，所以他們決計步行到麗水，當他們決定的時候，那兩位依賴他們已久的女太太仍要跟着他們同走，雖經他們解釋路中困苦情形，却是不能阻擋，所以仍舊一起。作者很佩服這幾位少年別動隊同志見義勇爲的精神，請教他們當中的一位領袖姓徐後，知道他們曾經參與鎮江無錫的幾次游擊戰，並曾擔任過許多破壞敵人工事的工作。據他講，他們在前方時常得到老百姓的許多協助，所以和自己同胞最易親近，因此也養成他們一向幫助同胞的習性，處處總想法替老百姓做點事。

這一路上，有他們作伴，談些游擊隊的情形，頗不寂寞，不知不覺走到了一處地方，見水淹很深，寬如河道，幸而對岸有一艘小划子，招乎過來，我們分兩次渡過去，予舟子十元，然後又沿着已破壞不堪的公路再走。這條溫麗的公路，以前修得很好，順着甌江的河流築成，在當時路面平坦，橋樑完整的時候，乘公共汽車由溫州到麗水祇消幾個鐘頭的時間，現在五步路一個小坑，十步路一個大窪，行路時如同走「弓」字一般，的確費時候，我們到五點多鐘，走到石帆，前面又是一條大河攔住

去路，村人告訴我們天色已晚，水流甚急，不能擺渡，最好在村中住宿一夜，明日清晨水勢稍緩再過去。我們見時候不早大家都有些疲倦，和我們同船的劉君那時已先我們到石帆，他也勸我們不必勉強，以免危險，於是乎由徐君去找到當地的保長介紹到一家鄉農家去借宿。

這農家的房屋很大，下面是廚房和他們自己的臥室，上面還有一間很寬敞堆放農具的夾層，我們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之下，祇得抱隨寓而安的主義，暫爲住下。那時雨尚未住，腹中有些饑餓，因叫挑夫們將行李挑上夾層，我們當下集議，由作者担任佈置睡的地方，由徐君担任總幹事，張君担任伙食，李君担任採辦，陳君担任茶水，韓管行李，兩位女太太已經很疲倦，就請她們暫時休息，看管小孩子們。工作分配停勻以後，第一樁事是將身上的濕衣脫去，換上乾的，然後將濕衣掠起來，又洗過手臉，作者便由天花板的一方小口，爬上直梯去看夾層是怎生的一處所在？原來是長方形的一個大統間，因爲建造的時候尚不久，裏面並無蛛網和積壓很厚的塵垢，又因農事正忙，各種器皿存放不多，所以相當寬敞，計算開地鋪睡，九個大人，五個小孩子，擠在一起，綽然有餘。作者想到同行諸人中有未帶舖蓋的，恰巧擱樓上堆放着許多乾稻草，即拿來墊在地板上，然後鋪上油布被褥之類。安排既定，下樓將濕透的衣服就煮飯的火邊烘乾，同時幫他們預備夜飯，祇見李君購來白米一籮，鷄蛋蔬菜等物，「火頭軍」張君事事都能做，並且非常賣力，菜餚略嫌不夠，兩位太太將自己所帶的鹹鯗魚拿出來補充，大家勉強吃過，剩下的飯菜給挑夫們吃了，飯後各人忙着洗臉洗腳，至十時左右收拾停當，各自就寢。走了一天，不免有些困乏，不消一刻兒功夫，大家都入了黑甜鄉的夢境。

六月五日　昨夜除了偶爾聽見犬吠聲，倒也安靜，我們雖然提心吊膽，恐怕土匪來搶劫，可是仗着有四位當過游擊隊的壯士，並且經他們叮嚀地方上妥爲保護，也還安心，直到天明，睡得很熟。四時左右，昨夜約定的船伕來喚醒，說江水略爲退去，此時可以擺渡，勸我們趕早過去，於是大家忙着起來收拾，洗盥後，大家吃些昨夜剩飯所煮的泡粥後上路，作者也不及洗臉跟了他們出發。走到前面擺渡處，行李和人分兩批乘舟過去，他們都赤腳涉水步上小船，作者因穿皮鞋襪子，不能下水，祇得叫舟人背馱上船。這時水流甚急，船沿着山岩邊，用鐵鈎掛住巖邊的石縫，逐步慢慢的向前拖曳，及到過了急灘，纔能用櫓稍爲划動，向對岸而去。擺過了此渡，滿心以爲從此都是一望平陽可以直達麗水，沒有障礙了，大家朝着麗水的路走去，天還下着雨。小姑娘阿綏，今年纔十二歲，可是很能顯顯自己，看她人雖小，精神却非常飽滿，健步如飛的獨自向前走着；因爲天氣漸冷所以穿着一件黑緞子的夾袍，頭上帶着一頂寬邊草帽，手中也沒有持傘，以致身上水淋滔滴的如同一隻小落湯鷄，作者因叫她同行，借着作者的傘，可以避掉些雨。

這樣走了不到兩小時的光景，前面又是一片汪洋阻住去路。問諸鄉人，據說是一條大路，爲水所淹，深不可測。叫一鄉人下水去測量深淺，先是及股，漸漸的深可沒頂，又沒有擺渡的船，心知這一關不易渡過。問鄉人則謂如果翻山而過，可以越過這道水灘，可是嶺上陡削，濘滑得很，

多走六七里路事小，步履艱難，婦人小子不易攀登，確是爲難，只得折回村中，見道旁木牌樓，上面寫着「鹽務管理局麗水分局塔下轉運站」幾個大字，進去想問問明白竟究有無方法可以渡過前面的白水，這時尚未到辦公鐘點，職員多數尚未上班，祇有吳君頌三在，承他很誠懇的接待，問明我們由灣墺來至塔下的原委，很同情的告訴我們沒有方法可以再向前走，因爲他們站裏所派的局丁，於三日前到麗水去購買蔬菜食物，因爲雨大水急，至今回來不得，又沒有方法可以通消息，我們既已到此，一時恐怕不能走，惟有等雨稍住水稍退，再作道理。我們見麗水在望，距此至多不過還有二三十里的路程，竟被困於此，未免懊喪，但亦無別法，祇得要求吳君容許我們在轉運站內暫時容身。吳君和他的同事鄺君肇麟商量之下，准我們在他們的職員宿舍歇下，如果必要時，我們可以在那裏住宿。我們很感激他們兩位的盛情，即命挑夫將行李挑進，取出臉盆手巾要點熱水洗過臉後，我們大家聚商以後的問題，決定派李張兩君翻山過去探視此路的情形，調查途中的實況以及此後有無其他的阻礙。他們二人去後，我們須預備吃的事，這時轉運站的其他各位職員陸續到了，承吳君介紹，會過姚俊峯孫堯卿邢華詁何君穎孫學斌諸君，他們告訴我們此地購買食物異常困難，大約白米和雞蛋尚不成問題，聽說昨夜某鄉農家曾殺一豬，可是大部份的肉都被人分購一空，因爲殺豬必須祕密。千萬不能叫士兵們聽說，否則風聲傳到他們耳中，必是根據縣裏的限價，強制着屠戶大量的售給他們，有時且拿不到現錢，如果全照限價賣的話，他們吃虧太甚，所以必須事前和幾家約定分派的辦法，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來處分一只豬，因此很少吃得到豬肉的時候，據姚君說他分到三斤肉，如果我們急需的話，可以讓給我們。我們很感激他的美意，就承受下來，一方面請一位局丁替我們去探辦白米，大批的雞蛋，鹹蛋，山芋和莧菜，一方面和廚房的老司務商量貼他若干柴火錢作爲我們煮水燒飯所需用燃料及油鹽醬茶的代價。作者不能幫忙，就和姚君閒談，知他是此間的會計，主任不在時，由他負責。溫嶺的食鹽，以前的產量很大，餘姚的出產也要佔到他們轉運數量中的三分之一，自浙東事變以來，浙鹽的數量大減，所以他們的事務漸次清閒下來，以前這轉運站有職工六十餘人，每日自早至晚，工作非常緊張，近來則異常清閒，祇留下十餘人辦結束的工作，其餘的都調至他處。作者因問目下鹽的市價，據告浙東事變以前，本地的市價，每担不過是三百十元，現在已漲到四百六十八元，而倉價則仍規訂爲四百元，且鹽的質地已遠不如從前，運輸也較前困難多多。

能事做的人都在廚房中幫忙，作者不能做什麼，就和幾位職員談談上海的消息；這轉運站的房屋是一所長方形的建築，兩頭是單身職員的宿舍，當中是個總辦公廳，正中放着一張乒乓檯子，給職員們公餘消遣之用。十一時許，姚君突來告知我們說他們派出的局丁剛纔由麗水返來，並且坐着一艘小划子，是我們的運氣，正好可以利用這小划子擺渡。我們請船伕在局中稍候，待我們一起吃過中飯再走，一頭催促「火頭軍」趕快將飯菜弄出來。至十二時許，祇見兩位太太，一人端着一大臉盆，裏面分盛着紅燉肉和雞蛋山芋，另一盆是清炒莧菜，阿維等

五〇—一六八

着一瓶高粱問誰要飲酒，「寧波爺叔」端着一桶飯問誰先吃飯。這樣吃着，居然非常痛快，口味也還可以，大家都吃了一個飽，剩下許多菜，挑夫們一年難吃到幾次肉，看見大塊的紅燒五花，那有不饞的，於是將飯菜通通像風捲殘雲似的一掃而光。我們吃過飯，泡了一壺茶，酬謝過局中的工友，並向各位職員再三道謝後，挑起行李，重新上路，走至大水處，坐船擺渡，作者仍是由挑夫背過水灘，問船夫前路尚有水阻否，他說以後沒有了，作者纔放下心來。不意方走一里之遙，祗見一溪，必須走過，這時挑夫們都前去已遠，呼喚不應，同行的人都是赤脚及膝，就在水中邁步前進，獨餘下作者，望「洋」興嘆，可是除了跨水，又無別法，心想不去管牠那些，就連褲連鞋襪，向水中走去，水深及膝，將下腿全部浸泡着，約有十碼路的光景，纔踏出水面重登彼岸，幸而天氣尚不冷，水也壁澈澄清。過了這關，以為前路平坦，再沒有「白娘娘」為難了。殊不知挑夫當中有一個自作聰敏，帶的一條小路，由稻田中穿行，又沒有道路，祗在一尺來闊的阡陌上行走，泥濘的雁峯，經過連朝的霪雨，濘滑不堪，十分難走，有時非作蟹行不可，作者兩次險些兒跌倒在稻田中。這樣約行走了五里路，居然來至東江又須擺渡，祗有一條小船，分兩次過江，費時不少。作者等同行最後一人走上前路，才做最後之壓隊者追蹤於後，因為江水流動甚急，擺渡困難，不能不慎重也。由田畝走上大路，路面為水所淹，我們就在尺多深的水中步行，這時作者也顧不得脚上穿着在滬所購千餘元一雙的麂皮鞋，因為事實上不能脫鞋，赤脚必為路上的石塊割破脚底，反正方纔已在水中浸過一番，要毀了也沒有辦法。途中與徐君閒談上海附近游擊隊的情形，他告作者淞滬游擊司令×××氏，現駐紮在××，他行蹤非常祕密，三日一掉地方，沒有人能知道他的定所，可是他對於一般到淪陷區去搶運物資的商人，頗能予以協助，在浦東設有一家公司，凡是在上海有貨物要裝運到寧波或溫州或福建的商人，祗須和他的公司接洽，在裝出上海及海面上都可得到保護，但是他的勢力由無錫退至浦東，現在敵人又要舉辦清鄉，究竟在浦東能否站得住脚？能維持幾時？尚是問題。據徐君說×司令很有些特殊的辦法，他本人的戒備異常森嚴，他貼身的侍衛有最新式的武器，倘若他發覺他的部下稍有些微不穩的時候，他就會用最嚴厲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予以處決。作者聽了徐君的故事，對於這位冒着絕大危險在淪陷區支持頹勢的民族英雄，不禁肅然起敬。因為中央的款項，無法接濟他的給養，他不能不就地籌餉以充實他的配備，這也是勢所必然，祗要他果真能替國家作一番事業，也就算是難能可貴的了。

走到四時左右，麗水的城垣已經在望，我們由公路轉入岔道，再走約一箭之路，即來至麗陽門進城。此時作者須與徐君分道，兩腿又不容許再走，就僱了一輛洋車到花園飯店，驛已先在，並開好房間。洗盥後，忙將行李打開吹乾，休息一會，叫飯店中人預備一餐很豐盛的夜飯。飯後始知同行諸人也都在此旅館下榻，因即找着徐君清算他代墊各款的賬目，議定分七份分派，我們兩部份稍為多担任一些，因為兩位女太太拿出自備的鹹鯗來請客，也需相當的代價，同時她們帶着小孩子，所吃有限，且替我們做了許多工作？我們公攤得相當的均允，計每人祇化了

八十元，亦可謂省費矣。可是三担行李的挑力，却需四百六十五元，至於行李着潮所遭受的損失，則無從估計，單是驊和作者兩人的損失，約略計算總在數千元之譜。飯後大家興緻很好，徐君吹着口琴，兩位小妹妹合唱「千里送京娘」和「天上人間」，張君等也附和着，並有人唱京戲，阿維還表演了一套在學校中所學的舞蹈，帶跳帶唱佐以動作，天眞爛縵，活潑可愛，一天的辛苦，就在這融和的空氣當中全然忘記了，小小一方天井，頓時成了很親密的小家庭，使入異鄉作客的念頭完全消逝乾淨，可見得人不怕勞作的辛苦，祇要有正當的娛樂，是可以忘却憂患的。

熱鬧了一陣，大家便收拾就寢，到夜晚十二時，忽聽得隔壁房間嘔吐之聲，細聆知是阿維病了。白天非常精神的一個孩子，此時一點神氣也沒有。於是取出一些黃金丹予她吃，想是白天受了寒氣，夜飯吃多了油膩反胃所致，大約不妨事的。果然服下藥去，就安靜的睡去。一位女太太帶三個小孩，在這種困難情形之下，長途跋涉，確是不容易呀！

六月六日　今日除打聽有無去福建的便車外，吩咐旅館的茶房生了一大盆炭火，將所有着潮的用物，慢慢的烘烤，感謝天公作美，今天居然放晴，有許多用物就掛在天井中吹晒，整天整理行李，偶爾到大街上去遊散，麗水（即滁州）自從美國飛機轟炸倭土以後，敵人幾度空襲，最厲害的一次接連不斷的轟炸，達一星期之久，以致地方被糜爛損毁不堪，但是我國人素來自力更生的本能最大，不消幾時，逐漸恢復了舊觀，雖然地方的繁榮市景，遠不如從前，可是瘡痍的面目已除，炸毁的房物大都重新修復，幾乎使人難信曾經過一番浩刼。

次晨六時左右起床，洗漱後到麗水門吃過荳漿燒餅，擺渡過江到公路局的汽車站去打聽客車的開行時刻。車站上的負責人告訴我們說公路上某處橋樑為大水所冲壞，客車停開，今已四天，何日可以修復，現在尚毫無把握，至於超過額定公斤限量的行李，是否可以通融帶上車去，則須候站長決定。副站長說客車既然停開，行李的問題自然更談不到。我們心想候車的人既多，一旦復駛，恐怕也必然擁擠不堪，因決返旅館託茶房接洽商車。過河擺渡時，見渡船泊在江畔，船伕吃飯去了，無人看守。驊提議自己動手划過對岸去，也有別的搭客附和着，有的解纜，有的搖櫓，有的扶舵，七手八脚居然將一條渡船搖到了河這邊。這條東江的水，是由縉雲流下來的，水勢相當急；康熙年間，地方官吏和士紳鑒於私渡常遇危險，大家捐資在南明渡地方，創辦這永濟義渡，為地方造福不淺，人民咸稱便焉。

今日是端陽節，異鄉作客，思家心切，與驊同至杭州天香樓吃醋魚，件兒肉，響鈴兒，鱔片諸味，付賬時不過一百餘元。但發現市面上對中華書局所承印民國二十九年小版中央銀行鈔票拒絕收用，不明白原委，飯後即到中國農民銀行去詢問，纔知道中央總行曾有電致接近淪陷區的前線支行，命令他們暫時停止行使這一種鈔票，因為敵偽在香港截獲版模後，即大量的印刷，以致近來流入自由區的數量漸多，為擊破敵偽的奸計，祇得暫時停止其在市面上流通，聽說贋鈔的紙張油墨不同，最低限度，他們所假造的號碼與以前中華書局奉命承印的號碼不

能運貨，且所標暗記全不相符，所以中央總行正在編製一張對號表將真的號碼列舉，以便人民識發，凡不列的號碼都是偽幣，政府沒有兌換的義務，人民也不應當收授，這張對號表日內可以寄到，至時持券人當可查明矣。

飯後，買了幾包老刀牌的香煙，價爲十五元，飯後相約到浴室去洗澡，用的是木盆，其構造與洋磁盆相做，祗是尺寸小些。洗過澡，走回旅館，路經一家介紹商店（即拍賣行或委託商店），忽何黃華昌兄，暢談之下，知他亦是步行到麗水的，然而同由溫州出發第八號大船艇中桃色案件的女主角此時亦出現於大街中，乃知她到麗水也並不遲多少，他們大家沒有經過像我們所遭遇的困難和損失，此時居然安然抵達，可見世事往往會有欲速則不達的情形，我們性子太急了。

與黃華昌兄同返旅館，關照賬房預備些酒餚，我們三人飲酒傾談上海和內地的情形，直至十時許始各自安寢。

（未完）

明日文藝

創作與批評的月刊

第一二期要目

伍子胥（一、二）……馮至
紀德[illegible]……卞之琳
戰時在中國作（卞之琳譯）……奧登
詩九首……鄭敏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沉思的詩[illegible]……李廣田
現代的[illegible]……楊周翰
[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人的商歌……[illegible]
[illegible]（林秀清譯）……波特
女人，女人（陳占元譯）……[illegible]
海外文訊……杜運燮

明日社發行

桂林太平路廿二號（郵箱二三六號）

電報掛號零五九四

卞之琳：十年詩草……三十二元
紀　德：新的糧食（卞之琳譯）……三十元
馮　至：十四行集……八元
梁宗岱：屈原……印刷中
梁宗岱：非古復古與科學精神……五元
梵樂希：交錯集（梁宗岱譯）……十二元
羅曼·羅蘭：歌德與悲多汶（梁宗岱譯）……廿二元
羅曼·羅蘭：悲多汶傳（陳占元譯）……廿二元
聖狄瑞披里：夜航（陳占元譯）……廿二元
文羅格：馬來亞的狂人（陳占元譯）……十五元
裴爾雷特：紅海逃亡記（陳占元譯）……十二元
桑　米：山水陽光（陳占元譯）……十八元
莫洛亞：生活藝術三種（王苑譯）……十二元
紀　德：婦人學校（陳占元譯）……印刷中

從旅行得到的一點見解

——交通阻隔不是語言複雜的主要原因——

黃覺民

我生長的福建，是語言最爲複雜的一省，尤以閩北一帶的語言爲甚。記得我十二歲猶在家塾讀書時候，因要決定翌年從商升學的兩個問題，曾跟兩位遊伴，潛去著名的石竹山祈夢，求山上仙翁在夢中給我指示，演出一幕迷信劇。由我家鄉赴石竹山必須爬過一座瓜山，相去不及百里的隔山人們所說的話，我們三人便不能全懂。我覺得非常奇怪，以爲他們祖宗的語言必與我們祖宗所說的完全一樣，後以分居山之左右，被這座瓜山隔離久了，所以說的口音便彼此稍有不同。

後來我出外求學做事，跑過不少地方，不知聽過多少人說，不知看過多少種書報，關於語言複雜一層，也都是認爲交通阻梗是其主要原因。我亦深信不疑，纔以我對交通和語言兩門學問是個門外漢，不感興趣，從未稍加研究，所以二三十年來所抱的見解仍與十二歲時一樣。

直至香港淪陷，我從「孤島」脫險歸國，經過廣東廣西貴州四川等省，親耳聽見黔川兩省一種語言通行無阻，親眼看見這兩省的交通比福建更爲不便，遂對我前此的見解起了懷疑。再想江蘇廣東的交通可算全國最爲利便，何以語言亦較川黔遠爲複雜，便動搖了語言複雜因爲交通阻梗的信念。於是我一有機會就對舊友新交談起這個問題，也曾請教過幾位歷史和地理的專家，都未能得到完滿的解答。

我的淺薄見解認爲語言複雜與交通阻梗關係很微，而與語言中的有字無字關係很大。換言之，越不通行的語言所包含有字的成分減少，愈通行的語言所包含有字的成分便愈多。例如當今最通行的國語，在中國各種語言中，就包含最多有字的成分，又如最不通行的福州話便包含最少的有字成分。再看福州人廣州人讀書讀報，若按字讀出土音，北方人聽了當有多少與北音近似，若把這些字譯成無字的土話，則北方人聽了便儼如外國語了。即把福州土話加以分析也是有字的音變化很小，沒字的音變化很大的鐵證。因爲變化大所以久了便彼此不通。譬如我現在所讀福州的字音可與我祖父子孫完全一樣，但所操無字的福州口音，可與他們很有不同。讓我隨便舉個例罷。「一點兒」福州土音爲「石滴仔，」有人說「索滴仔，」又有人說「石溺仔，」還有人說「溺溺仔，」「滴滴仔，」祇這一句話竟有怎麼多的變化，除了仔的一音有字可循未曾變化外，其他無字的兩個音都變爲近似之音，由近似的音再變爲近似的近似音，久而久之自然越差越遠。這樣，一地之人甚至一家之人說話，語言且有不同，當然不能歸咎於交通的阻梗。這

理由若用國語來說明，當更明白。例「一點兒」一句話，如果無字可循，則這三個語音，可能說高一些，也可能說低一些，代代相傳，一代差一些，久了便差得很多，或許會變為近似的「衣典二」「椅墊兒」和「意顛耳」也不算稀奇。至於有字的語言也不是絕對不生變化，但因有字可循，變得很少，就是時間隔得很久，空間隔得很大，相差也不會很多。所以我認為語言的變不變與交通的便不便，似無關係。這種語音的不同，就是將來交通極便之時，還必存在，永遠不會消滅。好像西歐各國的交通不能消滅各國語言的差異，又好像上海南京的交通，並不影響上海話與南京話的存在。

又東南各地尤其是福州，其語音與字音什九不同的緣故，似也不是因為於交通的不便，交通絕不能使此二者在同一個地方分道揚鑣。我以為福州人所讀的字和字音，是由北方祖宗輸入的，與北方語音並脈相傳，所以按字讀音北方人還能聽懂過半；而其中所以也有與北音多少不同的，似係受福州土音的影響，在當地起了變化，與交通隔沒有什麼關係。福州土音似係古代當地土著無字的口音流傳下來，故與字音儼如另一系統；而其中所以也有些少有字的成分，似也是受著北方祖宗輸入的字音影響在當地起了變化，也與交通的阻隔無關。似乎只有將來識字的人逐漸增多，則他們口語中有字的成分便亦隨而增加，無字的成分自然減少，語言的變化漸趨穩定。

以上是我從旅行得來的一點門外漢見解，或許不值專家一哂，祇希望拋磚引玉得到語言專家的指示。

亞西實業銀行

經營各種存款，放款，及匯兌，貼現，押匯，代理收付，並其他銀行特約事項，服務忠誠，手續簡便。

分支行處

西安　上海　遵義　內江
貴陽　成都　江津　磁器口
昆明　柳州　合川　白沙

總行設重慶陝西路二〇八號
衡陽分行　大西門正街廿三號
電話　二〇四號

宣威——迤東的門戶

C. H.

從川滇東路說起

川滇東路，北起四川瀘縣南迄雲南曲靖，全長七四一公里。從地圖上看，牠像巨蛇一樣的蜿蜒着橫越蜀黔滇三省，其中瀘縣至敍永一段，公路係傍永寧河而行，雖有邱陵起伏，地形較爲平坦；但當車輛一駛出敍永轄境，你便會驀然一驚的看到南方的羣山像波浪般的起伏着，綿亙不絕。此後經畢節威甯，均屬黔省，汽車似捉迷藏般行於萬山叢中，常因坡度過高而喘不過氣來。在蜀省境內山邊常見的排得層次分明的梯田，至此不復存在，所有全係童山濯濯，即偶種有莊稼，亦係玉蜀黍之類，令人想到天時地利所賦予貴州的，實在太貧乏了。由威甯行九十五公里至哲覺，這裏爲黔滇兩省交界處，過此你便將進入雲南境內，兩邊景物最顯著的變化；山勢已沒有貴州樣的突兀雄偉，黃色紅色的粘土，再配着滿山遍野矮矮的雲南松，使你會直覺感到兩省間有着迥異的分野，如是再行八一公里，而到達了本文所欲談的宣威。

假使我們以昆明爲中心，把雲南全省劃作三部的話，那麼宣威正處在省會的東北隅，本地人習慣地稱牠爲「迤東」。據縣志所載：「地踞北盤江上游，烏蒙山脈由治西經過。東與黔省之盤縣相毗連，西與本省會澤縣分境，南與霑益縣連界，北與貴州之威寧接壤」，全縣總面積二萬一千五百方里，人口約廿八萬。

歷史的迴溯

在中國，每一個縣城的命名，都可以從牠的字義上獲得來源：或宣揚縣城附廓最著名的名勝古蹟，或從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作爲紀念。宣威，當然也不能例外，考縣名的來源，倒含有濃厚的封建思想；原來清雍正五年，雲貴總督鄂爾泰以霑益烏撒各土司叛變無常，非改土歸流，不足以泯紛擾，亦非大用兵不足改使歸流，因將士酋安于蕃解省，遂割所轄地改設新縣，定名宣威，意在宣布威德，使皆拱手聽命。此外，宣威一名榕城，這一比較雅緻的名字，是淵源於宣威的特產：木榕。其樹在縣境東山上之猓果，大可五十圍，幹高數丈，仲春時節，開淡白色之花，複瓣疊蕊，肥大如蓮，皎若飛練。因其爲縣治特產，故宣威一名榕城，即東山亦有榕山之別號。

從上面的敍述，我們便可知道，宣威是清朝改土歸流後新設的縣治；若再迴溯到更遠一點，那麼，在明朝，全境是被一名「烏撒」之部落所蟠居，洪武十五年，雲南既定，遂取烏撒土府腹地置衛通驛，其驛路所

經之羅岔土州，亦劃出一線官道，準古法以六十里爲一驛，並鎮以衞所屯軍，所謂烏撒衞後，三所，係由土司版地劃出，屬貴州省轄境，其餘均屬羅岔土州管轄。元朝畫羅岔州，領交水石梁羅山三縣（交水即今羅岔縣址，其他二縣故址已無從查攷）。宋太祖於王太斌平蜀後，所呈獻之西南地圖上，用玉斧劃大渡河曰「自此而南，非吾所有也」。於是，大渡河便成爲漢夷區域的交界線，而雲南局部即成化外之域，故自梁迄宋，不聞有州縣之名，全境盡爲僰剌二種族所盤踞。

這樣，歷史已遡溯到千年以上，我們約略可以看出由於五代的兵戈連天，昏庸無能，宋太祖的閉關保守，揮斧一劃，雲南迤東迤西一帶，便被在東晉時所移入的盧盧佔據，初不獨宣威一地，一直到明太祖，始又大拓疆土，置郵通道，屯軍衞戍，闢擴上即爲大舉移民，清初承其餘蔭，故土歸流，於是，夷族日漸凌替，漢族比例上亦漸增加了。

種族的分佈

宣威本夷疆，已如前述，漢族移居始於明洪武中開滇羅驛，並屯置戍。那時從軍之士，多係蘇嘉湖杭一帶籍貫，荷戈而至，因爲職務上的關係，年代一久，便以客地爲原籍。其後清初爲改土歸流，曾兩次用兵，將士中留居者更多。在現在，你祇要隨便問本地人祖籍何處，所得到的回答，大率爲南京附近一帶，此外，以宣地有銅鑛之發現，並產銳花（即瓷器上繪畫之顏料）吸引着兩湖及江西人士紛來開採，故邑中漢族，竟占全人口十分之九。至夷人原爲土著，約可分爲四種，即黑夷、白夷、乾夷、黑乾夷，既退黔桂邊省，尚有若干之踪跡。但由於漢人之日漸增多，牠們被迫遷往深山中，城內部在趕場日亦難於見到。

風俗人情

在黔省境內，我們常看到一提列的馱馬，背着重負，在崎嶇的山路上行進，嘹亮的銅鈴聲，在曠遠的空間震盪着，自然地會引起你淡淡的遐想；可是，當你跨進了雲南省界後，將驚異的發覺，代替馱馬而爲人們作苦工的，是無窮數的黃牛水牛與不可分離的牛車。相隔不遠，即在運輸的工具上，也有這樣巨大的差別，該是由於黔省崇山峻嶺，馬能任重馱遠，滇東地勢比較平坦的緣故吧。說到宣威，大部份人是胼手胝足的農民，舉凡起土平塊及運載等農事上的操作，皆以水牛爲重，黃牛次之，因此除貧戶無力飼養及中產人家或因人手單薄田地佃給他人外，其餘官族商號，詩書世第，沒有一家不畜養而特以爲生的牲畜。夕陽西下，鴉雀噪林的時候，在任何地方，你都可看到悠閒的農夫，跟在蹣跚行進的牛後面，踏着歸步，這情景，雖不能說含有詩意，但至少象徵着和平恬淡的生活——你能想像乎此外並進行殘酷的戰爭嗎？

因爲牛對於人們有着這樣大的功勞，故本地人以爲相戒不吃牛肉，現在雖然也有牛肉館的開設，但所宰的是黃牛（本地人習慣地稱爲菜牛），水牛是絕對禁止宰殺的，因前者力小，後者力大，對於農事上厥功猶偉之故。

在內地的市鎮上，尚保存着原始的遺風的，那便是趕場，（另名趕

五〇一一七六

街趕集的都是），宣威每逢陰曆三八日爲場期，四鄉農民，在平時，非有特殊的事務，很少進城；一遇場期，即各以其所有的農作物，暨以特製之背兜或背籃，紛紛進城互爲交易，市街上熙來攘往，可謂「背兜如雲」。這樣，從清晨開始，要到日落西山始漸散去。趕場的地點在北門外，每一種農作物排列成一條臨時的街道，當日掛中天，風沙蔽空之時，亦即是全日活動之最高點，你從高處俯視，觀此情景，一定有回復到太古時代的情懷，對於一個初臨內地的人，是值得作一番巡禮的。

語云「入國問禁，入境問俗」，隨便你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假使不能適應當地的環境，了解當地的風俗人情，那麼，你會處處有「行不通」之感。一般講來，山地與近海的居民，因受着地理環境的影響，性情上有着顯著的差異，雲南夙稱山國，生長在這裏的同胞，個性比較剛強，但他們的質樸與日常生活的勤儉，確實爲沿海諸省所不及。據一位雲南同事告訴我，滇省民情，有着山地居民的普通象徵，即豪爽好客，但萬一你和他們有過不去的地方，那你便會受到應得的懲處，而這「懲處」，事前是一點也沒有預兆的。據筆者旅宣半年來的觀察，這話是實在的。

我們知道，船家最忌你吃飯完畢後將筷放在飯碗上，這表示將他的船擱起，間接有影響他們生意的可能，但在宣威（我不知道雲南其他地方有沒有這種風俗），本地人請你吃飯，完畢後你必須將筷放在飯碗上，這表示你對於主人盛宴與招待是滿意的，假使你不這樣作，便是不懂禮節，藐視主人。這風俗出自何典，無從考據，也許和江西人每次用餐後，飯碗裏總留着一點飯粒，所謂「子孫飯」者，同樣含有一種迷信作用吧。

此外本地風俗筆者特抄錄縣誌所載二節於后，以見一斑，並作本節結束

「居民衣服，多用粗布，非貴遊豪富雖婚嫁猶鮮綺羅，老婦女類包青布帕，形似蝴蝶，夷習風尚，頗不典雅」。

「燕居之所有爐，俗曰火堂。婦子團坐其間，無冬無夏，火常燃，瀹茗烹茶，不外求也。小家庭之治饔飧，亦即取給於此，不別起爐灶」。

物產

提起宣威的物產，第一躍進你腦中的將是首屈一指的火腿，這是與浙江金華火腿並駕齊驅的全國名產。在宣威，醃製火腿可說是農家的副業，隨便你跑到那一家農家，都可以找到火腿的蹤跡。逢到趕場，城內的商號乘機搜購，往往有成數，便往外邊輸送，遺憾的是交通工具的缺乏，較遠的地方便很難[illegible]到這「膾炙人口」的珍味。

考火腿一物，原非宣威一地獨特的出產，貴州威甯水城等處，農家亦多醃製，但其味道總不及宣腿，這固然由於黔省氣候較冷的緣故，惟宣人醃腿，確有其特殊的秘訣，其法先將豬腿盛木盆或竹箕中，儘皮面堆鋪鹽末，盡量揉擦，鹽由毛管透入中間，因之能耐久藏，遇骨縫及有摺疊處，皆特別注意，蓋草草略過，易致腐爛，蒼蠅聚鬧而入，便不可收拾。醃製既畢，即納入鐵釜或瓦鉢中，以肉壓肉，層累而上，這樣經過五日，可取出掛在陰暗處，雨季一過，便成其味絕佳的火腿了。

假使你要餽贈親友的話那麼倘有裝璜考究的罐頭火腿及罐頭蹄筋。目下宣威县種罐頭廠共有三家，即浦在廷兄弟公司所出的雙猪牌，三星公司的單猪牌與義信成的四猪牌，就中以浦在廷歷史最為悠久，出品亦較佳。這項機製工業，一待抗戰勝利，交通恢復，不但將暢銷全國，還可以發展到海外，其前途是無可限量的。

農產方面，由於山地的關係，玉蜀黍的產量多於穀子，據統計：前者年產四萬餘石，後者約為三萬餘石，此外麥豆等產量祇足敷本縣之需，因為並非特產，故從略。

礦物方面，則煤鐵的蘊藏量很富；但和內地其他的城鎮一樣，缺乏大規模的開採，貨棄於地，實甚可惜。

旅館飯館業

每一個旅行者，初到一處，尋求較為舒適清潔的住所與嘗嘗當地的名產，似乎二者不可或缺，故筆者擬於最後報告一些關於旅館飯館業的動態：宣威旅館現計有匯豐同興義誠湘東等數家，一般的講，都能夠得上水準，中國旅行社受川滇東路運輸局的委託，在下堡街設有招待所一處。飯館則有好朋友大飯店、啓明餐室、陶然酒家等，假使你要嘗當地菜肴的風味，那可不要忘記了翠香園的涼鷄與金錢火腿，與上堡街一爿小店內的油酥包子，上述三種，在宣威都是「有口皆碑」的。

離桂蒞筑入川詩

癸未五月五日起至中秋

——倪小迂——

金城江（五月十日）

碧流一篙怒飛龍，大路之橋氣勢雙；國脈初通山欲活，金城翠嶂傲雄江。

黔桂道上（十二日至十六日）

峯峯排動轉峯峯，輪底萬山滾滾蹤；最是驚魂回首處，羊腸崖壁馳游龍。

飛輪怒吼繞盤徊，上下雲程塞復開。倦目無神睡不得，野花爭溢路邊來。

天險始知開路難，入黔節節見雄關。西南信是中興地，壯看綿綿錦繡山。

遊花溪（十八日）

黔中春色集新明，泉溢花溪活活清。窮目高樓惆悵處，山光水色故鄉情。

誰能作客不思鄉，此日思鄉枉斷腸；惟有花溪堪慰客，江南莫再入高唐。

北泉小誌

何焗堂

記一

北碚乃嘉陵江下游之一鎮，距渝市八十五公里，有汽車輪船行駛其間；國都遷渝已還，市政改良，機關林立，漸具現代都市之風。溫泉在其北，所謂北溫泉者，別乎渝市南岸之溫泉而言也。溯江而上約四公里，水行以舟，山行以馬以步；水光山色，恰情快目！

余以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摒除繁冗，乘舟往游。溯灘而上，江流湍急，舟子一老一幼力不相接，倒退者再，余倡言上岸步行，衆翕從之。登陸未幾，迴望小舟正與巨船相撞，舟身傾側，水濺入艙，竹篙斷折，爲急流衝去，老人幾傾入江中，見者無不驚心動魄！復行數百步，水勢平坦，乃返舟前往；時南風忽起，布帆無恙，舟子喜極長嘯，瞬息抵岸。事過知福，余心有焉。所謂小三峽者，疑即此矣。

舟傍碼頭，拾級登岸，青林翠竹，迎人而舞。竹林深處，有茶館一所，供游客永日品茗；此爲北泉公園之起點，風氣由此漸入佳處。山路爲小溪石所砌，區分彩色，綴成紋理，別有緻趣。而林木茂密，清風襲人，置身其境，煩慮頓消。昔蘇學士欲「遺世而獨立，」大約久處煩鬱，一旦怡然，縱浪大化，無羈無慮，而飄飄若仙耳。

記二

數帆樓，在霧峯下，兀立江邊，距溫泉游泳池不遠；半摟疏竹，掩映其間，浴罷歸來，臨軒小憩，則半江帆影，隔岸斜陽，薰風動竹，目謀神蕩。

數帆樓與柏林農莊三旅舍，新近歸中國旅行社接辦，管理既善，清靜宜人，無市俗喧囂之氣。如此境地，須有如此布置；不然，則如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之，尙何風景之足言乎？

記三

游北溫泉者必游縉雲山，山乃渝北名勝，高僧太虛，結廬於此，有佛學院爲天下僧徒說法，總傾全國佛教。

余於民國三十年端午，先府君之忌日，與天民碧根兩先生，登山禮佛。太虛葦舫，招待甚殷，並導觀其學院之藏經，及太虛周游世界攜歸之法寶，佛界莊嚴，琳瑯滿目。

余以懷念先君，心哀形默，過眼風光，未能省覽。今北泉重到，緬意登山，惟願一瓣心香，爲我先君，資冥福耳。

記四

溫泉爲石灰巖所出，砌石爲池，建屋管理，游泳沐浴，各得其宜，然濯於泉者潔其身，騁懷於淸虛者存其神，此樂不足爲俗人道也。

今春改之與思模游北泉，以「悠悠江水凝淸綠，樹樹梅花放曉晴，」之新詩索和，報以長句云：「北泉涵暖梅花冷，江上風光雨又晴；莫遣

心情隨物態，好教霞外看雲生。」世網攖心，茍欲超然物外，殊不可能，然偸閒半日，亦聊足極視聽之娛，而清心滌慮也。

記五

溫泉寺，創建於劉宋景平年間，所謂崇勝禪院者也。有鐵瓦殿，信士所禱，冀其不朽，今已改爲收藏圖書博物，以供游客觀摩之所矣。殿前有紫薇一株，三百餘年物也。北泉小學在其前，時已散學，學生十餘人，利用該地爲戰場，花盆花枝作戰具，狂呼叫戰。標榜者謂該校教育：「於活潑中求紀律，於學習中求自動，」然活潑則活潑矣，紀律則未之有也。

記六

北泉公園中，池亭院閣，規模略備；林花夾道，菓果具繁；高峯遮影，夕陽濺江以後，散步其間，或臨水觀魚，有濠上之樂，惜無惠子之相知耳。

乳花洞在其下，曲折幽邃，未能窮竟；小廟巍然立洞邊，有聽泉亭，溫泉一脈，從高處瀉下，清冷可聽，石壁中雕刻勝處。余有句云：「鬱鬱欲尋鐘乳洞，森森石罅漏寒光；流泉不識烽煙急，滴滴冷冷唱午涼。」

總之游泳之樂，晝夜四時，無往而不適，武[illegible]略矣。至於游池亭院閣，則宜於朝暾未上，夕春將下之時；而游乳花洞聽泉亭，則宜於白日當空，溽暑逼人之際：清新爽適，幽美陰涼，各有佳趣也。

數日之游，約略於此。園中出售紫醬甜茶，峽石硯等土物；甜茶味俗，峽硯質疏；都無足取。不具述矣。

安順雜詠（五月二十一日至七月二十日）

倪小迂

高樓遙望萬山寬，獨恨閑來北去難，天地一線鄉路絕，歸心偏是轉長安。

客來安順已春歸，却怪春歸夏未威，炎帝應覓今歲孽，行囊有扇不曾揮。

六月六日衆如流，神前燒香爲自求，料是生公難久世，因致頑石點人頭。（男女信士拜向一大頑石）

大六小三集趕場，苗夷女伴古花裝，可憐財貨商人攫，裝服勞塵窮亦荒。

永利銀行

資本：一千萬元

業務：經營各種存款放款匯兌業務

存款利厚　取款便利　匯款迅速

卸承　惠顧竭誠迎歡

總行：貴陽陝西路一二九號　電話：四一八〇三

業務處：重慶陝西路二〇五號　電話：四一四九四

分支行處：成都　西安　蘭州　廣元　寶雞

遂寧　合川　平涼　南充　敘內江

電報掛號：二〇七一號

飲溫泉的研究

陳炎冰

一、緒言

溫泉浴，凡是有溫泉的地方，我相信誰也會嘗試嘗試；可是，講到飲溫泉，那就未必像溫泉浴那樣的老幼同好；甚至還有這樣的幼稚的見解：「溫泉可浴不可飲。」試看我國目前所有的新建設的所謂摩登溫泉場——重慶南北二溫泉、陝西華清池、南京湯山溫泉、廣東從化溫泉、北平湯山溫泉、安徽黃山溫泉、雲南安寧溫泉、福建福州溫泉——祇有很華麗的浴室，那裏有飲泉的設備？這不是事實的證明嗎？是的，事實確是事實，可惜這是暴露「科學落後」的鐵證呵！

我敢說：「溫泉不獨可飲，而且能治病。」這不是胡說，而是我國歷史告訴我們，信不信由你，試舉幾個例看看：拾遺記：「浣泉由湧泉，飲者千歲，故名仙泉。」水經注：「魯山皇女湯，飲之愈百病。」北周庾信溫泉碑：「灑胃滌腸，蠲痾愈滯。」唐常袞中書門下賀醴泉表：「積年之疾，一飲皆瘥，縈瓶而至，轍跡相望，日以萬計，酌之不竭。」秦觀溫泉賦：「解襟醴泉，病飲而瘥。」像這樣的讚美飲泉治病的記載，實在是不勝枚舉；這豈不證明飲溫泉在中國已經很有年代了麼？誰敢加以否認？然則為什麼在中國醫學書籍中沒有一篇飲泉療病的文獻？為什麼從來找不出一個飲泉療法的醫學者？為什麼到了現代還沒有肯研究溫泉的學者呢？這是一個謎吧！記得在十幾年前，日本溫泉學的權威藤浪剛一氏曾經這樣的說過：「中國古來傳統的醫學思想以藥草為萬病回春之本，不喜利用自然現象之民性，有以使然。」質之本國先進的醫學家，對於他這一論斷，可能承認嗎？

查歐洲各國對於利用飲泉治病，也像我們中國一樣的有很古的歷史；不過，他們不像我們這樣故步自封，而很能夠根據前人的發現，力求進步，所以到了現代，對於這作為醫療工具的飲泉法已經是很普遍的應用了；例如捷克的 Karlsbar 溫泉，德國的 Mergentheim 溫泉，法國的 Vichy 溫泉等，為世界有名的飲泉場，每個溫泉場每期飲者至少有五六千人，獲得治療效果的人們每年也不在少數，可以說飲泉療法在外國的醫學上已占有相當的位置了。現在我想把關於飲泉的醫學知識介紹一二，給大家參考參考，並希望能夠由此而引起國人對於溫泉研究的興趣！

二、飲泉對於人體的作用

溫泉在醫療方面的應用，可分為入浴法、飲用法、吸入法、含嗽法、洗滌法等，因其用法的不同，故所發生的作用有別；換句話說「某種疾病，選擇某種溫泉，應用某種方法，這必需受有經驗的醫生的指導，才能獲

得良好的效果。這是每個溫泉療養者所當注意的。關於溫泉的入浴法、吸入法、含嗽法、洗滌法等的作用，當另專題討論，現在單把溫泉飲用法對於人體的作用來說說。

飲溫泉，是由於泉水的溫度和化學成分，藉刺戟的和滲透的作用，而變化體內的鑛質量或組織的荷電；結果，各臟器的機能，新陳代謝，血液等都受了牠的影響，而發生種種的醫療作用。自然各種溫泉的個性不同，飲泉的作用也不一致，此篇祇能述其一般的作用而已。

（甲）泉水溫度的作用

飲泉的溫度，最先影響於胃；如果是高溫的泉水，能令胃血管擴張，促進吸收，但分泌和蠕動則減弱；假使是冷泉的話，牠的作用就和前者相反：胃血管縮小，吸收遲滯，分泌和蠕動亢進，幽門開放，泉水速流至腸內。

泉水溫度對於小腸的作用也和胃的相似。

（乙）飲泉的理化學作用

這是飲泉的主要作用，也最為複雜，還有許多問題，未能得到詳確的解答，現在祇能就其已知的方面來說：

（1）對於消化器的影響　胃腸不獨受泉水溫度的刺戟作用，而且也受牠的化學成分的影響。從實驗證明，泉水在腸內吸收很快，飲後數分鐘泉水的鹽分已發現於尿中。空腹飲泉，則胃內的食物殘滓和酸性胃液都被稀釋，流入小腸，所以有洗滌胃腔的作用。又飲泉後，胃酸分泌也增加，而間接促進膵臟、腸腺、胆汁等的分泌。如果在胃分泌過多時飲泉，則酸性內容物被稀釋，即由高張性變為等張性。泉水流入小腸後，稍能增強蠕動，排便鬆弛，次數或加多。

飲泉對於滲透壓的關係也要注意如果泉水屬高張性（Hypertonisch），則不獨不吸收，反由腸壁奪取水分；若是屬低張性（Hypotonisch）就和前者相反；所以，飲泉時應視其目的如何，而注意泉水的濃度。查鹽類的等張（Isotonisch）濃度是根據鹽類的種類而有差異，例如食鹽為0.85%——0.9%，硫酸鈉為1.04%，硫酸鎂為2.75%。

以上，不過是簡單的說明溫泉對於胃腸的物理學作用，然而主要的問題，還是在於泉水所含化學質的藥物學作用方面；但是溫泉不是單含一種成分，而是混合各種鹽類，牠在消化器所發生的作用，自然是複雜微妙，現在還不能夠充分明確的解釋，祇好根據學者研究所得摘述一二。

（a）碳酸泉的遊離碳酸的作用，能促進消化管粘膜的血行，同時也促進水分的吸收；又因為牠有刺戟的作用，自能旺盛胃腸的分泌，增加胃液的鹽酸量，所以人們很喜歡用碳酸泉作為食桌上的飲料水，

（b）食鹽泉，除固有的食鹽成分外，每含有遊離碳酸，因含量的關係，而作用也不一致，例如弱食鹽泉能亢進胃液分泌，而強食鹽泉則相反。又食鹽泉吸收較速，故不至起瀉的作用。

（c）鹼泉，醫生叫牠作慢性胃卡他兒的治療泉：但牠的作用也依所含酸性碳酸鹽的多少而不同，如含量過多，則因發生遊離碳酸而至

五〇一一八二

壓抑鹼泉固有的作用。（鹼泉的固有作用，即中和或限制胃液的總量和遊離酸量）又鹼泉能促進膵液分泌，如鹼度過強時，則反受壓抑，但通常不影響於膽汁的分泌。

（d）苦味泉或硫酸鈉泉，因所含的硫酸鎂或硫酸鈉，是一種吸收不良的鹽類，所以起瀉的作用，而且能促進膽囊的排泄；但是，如果含鈣游子時，則這些作用就被和緩和了。這類溫泉在治療上對於消化器的種種疾病，尤其是肝臟，膽囊病，最爲有效。

（2）對於新陳代謝的影響　泉水從胃腸吸收入組織內，不獨影響於體內的鹽類代謝現象，而且能提高血管緊張性，增強毛細管壓，添加全身的洗滌作用，使新陳代謝的崩壞物容易排除；又尿量亦增加，消除尿酸的沉積，開通尿小管的淤塞，尿中含有多樣的固形物，其中以尿素、尿酸較多量，但此非蛋白質崩壞的象徵。此外，如排除血液或組織中的剩餘膽汁質，增加膽汁的分泌，促進病產物的吸收，離解體內有毒物的鬱積等作用，亦可在飲泉後證明；由此，可知飲泉對於新陳代謝確具有調整的作用。

（3）對於血液的影響　凡含有鐵、砷、錳、鐳射氣等元素的溫泉，內服後即活動於造血臟器，結果，增加赤血球的數量和血色素的濃度，故對於血液有良好的影響。

（4）對於體內石灰質的影響　近年來，學者對於體內石灰質的研究，很有興趣，證明飲含鈣的泉水，即可增加血液的凝固性，限制血漿血球由血管逸出，所以對於炎性分泌物，漿性肋膜分泌液、浮腫、皮膚疹等，很能發揮離解的作用，而使病勢輕快。又鈣質被吸收後，能減退血液和尿的酸性，使變爲強鹼性，結果，對於尿酸素質者，是有改善尿質的效能。

總之，飲泉固然是由於泉水的溫度、滲透壓、化學成分等的理化學作用，對於人體各臟器發生種種的影響；但是同時也視夫飲泉的方法如何，而所得的結果也是很複雜微妙的，所以，在了解飲泉作用之後，對於飲泉方法更要注意。

三、飲泉應注意的事項

這是關於飲泉的種種技術問題，可分爲七個項目來說：

（1）飲泉的場所

飲泉者要親到泉源的地方，酌取新湧出的泉水，在短時間內飲完。如果泉水放置過久或貯藏待用或運到遠處，那就隨時間的經過，而至氣體揮散，成分變質，原有的效能也消失了。據德國溫泉學者的研究報告：「泉水湧出後經過四十八小時即全消失其靈效。」

（2）飲泉的時刻

普通以早晨空腹時飲泉爲最理想；但也有時因空腹的關係，而至誘起不快感，最好是在飲泉前先飲杯溫茶或咖啡，便可防止。飲泉後經過三十分鐘至一小時，才可用膳。如果飲泉多量或泉水富含鹽類時，飲泉和用膳的時間相隔更要稍爲延長。午後有飲泉的必要時，可任前空腹飲泉，但不要在就寢前飲泉，恐怕夜間利尿，妨礙睡眠。

上面說的是飲泉的一般通則，但是因爲泉質和病類的不同，而飲泉的時間當然不能一致，現在舉出幾個實例說說：

(a)鐵泉、砷泉、碘泉、溴素泉等，因這些鑛質強度刺戟胃粘膜，妨障消化機能，照理應在餐後即飲，才無妨害。

(b)碳酸泉、鹼泉、食鹽泉等，應在早晨空腹時和晚餐前三十分鐘至一小時，飲泉這些化學成分都有增進食慾的作用。

(c)胃酸減少症，不宜餐後飲泉，以免稀釋胃液，但是在餐前飲弱食鹽泉，就能促進胃酸分泌，增強胃蠕動，且能溶解胃的過剩粘液，這是最適用於胃卡他現症。

(d)胃酸過多症，最好在空腹時飲大量鹼泉，如果餐後飲泉，則能中和胃酸。

（3） 飲泉的分量

據藥學家 Wiechowski 氏說：「鑛泉亦是藥劑。」所以在原則上，飲泉的分量也和醫師處方的藥量是同樣的重要。就一般來說：是應從小量開始，即一日量爲百公撮至二百公撮，其後逐日增加適量；但是，如何程度才算適量？那就要視夫個人體質和溫泉成分來決定。據歐洲溫泉文獻載：飲泉的一日極量，爲七百至千五百公撮云。如果飲泉過量，往往惹起腹部膨脹，或食慾減退，甚至發生下痢、腹痛、頭痛、眩暈、精神興奮，不眠等症狀，但一時的中止飲泉或減量，便能自愈。查歐洲溫泉場，每備有刻度的磁杯或玻璃杯，以便飲泉時定量。

飲泉的分量，亦視夫泉質如何而定，現在列舉二三實例說說：

(a)鹼泉，飲少量能促進胃酸分泌，飲大量則和前者相反。

(b)碳酸鐵泉，含鐵的濃度不高，應飲較大量（一次最二百至二百五十公撮；）如果是硫酸鐵泉，因含鐵質較多，飲量自然要少一些（一次最二十至五十公撮。）

(c)碳酸泉，苦味泉，可以一時飲大量。

(d)鐳射氣泉，一日最二千至一萬五千馬赫單位 (Mache's cinpeit)。

（4） 飲泉的溫度

查口腔的適快溫度是攝氏五十度至六十度，如果過了六十度以上，那就熱得不能進口，應稍待熱度減低，才好慢慢飲入；又從實驗證明：因泉水溫度的高低，而所發生的作用也不同；例如飲高溫的泉水，是有擴張血管和促進吸收的作用，而且能抑制胃液分泌和蠕動，但是飲冷泉的作用恰是相反。現在摘錄二三個例說說：

(a)肝臟病、黃疸病，應飲高溫的苦味泉。

(b)胃酸過多症，飲泉時應該把泉水加溫；如果是冷泉，更要加熱，理由是要驅散泉水所含的碳酸氣，因爲碳酸氣是有促進胃酸分泌的作用。

(c)以瀉下爲目的時，在早晨空腹飲大量的冷泉，最有效。如果是溫泉，則要等牠冷了才飲。

(d)胃酸缺乏之症，應飲冷泉；如果是溫泉，就要給冷却後才飲。這是和胃酸過多症的飲泉法相反。

（5） 飲泉的次數

通常一日一次或朝夕各一次，但是有時也視夫泉質和目的而不一定；例如鐵泉、砷泉、碘泉等，要用少量，一日三次，餐後飲服。又如用作洗滌組織或尿結石劑時，下朝時，那就應一次飲大量的泉水。

據Zorkendorfe氏報告：「土類泉一次飲一二〇〇公撮時，尿變成鹼性；如果分二次飲六〇〇公撮，則尿反變成酸性。」

（6） 飲泉的實行

(a)先查明溫泉的分析表，依照所定的分量飲用，並要受醫師的指導。

(b)飲泉時，杓取泉水一杯，坐在椅上或散步室外，慢慢的飲下；通常飲泉一杯費時十至二十分鐘，切不可急促一口喝盡，以防發汗！

(c)泉水含鹽質太濃厚時，可用牛乳或開水稀釋。

(d)鐵泉、酸性泉等，易腐蝕齒質，可用特製的草桿（Straw）或彎形玻璃管吸飲。

（7） 飲泉的治療期

通常以三至四週爲一治療期；但亦視夫泉質和目的而定，例如碳酸泉，鹼碳酸泉等，要短縮治療期間；單純泉、食鹽泉、鹼泉、土類泉、鐵泉等，則可延長期間。又如貧血症飲鐵泉，是可連飲用十週，或先飲四週，停一二週，照此飲法再三反復，每獲奇效。

四、飲泉的適應症和禁忌症

「溫泉也是一種藥劑。」一某種病應飲用某種溫泉，某種場合不能飲溫泉，皆需要有充分的瞭解，才能夠獲得溫泉治療的效果。現在把適應症和禁忌症分別說明：

(1)飲泉的適應症、 普通所謂溫泉的適應症，不過是依所含主要成分而定；但是，溫泉的成分是非常複雜，其所發生的作用也非常微妙，所以不能夠很呆版地來確定，必要靠有經驗的醫師負責指導實施，才能獲得預期的效果。現在僅能簡單的列出一個表附後作爲參考。

(2)飲泉的禁忌症

(a)飲泉過量，是有害胃腸；又飲含多量碳酸的泉水時，因碳酸刺戟神經中樞，每發生興奮狀態，叫作「溫泉酩酊，」如果一時的中止或減量，便自消除。

(b)婦人月經期中，飲泉無礙；但是鐵泉，碳酸泉有時會惹起月經過多，所以月經過多時，應一時停飲。

(c)胃潰瘍、腸結核、心臟病、血管病（有鬱血症狀時）等，不可飲鐵泉！

(d)腎臟病、心臟病、或浮腫症狀等，不可多飲泉水，更不宜飲食鹽泉！

(e)消化不良症，忌飲硫黃泉，飲鐵泉也要注意！

飲泉適應症一覽表

「十」表示有效　「卄」表示特效

泉質＼病類	胃酸過多症	胃酸過少症	常習便秘	肝臟病	婦科病	呼吸器病	糖尿病	肥胖症	痛風	泌尿器病	皮膚病	血液病	神經病	
單純泉										十				
碳酸泉		十								十				
鹼泉	卄	十	十	卄			十	十	十	十	十			
苦味泉			卄	卄			十	十	十	十 石膏性苦味泉	十		十	
硫黃泉	十 鹼性硫黃泉					十	十							
鐵泉					十						十	卄		
土類泉	十 鹼性土類泉								十	十 碳酸土類泉	十			
食鹽泉	十 鹼性食鹽泉	卄	十	十		十	十	十						

五〇―一八六

瞻仰薛爾望先生全家殉節處

王偉

出昆明東郊約五公里有白龍潭，再行一公里許有藍龍潭，再三公里餘有黑龍潭。

未到黑龍潭，在白龍潭與藍龍潭之間。就覺得山巒水色，異乎常尋，漸行漸入佳境，等到了黑龍潭，幾疑此身已存另一世界了。黑龍潭潭水發源處圍石四方如井，淺僅及膝，水清如無水，有泡沫如連珠，不斷上升，及水面而沒，永遠不涸，也永遠不溢，支流入於其前半月形之潭，寬亦僅畝許，圍以石欄，水既深且清，碧綠如一潭油，潭邊植有古槐，枝葉覆蓋幾及潭之半。

潭邊建有閣，皆橫額曰：「明薛爾望先生全家殉節處」，臨潭水邊又懸額曰：「秋水為神」，旁有聯曰：「寒潭千載潔」，「玉骨一堆香」，薛爾望先生為明滇中忠義之士，他聽到明室淪亡，決心以身殉國，一妻一子一媳二女一婢也都情願跟着身殉，於是全家一起跳在這潭水裏自盡，臨死前在潭水邊的石壁上書「薛氏全家寧為殉節之鬼，不願作亡國之民」十七字。數日後，七具屍首才浮起來，面目如生，寺僧設法撈起合葬於潭側，這座墳還屹立完好，立有「薛爾望先生闔眷之墓」石碑。潭邊還立有墓表，文長不錄，後有銘。銘曰：「華山奕奕，昆水悠悠，乾坤正氣，特鍾名流，有明祚移，天遙環周，全家誓死，大節非偷，光照日月，氣凌斗牛，千頃寒潭，載沉載浮，一坏香土，膽著名留，魂排其馭，龍守其坵，上朝玉府，籍冠五洲，馨香尸祝，俎豆千秋」。山坡上並有薛爾望先生祠。

我們讀了薛先生全家殉節的事略，瞻仰薛先生闔眷之墓，又看了這冰清玉潔的一潭水，崇敬到不忍離去，徘徊久久，彷彿這潭水，這株古槐，以及一草一木，都有凜然不可侵犯的精神，潭水源流處不斷上冒水珠，尤象徵薛先生忠烈之氣亘古未滅，永遠向上，永遠不屈。薛先生盡忠，其子盡孝，其妻及媳隨夫死盡節，其婢隨主死盡義，「忠孝節義」四字，薛先生一門全之，現在國家正當危難之際，奸逆輩出的時候，這種精神，尤值得可敬可貴，汪精衛及其他叛國稱逆之輩，到此掬飲一滴潭水，當能翻然悔悟吧。

潭之左為「黑龍宮」，再上為「淡黑水祠」，由潭至祠，這條路幽邃極點，一人踽行時有點恐怖，在古木參天中看到一石坊，額曰「龍吟虎嘯」。到此有石級，苔深且滑，似少人行，其實遊客來者也不少，因上為古木蔭蔽，終歲未得陽光的緣故，雖然陰暗，但勝趣就在此。祠內有「唐梅」「宋柏」，「唐梅」假已僵，而「宋柏」前後有五六株，基幹渾厚蒼老，枝葉嫩綠如新植，很可代表我國老大壯健的民族性，也許受着薛爾望先生鍾靈之氣，得以常青不凋。

那天，去瞻仰薛爾望先生殉節處的時候，已日落西山，遊人星散，靜寂的古潭更形靜寂，祇偶而聽得一聲兩聲的潭魚跳躍，潭邊懸有條例：「禁止垂釣」「禁止游泳」，此處魚雖多，我想決沒有人會把釣絲垂下去破壞潭水的平靜，更沒有人會下水去驚擾薛先生全家的忠魂。

黑龍潭，非但為勝景，非但成全「忠孝節義」，水流所趨，更灌溉了昆明東郊數千頃的田地，這潭水萬古不涸，薛先生的精神也萬古不滅的！

旅行雜誌叢刊之二

皖南旅行記

皖南居長江中游，山水文物並茂，素為外人所眷念的地域。洪素野君，於抗戰前一年，担任南京中國日報旅行記者，周遊皖南各縣，采風問俗，寫成通訊三十餘篇，今詳加修正，集印是書，足供我人研究皖南社會文化之參考。全書連序跋計二百二十餘面，選用江西電紙精印，決於三月中旬出版，預約定價每册五十五元，首版僅三千册，請速預訂。

旅行雜誌合訂本

徵求預約

本社為應各學校各圖書館以及其他各學術機關珍藏參考之需要，特將桂版旅行雜誌，自十六卷七期起，每六期合訂一册，裝璜美觀，參閱便利，凡於三十三年三月底，向本社預約者，可享八折優待，學校圖書館暨其他學術機關，備用正式函件者，可享七折優待。

十六卷合訂本一册 實價七十元

十七卷合訂本上册 實價九十元

十七卷合訂本下册 實價一百元

外埠掛號郵費及包裝費五元

中國旅行社出版分科發行

地址 桂林東鎮路十九號 電報掛號 二四六四

鍾山北部行

黃法興

南京鍾山阜　秀麗著盛名
桂東鍾山縣　礦藏富錯英
風景亦瑰美　快遊怡我情
公餘且遨嘯　悠然步迴縈

一、地區輪廓

鍾山是廣西東部一個縣份，與賀縣富川常被連稱為「富賀鍾」，而被認做是一個地區單位，其實還是互相毗連的三個兄弟縣，鍾山居富川之南，賀縣之西。

提到富賀鍾很自然的，會使人意識到豐富的鑛產，所以鍾山第一個身被人認識的標誌，專是着多量的煤、錫、鎢等。五嶺南來，至富賀鍾及與湖南廣東交界處，崛起一個高峻雄偉的姑婆山，這就是五嶺之一的萌渚山，萌渚山也應該是鍾山另一個標誌。因此鍾山是什麼樣一個地方，也許會有人興趣地要追求知道的。

我在鍾山工作將及兩年，因工作的關係，常有到各鄉村的機會。這次在鍾山北部去所經的地方，包括昇平、兩安、紅花三鄉。以自然的界限說，這地區的東邊，富水自北南流，劃分東西，北有[illegible]隆起於鍾山富川賀城三縣交界間。由此南走，為花山山地，與平樂恭城分界。東走止於富水，名為「楓木坳山列」，與富川分界。由楓木坳山列南歧為一列高約百餘公尺的丘陵，名為大嶺坳「丘陵羣」；是昇平與兩安紅花兩鄉之自然界限。此丘陵羣南行約三十里，起東山嶺；東西橫亙二十里，與大茄南北相望，為附城鄉與紅花鄉的自然界限。故此行所經區域，係在富水之西，大茄之南，花山之東，東山嶺南北的一個三角地帶。中間包含着一個河谷平地，那就是以產米著稱的兩安紅花河谷平地。

二、昇平路上

九月三十日上午七時半策馬北行，秋風颯颯，迎面吹拂；薄雲蔽日，微覺冷意。東望萌渚，北望大茄，皆擁白雲如浮絮；祇露出下半截碩大的身軀，雄壯橫伏。前面東山嶺東西橫亙，嶺之森林，濯然高聳。山上的秋後野草，浮現着一片赭紅色。東山嶺之外，緊接着一列石灰岩丘陵帶，高約百數十公尺；雜生着一些灌木叢和些藤蔓類，倒還比較清秀，石灰岩丘陵之外，則為起伏如浪的土阜；土阜之下，則為富江河岸小平原。由東山嶺而石灰岩丘陵，而土阜，而河岸平原；顯然區分為四個不同的地形階梯。此種地形[illegible]性，於廣西其他地方，亦可重復常見。循過平八（平樂到八步）馬路，越一小片河岸平原。前望將近竣工的大橋，如長虹般的橫

跨富江，此橋完成後，汽車可以直渡。富江江水碧綠，其流急湍，土人以木椿築壩，範水推動水車，汲水灌溉。每一木樁壩，設置水車十架以上，連接成串；迴環轉動，爲風景生色不少。二里許，一溪自西來，下匯富江，其源來自東嶺南麓，流經西里等者。亦有自動水車，以爲灌溉。逾石橋，地較高，少水田；所植多甘藷、木藷、落花生等雜糧作物。田邊油桐環繞，青葱點綴；間有零散棉作，夾雜其間。凡在石灰岩丘陵谷地及土阜地帶，所見作物，大都類此。按廿七年度廣西省統計所列，鍾山每年產籽棉五千六百餘担，居全省首位。今沿途所見棉地既極零散，而種植方法亦欠佳，少施肥，無中耕除草，每坎棉苗達六七株之多，幹小如絲，少橫枝；產量低微，每畝僅約籽棉十餘斤耳。半里逢潮灘村新寨，由此路上土阜，松林散布頗廣，但少巨材。各項雜糧作物，零散林間，耕作極爲粗放。五里至獅子頭。東山嶺外之石灰岩丘陵，由西東向，直臨富江河邊，江水由昇平以下，作西南流，至此爲石丘所阻，迴旋作一大弧行，轉向東南。一石丘突迫河岸，岩石層理清晰；俯江而蹲，狀似獅頭，故名獅子頭。由其上遊向下遠眺，清流縈繞峭壁，直出東南。遙望筆架山位異形殊，尖峯挺秀，白塔一帶，尖峯秀立如林，遠山隱約雲間，是雲是山，難於細辨；似縹緲於八步之間。

過獅子頭，路邊種植桉樹，夾道陰森。直至昇平以上，均如此。大路在富江西岸，沿着弧形的狹小平地，經白狗屯、冷水屯、冷水廠，幾個小村，而達昇平，距縣城十五里。

昇平是旁臨富水的一個小市集，三日一鬧期。鄉公所和中心小學校，在市街的中心。昇平圩成立至今不過十餘年，故又稱「新圩」。以前的圩場，是設於距此北約五里的太平街。太平今已冷落不成圩。昇平圩祇有一條長街。街道雖不甚闊，尚頗齊整清潔。每逢鬧期，趕圩的人僅數百人，銷售一些日常食用物品，此外，亦時由兩安鄉運來杉木，雖有時被人誤認爲一種大宗產品，實在數量並不大，也沒有幾家專營木料的店舖，只在南門外堆積一些杉木待沽罷了。

三、由昇平到兩安

下午雲散天朗，二時由昇平西行約五里，兩石山直立路旁如門。入門係一廣約半里作南北向的谷地，西爲東山嶺所阻，東爲一石山列所限。此石山列長約數里，其間有數缺口，爲此谷地通昇平太平的必經通道。循谷地北行二里，至馬頭村。村位於東山嶺之東偏北山脚，爲五福村公所所在地。東山嶺上部斜坡，緩緩傾斜成扇狀地形；與大嶺坳丘陵帶及東邊的石山列相聯環成一直徑三里的盤地。馬頭村、大容脚、黃牛角等村，環佈於盤地之邊緣。護馬則居盤地中間，村邊有塔，直豎田疇間，小溪來自東山嶺北麓，由西向東，橫貫盤地中心，穿東面石山列缺口而出。扇狀地形，皆闢爲梯田。在其上部，鑿澗引溪水，灌溉至便。

五里至浪鼓村，亦五福村所屬。過此半里，渡橋越溪，谷地漸狹。溪分爲二，一來自東山嶺脚。我等則溯另一溪行；約五里許，上丘陵帶之東坡。此丘陵帶均爲花岡岩所構成，風化頗深，侵蝕剝落，礫石殘留，類多壘壘巨圓，散置坡間。不久達山嶺，稱大嶺坳，松林茂盛，爲思勤江與富江的分水脊。往兩安紅花的大路，即由此分歧。西望兩安紅花河谷平地，阡陌村

連，田疇廣闊，南北數十里，稻熟在田，一片黃金。由大嶺坳降下西坡，路很峻陡，二里乃達平地。計這丘陵帶東西廣約十里。旋經橋杉北桃兩村，轉北行，經蓮花三自茅樟等村，下午五時半，達兩安。距昇平三十五里，係一新建圩集；僅一街，比昇平猶小。

四、登大統

十月一日上午七時半發兩安。沿兩安溪東岸北行，由大統東兩歧出的大鷹嶺，將軍嶺，笠頭嶺等，雄峙路東，其山脚亦突出作扇狀地形。梯田級級上。東望花山山地，松杉茂盛，東西相夾，形成此肥沃的河谷平地。經立頭、龍平、星沙星寨等村，十五里達沙坪村。從此谷地漸狹；再三里，到小槽村。小槽適位大統山上，其西三里，有一極平緩之鞍部山坳，為恭城與鍾山之分水處。但縣界則不在此自然坳上，而在其東約一里，毫無自然標誌處；以田基為縣界。據說，當年劃界時，兩縣縣長各騎馬由東西來會。鍾山縣長馬行較緩，至此馬首相遇，就在相遇處劃為縣界。這說雖近滑稽，而縣界實非適宜。

大統山高逾六百公尺，而臨鍾山處，斷崖峻峭，不可攀登。西向恭城境，作緩緩傾斜；因此決定在小槽西五里許恭城地界上山，坡上松杉茂密，間有焚燬森林，栽植玉蜀黍、鴨脚粟、紅薯、木薯等。約三百公尺，到了森林盡處。以上都是些漫漫野草，和各色野花，爭相鬥豔。又一百公尺，休息片刻。前望花山雞籠峯已在脚下，富水如鏡，閃照東南。由此順山勢，向東北磴，登橫越數澗，澗谿裏大石壘壘，流泉汩汩，均為茂林所覆。仰望兩峯，猶聳峙天際。賈其餘勇，披長茅，躋石磴，抵達兩峯間的鞍部。其前為斷崖絕壁，乃沿斷崖邊緣上升。同行好事者，推巨石順崖滾落，山鳴谷應，久猶未止。不久，到了極巔。縱目環視，萬象清晰，歷歷在前，無可隱遁。鍾山平樂縣城附近石山，都稀微可認；東北望富川屬古城白沙平原，點點煙村，馬路蜿蜒；南望花山山地，好似萬朵芙蓉，叢錯齊開，一條一條的狹長的山谷，由山的四周，深深地剖切入山的中心；這些山谷，或成為交通孔道，或成為可作避世桃源似的山居所在。如恭屬大界凹，係到恭城勢江鄉而達恭城平樂的大道，就是沿着一條很長的狹谷，兩旁山深林密，為行旅視為險要的路徑。此外如小槽村的曹碓源，星寨村的沙溪源，平江村的白石脚，紅花屬蓮花村的三卡冲，北桃村的牛塘冲，湯公村的秧地冲，清塘冲等，都是很顯著的例子。每一條深谷裏，都有一個或數個小小山村，靠山而居。由大統山東歧的大鷹嶺將軍山，雄偉僅遜於大統，南行而成為大嶺坳丘陵帶，至東山嶺折作東西向。這些山，望去宛然近似一個工字形。大統山大鷹嶺，及其東延的楓木坳山列，及東山嶺為其上下的兩橫；大嶺坳丘陵帶，則為中間的一直。由於這工字形及花山山地間，環成了這肥沃的兩安紅花河谷平地。這平地略作弧形，在兩安部分，作南北向。紅花部分，轉向西南，田疇相連數十里，田禾已熟，一片黃色，在山頂望去好似一片浩瀚的黃海。平地中間或兩旁的村落，都青葱地掩映在樹林裏，宛如浮萍在黃潮波上。兩安溪就是下經紅花、牛廟、清塘的思勤河的上遊。蜿蜒於這黃流中間，如銀龍戲水，順流而下，成為一幅壯偉奇觀的圖畫。心裏不禁有所感興，吟出下面的詞句：

登大紘，臨極峯，舉手攀蒼穹。
萬山環俯伏，銀河蜿似龍。
平壤浩瀚，霧海渙瀰，萬戶千村在席中。
毒神明遺胄，賦此山川氣概雄。

大紘山本身形勢，因其岩層向西傾斜，所以西面斜坡極爲平緩，山頂略作盤形。盤裏草輭如棉，每年累積的腐草，成爲很厚而鬆輭的腐植層；步行其上，有水滲出。山的東面，則陡矗爲一列深逾千尺的斷崖，峻峭如壁；或經剝蝕爲隧洞，或殘留爲尖峯石筍，各種樹木，如樟、白綠、鐵樹、音等，樣樣倒生壁上，附寄苔鮮藤蔓，茂盛如處女林。斷崖下面，呈現一V字形的夾谷，曲折盤旋；曾被選爲某處根據地。這山的構成岩石，在下部爲粗鬆沙岩，迨及斷崖邊緣，則爲堅硬砂岩，似爲路經風化的石英岩；層理極清。將近山巔，發現少許花崗岩，石英脈等。而上層岩石，顯然爲石英岩。這些事實，不難使吾人想像這一座大山似係造山運動所造成，岩漿由下隆起，擠壓力於上面的岩層，使其傾斜，或爲斷層，並變質爲石英岩，一部岩漿，迸裂穿出成脈，故能在山頂見到少量花崗岩。此種情形，對於東山嶺、花山、及大紘以西的祥岩山等，似均可準用以爲解釋。大山與東山嶺間的丘陵帶，均爲花崗岩構成，兩安紅花平地之西，花山下部山丘，都一律爲花崗岩，其當日爲隆起體，似屬顯然。祥岩山的岩層傾斜方向，適和大紘相反，兩山中間，就成了一個向斜層，而成一向斜谷。這個向斜谷爲通恭城東北各鄉一條重要通路。一溪水順此向斜谷東南流來，另一溪由祥岩山西谷向北直流，如箭，在大紘山頂望去，好似一條白練，到了山腳，折向西流，與向斜谷的溪水匯合，向東南循祥岩山東南斷崖下，破峽流去，適和大界凹大路平行，看去很覺壯麗。

在山頂眺望瀏覽了許久，西面一帶層峯疊嶂，擁着一團團的白雲，緩緩向我們移動。瞬息間，我們周圍，漸漸瀰漫着稀疏的薄霧，使人感覺呼吸異樣。大家恐怕被雲迷路，便起身循着平緩的斜坡下山，大約將轉到半山的光景，前面羅列十二個圓丘，高度約二丈至四丈，直徑約二三丈至五六丈，圓滑凸出如饅頭，路在圓丘間曲折而下，會使人憶想到八陣圖的玩意兒。有人說，這叫做「十二猴子來拜會」。這山上的確產着許多猴子，在斜坡上面，發見許多似人爲的石堆，以二三塊或三四塊石片叠起如塔，漫山都可見到，這很明顯是猴子玩耍的。

下午五時到達山腳，在沙坪村公所住宿一晚。

五、兩安風俗

兩安瑤廟、沙坪、三自兩村，和其毗連的紅花蹈遠、桑村，都是傜族的苗裔，近十年來，都已漢化了。他們的服裝飲食及一切生活習慣，與漢人均沒有什麼分別。各村原來都有相當富厚的廟產，也早經撥充各該村學校基金，所以這幾個村的教育，和其毗鄰的漢人村比較，倒還要進步些，他們唯一的特點，是保留着其祖先的言語——傜話。這不獨是這幾個村通行，就是兩安各村都很通行說着傜話，因此各村共同的有着幾種習慣或風俗。

1. 吃油茶：這是兩安各村普遍有的習慣。據說花山各村和恭城的

五〇—一九二

偽村，也一樣流行着。油茶的製法是這樣的：將油茶葉（與普通茶葉不同）放在鍋頭裏，加些油鹽和薑焙乾，有時還加些生葱，焙到相當程度，便加水煮成油茶。油茶是兩安各村招待賓客重要的應酬品，一個客人入了門，主人便加意地煮油茶供奉，通常是連奉三碗，有時用些米花糖，粽粑，糖圈等以爲佐食。他們拿着這些當作早餐，也是平常的事。這種習慣，可以說是一種浪費，尤其目前油鹽價格昂貴，所費更大，似有改革的必要。但他們似乎懷有不可改革的樣子，理由是這裏的水性很寒，不食些油茶調和調和，是於健康有礙的。這種說法，是否正確，還覺茫然。

2. 招贅　女子招贅夫壻的風氣很盛行于兩安各村，据說一百個女子中有三十個左右是招贅的。招贅後，夫婦各保持各家原姓，生下的兒子，如果祇是一人，則爲婦家承祧，如生兩人，則夫婦各得一人，年紀老了，丈夫多攜其應得的兒子，回原家繼承財財和宗祧，實行夫婦分居，良辰佳節，仍不時來往過從。贅夫死了，則另招一夫，婦死了，贅夫也可以同樣另醮一婦，這樣的來復變動，常常會造成「父子公孫不同姓」的情形，形成姓氏極復雜的村落。据說有一家的歷代宗親牌位上，竟書寫着三十七個姓氏之多。

十月二日旭日初昇，燦爛的光輝照耀廣闊的田疇上，及兩旁的山岡上，我們和沙坪村告別，順道往觀本地所傳說爲神祕的風洞，原來是深谷裏上下兩道瀑布沖激而成的深潭。九時到兩安鄉公所。下午三時由兩安出發，五時到達紅花鄉公所所在的紅花圩。

六、各鄉經濟概況

紅花圩算是鍾山縣內一個大圩，它後靠小崗，密密的排列着幾條街道，街道很狹窄而不清潔，現經擬定計劃折建爲廣闊馬路，並定十月內動工，這對於環境衛生是很需要的。紅花街有居民二一五戶，七九二丁口，三日一圩期，每圩期趕圩約達三千人，是些農產物集散和日常用品交易的場所，也可說是兩安紅花三江三鄉的經濟中心。

昇平兩安紅花三鄉的經濟情形，和其他各鄉一樣，以農業爲絕對主要的因素，因土地的情況不同，各鄉間也有着顯著的差異，兩安和紅花係同一個河谷平地，情形相類，旱地少水田多，土壤肥沃，灌溉便利，每年種植一次，每畝產量常達四百斤左右，故紅花兩安在鍾山實爲一主要產米地區。昇平鄉與兩安紅花比較，地形不同，富水縱貫其間，富水之東，平地開闊，除沿河狹長地帶，賴水車灌溉，適于稻作外，其餘土阜地帶，多種雜糧，富水之西，亦有廣約三里的浪狀土阜地區，多種雜糧，東山嶺及大嶺坳丘陵帶附近，藉山水灌溉，產谷頗盛，如五福、譴馬、三民等村，都是水田地區。

据土地陳報結果，昇平等三鄉土地統計，昇平一九・七七二畝，紅花一九・三五一畝，兩安八・五三〇畝，若以戶口計算，平均每戶應佔田地，以昇平爲最多，每戶爲一三畝二分，紅花次之，爲八畝，兩安至少，爲七畝三分，各鄉每戶平均耕地分配的懸殊，乃係自然地理條件所決定，蓋旱地多則每戶耕地較多，昇平鄉水田九・八九八畝，旱地九・七九三畝，二者幾相等。紅花水田一五・三二七畝，旱地三・九七八畝，兩安水田八・三九〇畝，旱地則僅爲一二四畝耳。

紅花兩安土質肥沃，灌溉便利，耕作容易，且每年僅耕作一次，每戶耕地面積又這樣細小，這兩鄉的民衆，每年應有不少餘剩勞力，若無相當副業，則必優遊度日，養成懶惰風氣。所以副業問題，應爲這兩鄉主要問題。現各村副業情形，兩安較爲發達，如沙坪村多習造磨工業，每年外出隣縣代人製磨者，達百人以上，農忙時則回村，農忙後又復去。每年在外時間，約佔全年三分之二。由外帶回工資，爲維持家庭經濟主要之收入。家庭事務，多賴婦女操作，即村中政務，亦有賴婦女維持者。譬如夫爲甲長，以外出作工藝，其婦代理甲長職務，忠勇一如男人，此爲該村的特點。此外茅樟村有造紙，三自村有木工，其餘各村，除間有從事森林工作外，殊少顯著副業。曾與紅花鄉合作社負責人員商談，應由合作社提倡紡織工業，推及各村，以作副業，如有成效，實創造該地一新主要經濟支柱。

兩安紅花耕地分配，似頗集中，如龍燕村楊某擁田七百畝，星寨村蘇某擁地五百餘畝，立頭村盧某擁地四百餘畝，各村農民大半爲佃農。田租甚高，多爲主六佃四，間亦有主佃各半者，農民痛苦。借債利率，也高得驚人，本年青黃不接時，每借桂鈔一千元，暗定利息谷一百斤，若折價計算，實逾百分之一百以上，所以縣政府力謀迅速普遍推行合作事業，殊爲必要。

十二月三日離紅花，繞東山嶺西端，越一山坳，名爲石梯坳，一山列接石梯坳，西延迴旋南走作弧形，再東南起西山嶺，在西山嶺和弧形山列間，環抱而成土巷平地，循此平地大道，回抵縣城。

老師的助手
兒童的好友

賢明的家長請即訂購！

中國兒童時報

定價 每月六期九元
連郵 半年五十元

社址 福建永安大街六號

十九年六月創刊

教育部通令推薦

丁江之夜

楊立達

昨天我從昆明到了丁江——中印航線的一個據點。

夜色蒼茫中，從飛機上下來之後，對這異邦的夜色我便發生興趣。寒風料峭，蔚藍的天空中掛着那麼多的繁星；使這麼着，我用愛羅先珂喜愛北平之夜一樣的情懷來欣賞這異國之夜。

如同印度人一樣，丁江的夜是神秘而又溫柔的。我跟着領路的人走，從一望無際的茶園中走過。經過英國兵營時，一位年青的英國兵和我邊談邊走。當他知道我是新加坡的華僑時，他竟狂喜得把我抱了起來。這種熱情，在過去的英國人當中是無法見到的。「也許戰爭把英國人變成年青一點了罷」？我心裏這樣的在想。

晚風吹拂着我們，使我想起過去的神戶與西貢之夜。

那是離日前的神戶之夜——五年前——一九三七年的夏天，我在東京灣房州海浴場避暑。「七七」戰事爆發後，我從房州回東京；費了不少氣力纔購到一張由神戶回國的法國郵船船票。船票在橫濱購到之後，自己便和一道回國的朋友，於九月十六晚由東京到神戶乘船去，眼看久被凌辱的祖國挺起胸膛來回擊敵人了。我們都急于離開敵國為快。

船期原定九月十八日晚間十二時由神戶開往上海。

那時候上海方面戰事正十分劇烈。開船前兩小時，郵船當局忽接到法國政府的命令，說滬戰正酣，該郵船應由神戶逕駛香港。

開船前一小時，郵船當局忽然公布：奉法國政府命令，該船不准乘坐任何搭客，應即開往上海疏散法國婦孺。我們購買該船船票回國的留東同學約五百餘人，派代表向郵船當局一再交涉，均無效果。至是我們遂把船上的行李搬回碼頭，看着「不許乘坐任何搭客」的法國郵船載着一些歐洲人緩緩地離開神戶碼頭。

「這一定是小鬼在搗鬼」！我們都這樣的想。五百多人中必有小鬼便衣偵探混在裏面，因此我們都敢怒而不敢言。

距碼頭不遠，有一座新紮起的「祝出征」的牌樓，右邊寫着「祈戰死」，左邊寫着「武運久長」。天空中時有探照燈織成網，做着作戰準備。

那晚我們在神戶碼頭露宿，婦女小孩都戰戰兢兢在星光下流淚，情形相當狼狽。這狼狽的情形是我們永遠無法忘記的。

我又想到三年前的一個西貢之夜——

那時候我從新加坡乘船到西貢，道經越南回國，我所乘坐的是英國船，船於下午四時在西貢碼頭靠岸，到第二天上午九時中國人還是不准上岸，經駐西貢的中國領事出面交涉，他們還是不理不睬。法國人不准我們上岸，安南人從中敲詐我們，岸上跳舞廳的燈光在嘲笑我們，

我深深地感到自己有猶太人一樣的悲哀。

我得感謝祖國的神聖抗戰，使我這次出國不再受人歧視！由此使我感到異國之夜的可愛。我對這異國之夜一點也不覺得生疏，倒使我感到自己似乎已回到了久別的馬來亞；因爲這兒的景物都是自己在馬來亞的時候所常看見的。

步行了一點鐘，我們到達了歇宿的地方。

煤油燈照着我們，我們在帳幕下吃晚飯。

飯後×參謀介紹一位大時代的孩子讓我認識。這孩子的原籍是雲南騰衝，生長在仰光，今年十二歲。這次仰光淪陷，他跟三十多入越過野人山，步行了四個多月，好容易纔到達這兒。他說他在路上學會了擺夷人和山頭人的話，學會了如何餐樹根木葉充飢。父親不知下落，母親已在路上病死了。說到母親，他便難過得快要哭了。現在他在這裏當勤務兵，他說反攻緬甸的時候他一定要帶路。這是一篇史詩的資料，我被他感動得幾乎要掉下淚來。

我正要上床睡覺的時候，主任已從外面回來。他是留東同學，趕忙把我領到他的寓所歇宿。飛機在我們頭上嗡嗡地飛。坐了十多分鐘的汽車後，我到了主任的寓所。這是一所有馬來作風的小洋房。有電燈有自來水，有抽水馬桶，也有電話。

我一面在抽「三個五」的香煙，一面在喝此地出產的紅茶，默默地在欣賞這夜景。

丁江之夜是神祕而又溫柔的，我將永遠不能忘懷這個有詩趣的異國之夜。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九日，於印度。

北泉招待所

中國旅行社

電報掛號 北碚：二〇七六

北泉公園左瀕峽江右負崇山風景幽勝久已膾炙遐邇本社爲服務遊客起見特就園內數帆樓農莊柏林舍等處闢設本所已於本年四月開幕設施方針有四

一、房間雅靜

二、設備完善

三、餐膳佳美

四、招待週到

五〇一一九六

憶灤州

趙捷民

一

灤州這個地方，在近三百年歷史上出過兩次較大的名。一次是明末吳三桂由山海關起兵勤王，兵到灤州不進，一次是清末施王二烈士，在灤州舉義，另外民國初年的內戰常以灤州為必爭之地，而奉軍的郭松齡也曾在城東門外，槍斃張作霖的親戚姜登選。

我生長在距那裏不遠的海濱。兒時就跟着父母和姐妹及弟弟到那裏去住。這時那裏早已改為灤縣了，但是農村的人們是守舊的，還稱做灤州。恐怕一直到了現在，縣城附近的幾處農村的人，還喊灤縣叫「城裏」。

我的父親在那裏辦學。所以我們一家都被接到縣城去住，我在那裏讀過小學，初中是在那裏畢業的。高中畢業後，也曾在那裏教育界服務，再去升學。二十七年春，囘去過一次，計前後在那裏住過七八年。

在河北省的東部，就是敵人稱作冀東的所在，算是河北省最富的地方。灤州就在那裏。不過開灤礦務局礦區，是在縣屬林西趙各莊及唐山三處；縣城附近及縣屬開平，都不過是掛名有礦而已。但是灤州這個小小的縣城，也的確有值得留戀及記載一下的。

從北平坐北寧車，七八小時就可以到灤縣車站。由唐山到灤縣也只不過一小時的火車路程。車站在縣城之北五里，原名偏涼汀，土名「偏里清」，附近小山頗多可觀的勝景古蹟也不少：北面的橫山，南面的巖山及欒王閣，東面有灤河，河東有龍山及杏花村，龍山之北更有窟窿山……

橫山在偏涼汀之北里許。因山係橫立，故名橫山。上山的路，有石階；到山腰中，有一所大寺觀。寺觀中神像很多，並有古碑。寺中住有道士，另有客廳一所，懸字畫甚多；游客都可在此地休息喝茶。每到春天的時候，牆外綠柳飛絮，桃花盛開，景緻很美。寺觀門前有一口大井，深通灤河，旁立欄杆，以防遊人失足。相傳是古時某夜魯班神一拳打成的。山上的大井在從前科學不進步的時代，的確不易建鑿，難怪後來有此傳說。

從寺觀東西兩面，皆可冒險向上爬。往上原本無路，只有荊棘當道。但若身體康健，勇敢上進，便可以到達山頂。東西山頂，高度不相上下，在西面山頂上，可以望望西北方的遠山，及綠的田畝。在東面山頂上，可眺的景緻更多了：如小梭子一般的灤河裏來往的行船，偉大的棕色的灤河鐵橋，當北寧路的火車經過的時候，直像一條蠕動的長蛇，行人小得和螞蟻一樣。

由東面往下行也不易走。下得山腰，可見一個小石洞，洞口上刻有「呂祖洞」三字。按呂祖即民間傳說八仙中的呂洞賓。快到山脚的時候，見一所古式的樓亭，是乾隆的行宮，俗名「鈎魚台」。相傳清乾隆曾到這裏休息釣魚。樓亭彷彿是三層。在上面望望灤河的商船漁船，一陣

陣的清風吹來，眞有醉仙的風味，乃是下棋喝酒的好處所。那裏並立有幾塊石碑，因為年稚未能注意碑文，彷彿記得有「乾隆行宮」四字。

藥王閣在城北三里的小孤山，在上偏涼汀南二里，城裏到偏涼汀有馬路，西面自下至上也有人工修的石級。記得在半山腰，有一棵松樹。每到端陽中秋節……的時候，總有人在那棵樹下吃飯猜拳。山上的廟宇共三層；第一層是三皇殿，天皇、地皇、人皇居正座；另外有許多神像。二層是許多小門，進去以後，穿上石階，經過黑洞，就到最高峯的寺觀，是玉皇大殿，修築得很莊嚴宏大。可惜在第二次直奉內戰時，把偏殿打一大孔，十餘年來無人修理。上面住的道士，也比橫山上的窮。又此山名叫藥王閣，因何得名，並不知道。從前每年在山下唱舊劇敬神一次，後來也就免去了。

巖山在城南六里，出東門沿灤河邊，或出南門沿南行小路，都可以走到；是附近各山中最高的一山。上山比較困難，沒有石階，只有八行小路。此山是童山，似乎一棵樹也沒有。西面山峯上有一個廟，已經頹坍了一大半。東面山峯最高處有一磚塔，但不能進人。據說從距城三十里的地方，就可望見巖山之塔，像一隻立着的筷子，這個山峯頭像一隻虎頭；塔像虎耳，全山像一隻卧虎，所以縣城人諺云：「巖山似虎頭，一條青水往南流，發財無三輩，清官不到頭」。清水指的是灤河。發財作官都是指的城內而言，不指全縣。因城內富戶李家吳家後皆家道中落。據說清官在清朝有廣東梁某，民國十五年左右有下江許某，皆未得極圓滿之結果。梁某我不知道，許某在我見時就限見到，曾被奉軍打兩個嘴巴。百姓以為此段歌謠為天經地義，但忘記了大家庭的環境，清末專制政體及民初軍閥割據之腐敗。

立在巖山上，可望見遼遠的魚鱗似的房屋，灰碗似的縣城。山頂旁有許多山洞。相傳有十八洞，洞洞有妖精。清朝有不少人在洞中見到美女，結果被妖精扯辮子拉下摔死。民國以後也有不少的青年人，跌死在洞下。當時我們三人去遊山，我約一位同伴，共同穿洞；由那位膽小的同伴在山頂望着。結果我們穿了七八個洞，沒有碰見一位美女，也沒有跌死。我那年十五歲，同伴十六歲。實在說，那些曲折的山洞，實夠危險。一不小心，不是升天，便是下地獄了。

灤河發源熱河，經河北省東部遷安、盧龍，灤縣由樂亭境入渤海。記得兒時，灤縣城東門外，有一村莊，名東關，灤河在東關以東半里許，距東門約二里。因連年夏季氾濫，村莊多被冲倒。初中上學時，東關只剩三四人家。二十二年修成河壩，東關只剩一廟，河改道，距東門不過十幾步了。晨起到河壩上散步，吸新鮮空氣，望東方將昇的紅日，也是一件快事。

河中大部是白布帆船；並無汽船，有時也有小漁船及擺渡。商船來往津東各縣及熱河間，駛船的多男人，與南方駛船的多女人不同。他們的皮膚，一律變成南非土人的顏色。河水最濁，和黃河的水差不多；稱作「小黃河」也不為過。產魚最多，多是紅鱗鯉魚，因此也有一段傳說：「從前河內住着一個硃砂人，混身是紅的。他養着五個硃砂豬，住宅在橫山下，灤河內。這人每天早晨上岸，到東關的一個豬肉攤上買肉。他不會說漢話，買肉時只用手一指，指那一塊，賣肉的就給他割那一塊。他付了

錢便走。這樣過了很久。忽然一天來了一個南蠻子（北方鄉下人對江浙人之通稱，以他們聰明且有歧視之意）。他告訴那個賣肉的人，說碌砂人再上岸來賣肉，乘其不備，可將他一刀劈死；兩人共分碌砂，就可以發財了。商議妥當。但當碌砂人來時，賣肉人不忍動手，只當碌砂人用手指肉時，狠一下心，砍下他的一個手指。碌砂人大叫一聲逃入灤河。南蠻子責這人無用，又告訴這賣肉的人說，自已要入河捉碌砂人，不過有一根竹竿，託賣肉的人代為保存，並站在河岸等候，以便在河內伸手要三次，就給他捉敵人。南蠻子下水後，不久從水內伸出一隻普通手，不久又收回去。接着伸出一隻，如蒲扇樣大的手，不久又收回去。三次伸出一隻如飯鍋大的手，賣肉人嚇得大叫一聲，扔掉竹竿於岸上而逃，接着水中一陣大響，南蠻子就不見回來了。過了三年，有個青年南蠻子來了，知道他的父親被碌砂人殺死，想給他的父親報仇。又請那個賣肉的人幫忙，和他的父親在世捉敵辦法一樣，此次在下水前，並特別告訴說，不要再像以前害怕了。賣肉的人也答應，可是當第三次飯鍋似的大手又現出水面時，他又嚇了；一跳，把竹竿向大年上一扔，就逃走了。南蠻子即持竹竿在水裏與碌砂人交鋒。結果碌砂人大敗，逃往橫山裏，南蠻子就追到他的住宅，見自己的父親死在椅子上，他便背起他父親的屍首，捉住了碌砂豬，回到南方葬父而發財了。」據說現在碌砂人仍在橫山腳下，灤河裏住，所以河水渾紅；魚鱗也是紅的。這一段傳說，倒是一篇有趣的童話。內容表現愛財的人常是危險的；膽小的人，多是無出息的。

灤河的水流很急。六七月時，也可以游泳，但是除了船家外，很少人敢在灤河游泳。十六歲的那年，夏天曾約同伴到那裏游泳，他們都在岸邊看着。我曾幾次在急流中橫渡灤河。

龍山在河東，是附近相當高大的山。大概名字之由來，因牠像一條龍吧？河東屬昌黎縣，但此地距灤縣咫尺，所以也應該說說。此山雖雄偉，但沒有什麼勝蹟，且山中常有土匪居住，所以我沒有去遊。但此山同灤河都是軍事必爭之地，據說國民軍同奉軍戰爭的時候，橫山上的國民軍老砲手，曾一砲打中龍山的奉軍砲口，傳為美事，實在龍山居高臨下和橫山灤河，均屬險要地帶，頗可阻止敵人渡河。傳說中那次戰爭，國民軍在河西彈盡援絕，乃將灤縣城內爆竹買空裝入煤油桶內，晚上燃放，這樣尚和奉軍支持了一週才退。

杏花村也在河東龍山之南一小山下，春天到來，杏花盛開，滿山滿村，都是白色的杏花，在河西岸望去，似花山花村，走到近處更覺是世外桃源。去的路線，由灤縣東門外坐擺渡過河後，再走三里就到了，路上還可以拾些美麗的灤河沖積石子；在村外杏林中可以野餐喝酒，不過該村原名不叫「杏花村」，叫什麼名字我已忘記了。但是說起杏花村來，附近的大人小孩無一不曉，可是你不能向該村的人說或問杏花村，否則他們將和你吵架。據說因杏花村出美女，他們不喜歡。但是除了幾個服務農事的貧苦的村姑，我也沒有看見那裏有什麼了不得的美女。

窟窿山在灤縣東北，距縣城約六里，也得過灤河才能到那裏。附近更是盜匪出沒之所，常在路上或灤河裏刼殺行旅。記得我們那次去，還找了六個武裝軍人保護，山不太高，上有佛寺，到最上層，必須穿山洞約

十五分鐘，也是奇蹟。記得上下的佛寺，都是香火甚盛，並且「有求必應」「心誠則靈」等小匾額掛滿殿中，許多信士弟子冒了土匪威脅的艱險，而去朝山拜佛，也真夠心誠。

縣城附近的著名勝景已介紹了不少，其他可觀的名勝，如城南小山，是本縣最早第一初等小學堂所在地。距城南八里的八里橋亦是值得參觀的地方。

順便說到縣城南門外的苗圃。裏面有假山，假河，石橋，小亭……與公園無異，只不過範圍略小些。當春天百花盛開，蜂蝶鬥豔的時候，更令人留戀忘返。

城內有縣立中學，縣立鄉村師範，縣立兩等小學，縣立兩等女子小學；北門外有省立灤縣師範，西門外有私立匯文中學。縣中在海陽書院舊址，兩等小學在孔廟內。

縣城內有一種特產食品，俗名「叉子火燒」，做法是用白麵加油鹽做成四方形燒烤而成。香鹹適口，滋味最好。最良者要推閣上郝家攤子。郝家攤子也分兩處，牌樓下的不如路西向東的，最好的叉子火燒，是油多作法好，言無二價，也無論你買多少，一個也不白添送。郝家因賣此等食品發了財，許多的男女孩子，都受過中等以上教育了；但是他們的父親，仍在烤火燒。繼此種職業的，似乎只有他家的一個啞吧男孩子。他是一天作到晚的生活在油鹽麵火堆裏，不管哥哥弟弟們的西裝革履，他就這樣地消磨了他的幼年。

叉子火燒再用刀割一個口，塞入熟猪肉或猪腸，俗名「肉加」，更是好吃極了。今日想起還覺越想越香越甜。記得在初中時，星期日晚上回校，訓育主任常要搜查不許學生私買食物。我當時算是全校最好的學生，只不搜查我。記得有一位姓么的同學（後來清華畢業，現服務中央研究院），曾被搜查，摩着他的口袋問道：「這是什麼？」么君無可奈何，低頭答道「嘻嘻！肉加嘻火燒」。我呢有時也買進來裝成一包文具，用手大模大樣的提入，竟朦蔽了他。由此可見這種食品能如何吸引孩子們。

那裏有一種孩子玩藝，就是踢鐵球，方法是用兩個鐵球，兩個孩子輪流踢，踢中的由對方給張洋烟畫片。我兒時很愛踢這個玩藝。那時好的鐵球同伴小學同學薛君，已將近二十年未見面了。聽說他後來在協和醫學院讀書，他的父親近來被敵人殺害了。

灤縣屬於偽「冀東」，淪陷最早。遠在民國二十二年為戰區時代，二十四年偽「冀東政府」成立，更進一步；二十六年七七事變後，完全成了一個烏煙瘴氣的角落。雖然青山綠水依舊，而縣政府門前的「巖山毓秀，灤水鍾靈」的句子也許還懸着。

在城內騎馬跑觀一下，也可以看出假的繁榮。因為二十六年已有了電燈，照耀得街上亮了。但是你能忍心看麼？同胞人的呻吟，異國人的情調，電燈的光也似乎在慘笑着。

我們失去了第二故鄉流浪了多少年，思想起來，宛如夢境。但是中國是偉大的，被人們遺忘了的一個小縣，還有這麼多的美景勝蹟，其他的地方也就不言可喻了。我為了思鄉，也願意告訴讀者一個被人遺忘而可遊的地方，所以當這月明之夜，把所想到的寫了下來。

五〇—二〇〇

滇西南之行

大威

(一)前言

作者於本年春間，因公曾往滇省西南一行；此次旅行路線係由昆明起程，循往佛海馱馬大道，經玉溪峨山元江墨江普洱思茅等地，到達車里。回程除仍經思普墨原道至元江後，則又經石屏取道箇碧石及滇越兩鐵路返昆。

以前在內地各處東奔西走，大都在通航或鐵路公路線上不遠的地方，所以倒沒有甚麼特別不同的「見」和「聞」；不過這次是嘗試着中世紀的交通工具，到的是人人認爲危險的邊區，耳濡目染，都有異樣的感覺，特將旅途情形擇要報道。滇省西界英屬印度緬甸，南與法屬安南相接壤，爲我國西南國防屏障，自抗戰以來，亦係我國主要國際交通路線，其地位益顯其重要。惜境內盡屬高原，峯巒雜錯，谿谷狹隘，地勢及人種均甚複雜，加以交通不便，少有人前往作此半探險式之旅行，故與外邊甚爲隔閡。今者烽火已突破滇西門戶，然則此後對於大後方建設，及邊區文化工作實刻不容緩，諸待努力，以爲反攻之準備。如果這篇紀載能使後往同志對邊疆工作發生更大興趣，則作者此次可謂不虛此行了！

(二)馱馬道上

此次行程，由昆明至車里約共七百八十公里，先後費時五月，除在途工作兩月，其餘盡是用在路上。這條路上既無航運又無公路，惟一的交通工具就是馱馬，行李綑在馬馱上，另外騎着馬代步，每天是這麼紆迴於叢山之間，一步一步的爬過哀牢和無量橫斷山脈，渡過元江把邊江，和瀾滄江，七百多公里的路程，竟多至四十餘天始達目的地。若是通公路的話，也不過三天可到；若是乘飛機只需兩小時。按飛機，汽車，馱馬，三種交通工具，照時間的比例是一・三六・三七二；若照用費的比例是一・一、五・六。由這項數字看來，可見飛機比馱馬要快三七二倍，費用返省六倍，同一行程，用不同的工具，時間與經濟竟有如是的懸殊，我們不能不嘆服物質文明的進步，是如何的偉大了！

由昆明至玉溪一段九十八公里，現可通汽車，從此達車里，則規定廿一個馬站，但實際上旅行的人們，不能連續勞動，需要休息，而且到一個縣城，要補充糧食馬料，也不免有耽擱，所以時間上總在一個月以上。所謂一個馬站，就是一天的路程，由十餘公里至三十公里不等；路程的長短是以某地有無給養及行路的方便而定。譬如從坡腳旅行的那天

其有九十華里，中間雖經大開門但是給養不夠人馬的需要，所以仍然要趕到楊武壩去住宿；又從昆陽河到墨江的一天只有廿里，這是預備你稍有耽擱而次日仍然要就道的。

馱馬道上的行列中，要算是「馬哥頭」（趕馬人的稱呼）最辛苦。厩馬就是他們的財產，對馬的保護也特別週到；天明以前他們要細服馱，上路後要趕馬趕路，天黑到了馬店，他們更忙了，喂水喂料，一直到通宵。

這條交通線上是這麼閉塞不便，所以正是土匪活躍的機會。馱馬商人總是結隊同行，以增強實力，押運的人無不是人手一槍，以準備隨時抵抗；最可注意的，他們往往在馬背上插有一面「令」旗，右面寫着某某有勢力的機關名，中間寫着某某有聲望有實力人的姓，這就像平劇中的發兵拿着的令旗了。看到這個情景，彷彿把我們又倒退了幾個世紀。這面旗就好像是個幌子，叫土匪見了早點避開而且有互不侵犯的意思。

(三)沿線城市一瞥

玉溪為往滇西南所經大縣，現有汽車一日可達，交通較為方便，進出貨物多在此集散。百貨商店頗多，市面亦有相當繁榮，小吃館有十餘家，旅社亦有較大者兩家。民間手工業頗盛，城中之魯賢街盡係布市，逢趕街日農村婦女，手持白布數匹到店求售，途為之塞；其他針織業亦不下數十家。此地還有一特點。即民間所造槍械，能到市上求售，如玩具然，官方亦不加干涉。其所造步槍，左輪，及白郎林手槍，做工細緻，形式上與舶來品無二，子彈亦可仿造，每百發約二百元，手槍價自一千五至二千五百元不等；為應旅行人的需要，故其生意亦頗不壞。惟此線匪風頗熾，故槍殺案時有所聞，則受此種公開造槍售槍風氣之影響，當亦不小也。

自青龍廠以下，全是下坡，直到元水渡，過元水才是元江的大壩子，橫跨水面，上有一座鐵索懸橋，聯絡東西兩岸，長約一百五十公尺，離水面三十公尺。據云此為明代建造，用鐵多至三百餘噸，即以現時眼光觀之，其工程仍不失為艱險浩大了。滇省河流都縱貫峯巒間，每至雨季，水勢凶猛，若非建此懸橋，兩岸交通實無法飛渡。元江地勢甚低，四周高山圍繞，氣候炎熱，雖隆冬如暮春，三四月間即悶熱不堪，晚間吹來亦係熱風，不能安眠。除城中有漢人經商外，壩子耕種的都是夷人，因漢人不耐此酷熱。此處氣候已趨亞熱帶，從植物上可以證明，如產菠多羅，抹猛果，檳榔，荔枝等熱帶水菓，元江為著名瘴區，路人面帶黃色，即惡性瘧疾表現，現在抗瘧所據云成效頗著。

墨江城建築在半山坡上，昆佛線上除玉溪以外要算墨江較好，商店很多，日用物品俱有出售，氣候也溫和，惡性瘧疾不如其他各地流行之甚。城內有公園一所，小巧玲瓏，春間櫻花盛開，滿園紅色，增加景色不少。園中有許多樹枝，用人工接枝法使兩樹成一。

離墨江四個馬站，就是磨黑，此鎮以產鹽巴著名，每日約可產三萬斤，足供附近十餘縣民食之用；鹽用硔礦溶解，在水中熬煮使成結晶塊。礦苗豐富，惜未用科學方法開採，否則產量當遠過於此。食鹽之運輸全

五〇—一〇二

特獸馬，每年雨季後及次年雨季以前，道上所見十之九是鹽的輸送。此路沿綫出產除鹽以外，就是茶葉。所以大致可說輸入的是日用百貨，輸出的是鹽、茶；因此磨黑無形中成爲輸出輸入的集匯地，人馬的往來，眞有如過江之鯽，小小的一個市鎮，日見繁榮起來，百貨大有供不應求之勢，物價之昂，尤高昆明二倍以上，說磨黑是全中國物價最高的地方也不爲過吧！

普洱是個較大的縣城，從昆明運來的貨物，大半到此即告一段落；因爲再南下，中途有幾處地方，買不到糧食，商人們認爲不便。城中有大街一條，長約一公里，係用石板鋪砌，尙稱淸潔，百貨頗爲齊備，除縣政府外，思普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也設在此處。此外公共機關尙有抗瘧所，郵政電報局，普洱中學及民衆教育館。離西門外兩公里有一處很好的溫泉，每日前往沐浴的人很多，惜無浴室設備，是美中不足耳。

人人知道普洱以產茶著名，但我們到了此地不但買不到好茶葉，就是粗枝大葉也不易見到。這使人非常奇怪。但終於找到它的理由：原來普洱本地並不產茶，不過這是個集散地，每年新茶成熟了，便有茶莊收買，大批外運，門市生意很少，所以市面上也就買不着茶葉了。

思茅位於瀾滄江支流羅梭河上游，清光緒二十三年開爲商埠，以前貨由緬甸入口在此集散，暢銷滇西南各縣，街道甚多，並設思茅海關，從前之繁榮，可以想見。近年以此地多瘴癘，且滇越及箇碧石兩鐵路暢通以後，洋貨多經石屏入口，故思茅商業漸趨冷落，加以三十年曾遭大地震一次，房屋毀坍不少，完整的不到五分之一，故人口外遷，而惡性瘧疾又甚流行，死亡也多，路人都面帶愁容菜色。一個繁榮的城市經不住幾次天災人禍，便成了這樣的慘象了。

過了瀾滄江的打角渡，就是車里縣。從江邊到街上，有一條很寬的馬路，兩旁有西式建築的醫院，教堂，和一棟一棟的擺夷住宅；更點綴着許多熱帶植物如棕樹，木菠蘿等，看起來好像是都市近郊的風味，有令人說不出的快感，腦子裏也就老促摸定有個不壞的車里城。不一會見到衙門式的屋子，有衛兵守着，和兩旁有四五十家茅屋的街，心裏不由的懷疑起來：「該還沒有到城裏吧！」但是終於使人失望了！原來這正是縣政府所在地。車里因爲建縣很晚，壓根就沒有城牆。居民種族甚爲複雜，不下五六種之多，漢人都是外面移來的，現在還不到十分之一；縣政府前這條街大半都是住着做事的公務員和經商的漢人，他們多數娶了擺夷婦人做妻子。這裏沒有市面，祇有個趕街的場子，每早有夷女來趕街，很是熱鬧，不過春間正值打洛前方與敵人有戰爭，原住車里街上的人，大半遷移一空，而留緬的華僑又搬來不少。離車里只有八里路，有個九江街，是「宣慰」衙門的所在，這就是夷民至高無尙的「王」府，勢力很大，管着附近十幾縣的土司。

(四)夷區風光

沿線的夷人分佈甚廣，種類亦多，普遍有倮儸，必約，崗羅，阿卡，卡瓦，旱擺夷，水擺夷等，他們各有不同的言語，風俗，惟有文字的似僅屬擺夷人。車佛南三縣居民皆以擺夷爲最多。作者此次居車里附近較久，本文

所談的也祇限於水擺夷一種。他們都是聚居在亞熱帶的平壩子裏，靠着有溪水的地方四五十家成一寨（村子）當全球正是到處烽火連天的時候，他們仍是過着千百年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安靜生活。因爲地近熱帶，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加以每平方公里僅有十多個居民，形成了地廣人稀和平富庶的環境，他們又沒有其他奢求，生活也就簡單起來，無論「衣」「食」「住」所需一切都是一人自製自享，沒有分工合作，因此也沒有市場，但也趕街，不過目的是對漢人和外來人的交易。他們拒絕使用紙幣，因爲他們不識漢文，也不相信「爲甚麼同樣一張紙，有的值五元，有的值十元？」如果有甚麼買賣，只收銀質硬幣。這種情形不只限於擺夷人，就是其他夷人區域，多半也是如此。

擺夷的青年男女，天賦他們許多談愛的機會，如上山砍柴，入河拿魚，或捕蛙捉蟬，這些活動是他們任意說笑，盡情歡樂的機會。他們自由的去追求異性，去選擇配偶，親長絕不干涉，愛情成熟便舉行簡單的結婚儀式，就成正式夫婦，然因爲他們很自由，性的生活也不免放浪，未嫁的少女，無不把他們處女之花，早就送給她心愛的人了。

擺夷男女都篤信佛教，在每個寨子裏，都有一所緬寺，他們的住屋都是用茅草竹子簡單構成的，獨有這所緬寺是雕樑畫棟，富麗堂皇。他們進入寺內膜拜的時候，必須在門外脫鞋，佛地的莊嚴可以想見。擺夷有自己的文字，但並沒有學校，男子到了七八歲，就送到寺內去做小和尚，由佛爺教他們認字唸經，這個時期就是他們受教育的機會。學成可以還俗。雖然如此，但百分之九十仍係文盲，惟一的知識階級就是僧侶，因此僧侶受人們的尊敬，在社會中佔着很高的地位。他們也是婦女們最歡迎的人物，她們認爲和僧侶交接是無上光榮。

擺夷人的服飾，現在許多地方還留着古風，男女頭上都梳着髮髻。女子的上衣是一件貼身緊緊的馬甲，下身不穿褲，祇有一條裙子。男子全身都刻着花紋，帶着一把刀，砍柴做家俱，切菜自衛，都仗這把刀。男子們出遠門要算是最簡單不過的事，天黑了他們慣於打野（露宿。）煮飯燒湯全是利用臨時砍下來的竹筒，吃飯用手代替筷子。他們吃的飯全是糯米煮的，原因大概是糯米有黏性，可以揑成圓糰，便於攜帶，而且用手抓着吃也方便。他們每次吃的不多，這是因爲住在靠熱帶地方，體內所需要熱量也較少。

每個寨子裏有個老票（寨長），他是寨中最有衆望的人物，全寨居民對他的命令絕對服從，有甚麼糾紛只要他到場便沒有解決不了的。擺夷民族性溫柔誠實，遇有公差，便由老票按戶指派，無不準時而到，中途也絕不偷跑。

(五) 雜記

在這交通閉塞線上旅行的確是一件頗不容易的事；因爲萬山重重，交通工具既是唯一的馱馬，所攜帶的東西自然須有限制和考慮的必要，如必備炊具而笨重和易碰碎的東西則不能帶，雖然你願意出高價僱人挑揹，亦不易覓得。路上時有土匪出沒，不但要攜帶自衛武器，而且要結伴同行。從思茅到車里的途中要經過景東寨和官平這兩個宿

站，是沒有人烟的地方。（景東寨從前有人現在已搬走一空。）所以你得預先儲購糧食，晚上也要支起帳幕來住宿，而此地的老虎猛獸，向來是有名的，入夜就必需鳴槍示威，實彈警戒，否則人獸（馱馬）都有性命之憂。

這條馱馬道年久失修，路上破爛不堪，晴天已覺難行，若遇天雨更可想見。路人失足墮入深崖，粉身碎骨之事，亦時有所聞。沿線各縣府殊有負責修理保養的必要。

在這條線上走路的人們，可以遇見一種流動的商隊，他們是宣威人大概穿一樣的服裝，背負一個大簍，路人都叫他們「宣威揹子。」他們每年在雨季過後從滇北的家鄉出發，一步一步的走到滇西南的佛海，恰好穿過滇省一千一百公里的對角線，來回一次需要四個月；去時帶着輕便的藥品百貨，沿途買賣，回來時祇帶茶葉，簍子可以重至百四十斤，較之一個馱馬的荷重尤有過之。他們這種負重耐勞和冒險的精神，實在令人驚服。

在這種不平凡的旅程中，有幾點我們必需注意的：如被包外面要套上蔴布袋，以防被馬馱磨損；走路最好穿草鞋或布底鞋，其他如雨具，油布，鹹菜藥品都是必備之物。

後面是個馬站表，內中包括每日所走里程，宿處，及途中情形，後往同志閱此也不無參考。

日程	午站	宿站	里程	地勢情形	出產物	附記沿途情形
1		橫水塘	30	平坦	毛毯	由玉溪出發
2	峨山		30	平坦		
2		坡脚	40	平坦		
3	大關門		60			上坡過河
3		楊武壩	30		糖　石榴	
4	關[illegible]汛		40	下相見坡甚陡		
4		青龍廠	30		銅	
5	二塘坡		25			

五〇一二〇六

5	元江		20		檳榔 荔枝		蔭密多羅抹猛果氣候熱
6	瓦那		60	全上坡極陡			氣候冷
7	昆陽河		50				
7							
8	墨江		20		茶筍片		夷民用硬幣
9	路水井		40	下老蒼坡			漫撒坡路險不能騎馬
10	半腰房		60	過布固江			
11		通關	30				
11	嘴排		30				過運通鐵索橋
12	磨黑		75	上把邊坡	鹽		下孔雀坪坡
13	普洱		45				有瘴氣
14	欄泥墒		50				
15	思茅		50	上斑鶴坡		有小匪	有瘴氣
16	闊龍墒		45				
17	普文		75	過雷打坡		有匪	夷人區域
18	景東寨	江西寨	60				
19	官平		55				有虎
20	小猛養	三叉河	60				
21	車里		45				過瀾滄江打角渡

追憶滇南芒市的擺夷

陳才

一

記得幾年之前從雲南芒市的擺夷區域調查回來之後，許多朋友圍攏着我，你一句我一句地問道「擺夷人很野蠻麼」？「像不像貴州的苗子」？

在他們的想像中擺夷彷彿是世界上最劣等的民族，連「仲家」「青苗」，也還趕不上，我想不出適當的話說，只在冷冷地嘲笑道：「野玫瑰不會是臭的」！

如今，雖然是事隔數年，但擺夷在我的記憶裏還是新鮮的，我不忍這鮮明的記憶隨着長年歲月的消逝，漸漸淡忘下去，我該把它記載出來，不過這裏面沒有「人種優劣論」的謊話，也沒有驚心動魄的走險，有的只是不折不扣的真實的事迹。

二

當我剛跨進芒市的一天，恰是「逢街子」的日子，照貴州的苗民的話說，就是「逢場」，芒市新街擠滿了人，擠滿了東西，如同在開展覽會似的，無數的擺夷男女們都穿得整整齊齊，那些男的都是黝黑的皮膚，寬闊的胸脯，那些女的都是紅潤的臉龐，靈活的眼睛，每一個人都似乎有一種很得體的風采，找不着一點東方的病態的美，如果你對少數民族有某種成見的話，你總會有多多少少的改變，尤其是那些「小菩薩」們——擺夷用來稱呼青年姑娘們的——大半都是白色上衣黑桶裙，上衣胸前挂着銀鈕扣，頭上盤着髮，有的還戴着圓頂帽，別有風味。

街上各處都擺滿了攤子，有白米，馬鈴薯，小菜，蔬菜，菸葉，以及外來的布疋，從一些豐饒的農產品看來，可知擺夷人是不太窮，雖然就整個芒市說，這裏的耕地面積，就沒有清丈過，也不是以畝來做耕種的單位，但是我們調查稻田的種子數來算，也可以達到一個約計的數目，這裏每年收獲總量大概在六七十萬担左右的稻子，除掉二三十萬担食糧以外，平均每年每戶還有十餘担的餘糧，這數目就不能算小的，在我們這些失了土地的人看來，還不夠垂涎三尺麼？

走出街頭，到較遠的村落裏去，那所得的印象，更是美麗溫柔而且曠放的情感，籠罩在廣艮的邱陵地上，叫你疑惑這是理想的國度，那紅紅的土壤上，聳立着挺秀的綠樹，一團團的榕，緊緊地一個簇擁一個，那些善良的人，在不喧鬧的村莊上徜徉着，蹣跚着，並且對於陌生的遊客，從來不帶驚異的眼光，更使人感到溫暖，如果你和他們親善，並且又信任他們，這更可以得到他們熱忱招待的回答，會送給你貴重的東西，會

亦負笨重的行李，甚至於走上幾百里路，不肯受一文報酬，有人說上海冒險家的樂園，那這裏是人人的樂園，因為根本無險可「冒」的。

三

其實，擺夷在雲南南部分佈極廣，就是在緬甸東北部和暹羅北部，也盤踞着廣大的區域，但在那裏却不叫擺夷，而稱為奭族，這就是無恥的暹邏近年所謂「大Thai族」的Thai字，單就芒市一帶而言，擺夷也怕有三萬人以上，數目雖然這麼多，而與土地比較起來，還是「地廣人稀」，社會經濟也顯得十分萎縮，一般地說，人民間的經濟地位，尚屬相近「沒有大貧只有小富」，可是要進一步說因為在這種純封建社會裏，土司的權力很大，每年要完納收獲每百分之十五的小稅以外，凡遇貴族們的婚喪喜慶都有很重的現金攤派，每次每戶總要攤派十兩至百兩的銀子，有時候一年就有幾次的，這實在是一種殘酷剝削，芒市土司代辦人方裕之，住着一座高大的洋房，過着舒適的生活，並且有兩部流線型的小汽車，往來滇緬之間，有一次我問他的經濟來源，他坦白地說。——

「我們的老百姓，對於土司都有一定的貢給，而且還有種種攤派，如土司近族的生死嫁娶，朝官大吏的招待供奉，自然不會沒有錢的」。

要拿這樣，與人民的生活比照一下，當然總有些差別的，不過除了沒有土地的，尤其是負着「買青谷」的高利貸者以外，大半還可以有自給自足的生活。

四

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相當穩定的條件之下，擺夷的生活不用說是要有些原始性的優點，生活既然簡單，戀愛便成為每一個擺夷青年男女生存的意義最高峯。

每當秋收以後，從九十月到第二年的四五月，這一段悠閒的歲月，也是青年男女的黃金時期，許多有趣的戀愛的場面就被安排出來，冬天了，北國的人們已經穿上重裘，在融融的爐火旁邊過着單調的生活，而在這裏却還是初秋，沒有雨，沒有雪，是一個舒服的季節，當月朗風清晶瑩萬里的時候，少女們都三五成羣，帶着自己的紡車，圍在空場上面，她們工作得愉快，紡車的哼吟和着她們的歌聲笑聲，譜成一支美麗的交響，然而每一個人又都有一個秘密，就是在她們裙子下面，却都掩藏着一張沉默的精巧的凳子，這是留給情人坐的；要不了多久，這一張一張的凳子，都有了各自的主顧，這些主顧來的時候，全身裹着一條大毛毯，讓頭部露出外面，使對方可以辨別他是年青的人，起初是寒暄，而後是聚談，接着便儘可能的傾訴出愛慕的衷誠，於是坐位也就挨近了，終於他會將毛毯張開，連她也包進去，愛情的深度從這可以推測出來，如果仍是在談話，而彼此的坐位，還是間隔着相當的距離，那麼不會太久，男的就起身告辭，另找配偶，也許在他走過之後，另一個男的立刻來佔據這張凳子。

在春光旖旎，風和日暖時候，這也正是擺夷「潑佛」的時候，老年

的中年的擺夷，都不分晝夜地守候在佛殿里，不是在悼念已逝去的青春，也是在默禱來生的幸福，可是就在這個時候，佛殿外面的空場却燃燒着青春的火，許多的青年男女擺夷，有的在談話，有的在歌唱，更有的在喝酒，甚至於喝酒喝得醉了，才相互扶持着離開，自然必須遇着稱心得意的情侶，她們才會這樣做的。

也許有人以為擺夷人戀愛這樣自由，這樣迅速，一定會流於「一杯水主義」的態度，沒有道德觀念，沒有倫理觀念，如果要有這樣的猜想，那就錯了，他們戀愛之後也還要結婚，不過儀式却極簡單，只要通知了父母便可以同居，並且擺夷的社會還存在着母權社會的遺風，結婚的方式，大半都是男的嫁到女家，女的則少有到男家去的，雖然沒有法律上的規定，却厲行着一夫一妻的制度，就是離婚，也絕對自由，但事實上，却很少發生，要說他們是亂婚，是雜婚，那純粹是一種誣衊。

五

我在上面曾經提到過「賧佛」，所謂「賧佛」，就是酬應菩薩，如果要談到擺夷的文化教育，那不如說「和尚」，說「菩薩」，來得恰當，同時這也是擺夷的一個贅瘤。

不僅在芒市，就是在滇南邊區一帶，你隨便拉住一個擺夷，你可以問他：「如果有錢，第一件事應該做什麼」？他們的回答會一致的說是，「賧佛」，我曾經碰着一個賣線賣粉的小販，問他對於「賧佛」怎樣？但他却說每年可以賺二百元，而花在「賧佛」上的費用，竟達二百五十元以上，這只是千萬的釋迦牟尼的信徒中的一個例子。

也正因為這樣，「做和尚」是每一個擺夷男子應盡的義務，猶如徵兵制的國家每一個公民要當兵一樣；照例兒童們十歲左右，就必須到廟裏去做和尚，到二十歲以後，可以升為二佛爺，此後還可以升為大佛爺，到大佛爺這一階段，就有兩條路橫在眼前，任意選擇，一條路是「回俗」，一條路是永遠出家，但這絲毫不帶強迫性的，據他們的說法，這是要看這個人對於佛道的悟性而決定的，至於逃避剃渡的人在這裏簡直很少有，這樣的人，不僅遭受社會上無情的譴責，並且也永遠沒有姑娘會愛他的，真是可以說全部男子沒有一個可以離開廟宇而生活的。

每一個擺夷的男子，既都要做一個時期的和尚，那就是說，每一個人必須要閱讀經書，所以擺夷的文盲是極少而又少的，並且他們的文字，也是一種優秀的文字，由左而右橫寫的拼音文，共有三十三個字母，八個額外字母，可以變成四百五十個文韻，拚成一萬四千多字，再加之這種文字和言語完全統一，學習起來也很容易，不僅做和尚的男子，可以認識，就是沒有機會進佛寺的擺夷婦女，大半也能記賬和寫情書。

此外還有一種曆，可以說是擺夷比較高級的文化產物，曆書的推算法和中國舊曆一樣，是以月球的運動而定的，較之中國陽曆却差三個多月，有人說這曆書就是印度原來的「物曆」，那就有待於考據家的研究，但這一切，却不是一個身歷其境的人所能預期到的文化水準。

六

如今，這一帶錦繡的山河已經變成了世界戰場重要的一角了，這些中華民族的一員，是站在最南線的哨崗了，所有的擺夷，不，連野人卡瓦，栗粟，……都就在內，要以他們勇敢積極的精神，強健耐勞的身體，一齊團結在抗戰的隊伍裏來打擊我們的敵人，實在的他們最熟悉地理，也最了解地方情形，將來一定可以貢獻出一般人所不及的力量，在這裏我將以至誠預祝這些戰士的成功。

西南西北旅行圖



中國旅行社印行

本圖係依據全國交通機關最新材料繪製而成，配搭審慎，取材詳實，舉凡西南西北現有之交通路線，均羅致無遺，並且逐段註明里程；另於圖中隙地插入圖例及附表，註明詳細里程，行車日數暨食宿要站等。一紙在手，易於索驥。全圖用上等道林紙製版精印，定價每幅二十元，外埠另加掛號郵寄費五元。

旅行雜誌十八週年紀念

徵求自由定戶一萬

歡迎直接訂閱　敬請批評介紹

本誌係國內唯一有歷史性之旅行期刊，取材新穎，內容豐富，如各地遊記，名勝記述，國外風光，旅行嚮導等，素爲國內外讀者所愛閱，茲爲紀念創刊十八週年，特徵求自由定戶一萬戶，凡訂閱本刊者，得贈「旅行雜誌叢書」優待券一紙。

自由定戶辦法

本定戶共分二百元三百元二種，凡讀者訂閱本刊者，可在當地郵局或銀行匯款寄交敝社，郵匯不通之處，可寄郵票，（惟以五元以下者爲限），敝社收款後當掣給正式定單，即按郵寄發，至該款將盡時，再另函通知，以便續定而免中斷。

傜山見聞錄

孫誕先

三十一年余任職粵省邊政指導委員會。旋卽奉命視察粵北傜區，並爲籌劃各縣施敎站之設立及輔導站上工作的推行。遂於同年三月底由曲江縣屬的村頭出發，假蓉良坑嶺頭而入乳源的烏坑，然後再至樂昌的楊溪，折赴紅不而到連陽三屬。輾轉於傜區凡三月之久，所見所聞，除先後爲文報道外，並於此作有系統的記述。

一、地理環境

傜山居北江（曲樂乳三縣）及連水（連陽三屬）之上流。地當北緯25度，在東經112-113°之間。爲亞熱帶與溫帶交界之區，具有高山氣候。春季雨量極多，入夏較少。氣候在春季平均爲70°，入夏爲70—85°。

北江上流的傜山由曲江樂昌乳源三縣分轄。曲江在其東南，樂昌在其東北，乳源在其西南。各縣轄地的多寡，以乳源爲最多，樂昌較少，曲江則介乎二縣之間。山的面積，南北約一百餘里，東西相等。其最高峯名狗尾腦者，高達一五〇〇餘米。

連江上流的傜山，大於曲樂乳三縣所分轄的傜區。連陽三屬爲粵北山排住民的大本營，大都散處三屬交界處的叢山中，周圍廣袤達四百餘里。粵省政府曾決議於這三屬交界處籌設新縣名「連南」縣，專負責推行傜區政教事宜，後因經費無着，迄今新縣治始終未能出現。

二、分佈區域

粵北傜民的分佈區域，據一般估計，連陽三屬約在七萬左右，其他各縣如乳源縣政府所報約數六千，樂昌縣政府所報約數七百，曲江縣政府查報數約七千，始興縣政府所報約數五百，英德聞只有五百，故就粵北現有傜民之數估計，當在八萬以上九萬以下。惟因向無精確的調查，人口多寡，尚不能獲得其正確數字。至其分佈區域，除連陽三屬散處在三屬交界處的叢山中，周圍達四百餘里外，其在乳源境內者，大都散處乳源北境，稱北山傜；在樂昌縣境者，分生傜熟傜兩種，生傜居該縣之西南山中，熟傜則居該縣第二區九峯鄉一帶；居始興縣境者，大都散佈於該縣的西南鄉；居處曲江者，大都散處該縣西北的西山一帶；英德境內的傜民，則都處於該縣的西部一帶。

三、社會情形

傜人以盤趙兩姓爲多。盤姓係宗盤古王，趙姓疑係南越王趙佗之姓，或係以趙宋之趙爲姓。

傜人村居，有大至六七十戶一村者，亦有僅二三十戶或四五戶一村者。村有村長，類等漢村的甲長，我人稱爲傜長。傜長多少以村的大小

而定，小村一人，大村二人或三人，由村中傜人公共推舉。充當傜長的條件要能得傜人愛戴，能夠辦事，善詞令，會「度身」者……等爲合格。不限年齡，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爲義務職。一村有幾個傜長者，其權力平等，無分輕重。傜長而外，另設有傜練，由漢人官吏方面委任，專理各傜村的事務。傜練而外，更設有傜目，其職權高於傜練之上。傜目純粹由漢人擔當，係熟於傜村情況，能說傜話，能通漢文，愛護傜人者。各傜村如發生爭鬥紛擾事情，該村傜長不能解決，則請傜練判之；傜練不能解決，則請傜目判之。傜人頗信仰傜目，故多遵從其命令。各縣對於傜練傜目每年給有公費，由縣財政項下撥給。

傜人以種田爲主要職業。如有水田無人耕種者，則租給他人耕種。在租耕期內，田事完全由耕者負責，至田禾成熟時，將所獲產品，與田主平分，租者不給租銀。更有田主雇別人耕作者，除供給食宿外，還給他耕作工資。如有良好山地而自己無力耕作時，可以租給他人合夥耕種。即將山地用火焚燒，鋤鬆土壤，種玉蜀黍或黃粟之類，其所穫的產品，分爲三等分，除山主獨得一份外，其餘二份則照股平均分配。

四、居住

傜民聚居半山間，故其房屋，皆因地勢而建築，橫列成排，櫛次鱗比，作階梯形。居室甚簡陋，貧富皆以泥土爲牆，用木板者甚少；室高丈許，寬約二三丈，廳屋多在正中一間，上一隅設神龕。農具等均存廳內，簸米製飼猪料等工作，亦在其中。廚房一間兼作寢室，另一室亦爲臥室，爲成年子女所居住，洗澡室亦在此，室內僅闢一小窗以透陽光。

廚房中以泥築成鍋灶，高尺許，長三尺，上置鐵鍋。天寒家人圍坐火坑邊沿取暖，燃料爲松柴，無煙囪，滿室濃煙迷漫，眼爲之刺痛，呼吸爲之閉塞，幾不可須臾留，而傜民不以爲苦，蓋所謂習慣使然；傜民患眼病者多，以此故也。

廁所與牲畜豢養亦有另闢一室者，亦有人畜合處者。廁所大僅容身，高不可挺身而立，有門者甚少。婦女在廁所內大便，下體悉露，亦不隱避。猪欄大小不一，有一丈寬，高約五六尺者，有四五尺寬，高僅三四尺者，唯皆有四壁及屋頂，以橫木板作門。其人畜合處者，則糞溺狼藉，息氣四溢，幾不可近。

五、飲食

傜區產米不多，一年之產量只夠半年消費，貧者年僅有二個月之米，以故玉蜀黍，黃粟，甘薯，芋頭等，爲主要食品。

傜民日食三餐，早餐在上午九時許，午餐在十二時後，晚餐在日曛或入夜。貧者食粥二次，或以甜薯芋頭等作餐飯。

傜民烹調，至爲簡單。兼數菜一鍋而煮之，鹽以外別無醬醋等調味品。鹽則視爲珍品，亦很少用之。菜油，茶油，花生油等，充作日常的油類。

六、服飾

傜人衣服，無冬夏之分。每年更換一次，置新衣時，即將舊衣前後襟

五〇—二一二

上的方塊花紋取下，復縫於新衣上。男子上衣，如漢婦女服樣，長及腰，有鈕，腰帶束之。褲與吾人所用者無異。女子服式，上衣亦同男子而較長，不着褲，僅圍裙以掩下體，腳裹綁帶。其結婚傜婦，雖袒胸露乳，不以爲羞，男女皆椎髻跣足，穿耳戴鐶，鐶作三角形，重而大，耳垂都爲之裂。

傜婦帽子前面兩尖上舉，如狗之兩耳，高十六吋五分，帽後圍以繡有花紋之青布巾。年輕傜，在青巾之下，又裹白巾，於青巾四週，留出白巾約一指闊，黑白掩映，尤屬鮮妍。

傜女之帽，其式與傜婦不同。上爲橢圓形，高約及尺，較傜婦之帽略短而上無兩角狀物，寬一半有奇，團繡花紋的青布巾，亦有圍白布巾者。初出嫁之年輕婦人，亦間有仍戴橢圓形帽而不戴雙角之帽，但出嫁已久，則必戴前具雙尖之高帽。未嫁之女，則絕不戴雙尖帽。傜婦所戴高帽，雖睡眠不去。

成年男女，出入佩刀，傜男刀長尺許，盛入木鞘，佩於左腰，傜女刀作彎形，插於背部之正中。

七、宗教

「拜王」與「度身」爲傜民社會最大的兩件宗教法事：「拜王」稱「小登科，」「度身」稱「大登科；」人至成年，稍能讀書識字，即可「拜王。」「拜王」「度身」必請巫者作法。「拜王」需三晝夜，請道師三四人來家作法，「度身」需七晝夜，延請二十四個道師於特別建築的高台上作法。所以「拜王，」傜人通能舉行，而「度身」卻非有錢者莫辦。

傜人認爲「度身」之人其知識本領皆因之增進，能爲村人所重視，死後，其靈魂可登天堂，能得村長之候選權等。女子「度身」後也可受村人尊敬，可享榮譽，可入天堂，死後可稱「娘」如「盤氏娘；」未「度身」者，則祇稱「者，」如「盤氏者。」

（本節可參閱拙著樂坑山民的宗教與習俗一文載旅行什誌第十六卷第十二期）

八、娛樂

陰曆正月初二日，傜人稱爲放牛出欄節。在這日中，傜族青年男女，極盡「羅曼的克」的能事。

下午二三點鐘的時候，未婚的青年男女，新衣新帮盛裝，齊集草坪上，男一羣女一羣兩兩隊列唱歌相和。

女唱：「聽我道來聽我話，此處種麻不生花，此是僰人插禾處，妹等哥哥來種時」。

男唱：「生得面貌姣如花，夜來睏得雞天光，時時想見阿妹子，阿妹你請柴房去。」

男唱：「正月初二男女期，妹有情來我歡喜，人人皆有雙雙對，合力耕田莫誤時。」

女唱：「今日正是年初二，哥既有情妹亦喜，不必根究心頭事，同來賀年柴房去。」

洛着溫暖的陽光，迎着柔和的春風，青年男女們成羣結隊地出現於廣闊的青綠的郊原。陽光灼熱了他與她們的青春的心，春風煽起了他與她們熊熊的情火。他與她遂打開歌喉，縱情地歌唱着歡愉的呼喊着。為着煽惑的歌聲所吸引。他與她慢慢地走近來了。這時，太陽漸漸向西下墜，柔順的陽光更吻軟了他與她的青春的心。在那黃昏的時候，男的女的各個選擇到他（她）的對象，彼此手拉手的悠悠地走進柴房。

要歌堂節。亦可稱為傜民的歡樂節。陰曆十月十六日，巫師盛裝參與。先在大廟舉行祭禮，巫師唸經，青年男女齊集在廣場上，載歌載舞，花鼓彭彭聲，土銃轟轟聲，爆竹畢剝聲，巫師手中之搖鈴聲，口中唸經聲，觀禮者之嘻笑聲，吶喊聲，青年情侶吃吃歡笑聲，誠可謂洋洋大聽。祭禮告畢，以一紅旛前導，次為巫師，按級序行，再次為身佩花鼓的青年男女，再次為神像；進行中放土銃爆竹，邊歌邊舞，為合排遊行。期以三日，卜晝卜夜，了無休息。在此節會中，未婚之青年男女，即在此時尋覓其配偶。女子如相定其意中人，可以巾帕置於其人之肩，此得巾帕加肩的男子，即可履行倩媒約婚的手續，甚且是日之夜，草叢菁深處，便成就了好事。

九、婚姻

傜族婚姻，都是先自由戀愛，然後再告父母請媒前往女家說親。婚嫁時期，大都在陰曆十月十一月間。先由巫師擇定吉日，婚禮前一日之夜半，新郎攜聘禮之半至女家，與新娘共餐。餐後仍歸家，翌晨再舉行迎親。迎親之日，新郎在門外佇立，新娘則偕同兄弟姐妹等持傘步行到男家。將逾男家門時，巫師在門外斬雄鷄一隻，新婦入門與新郎並立於神位前，男左女右，巫師喃喃語，敬神祝福，男女於神前共食，並互飲酒一杯；然後新郎新娘交拜，拜畢，新娘即入內室，於開筵時再出外陪賓飲酒。迨親人則在男家宴飲三日，三日後，新夫婦合卺後始行歸家。

（本節請參閱拙著西南民族的婚姻習俗刊旅行什誌第十七卷第一期）

始興雜寫

江凌

有如分水灘頭偏安的一角，汽車從西南駛來，到了這裏，照例地打了一個迴旋，吐出一些風塵僕僕的人物，然後再向東北急駛而去，讓那黃色的煙塵長久地停留在大氣之中。

日影已經偏午了，旅客們才開始從茶館裏踱出來，提着蒙滿了灰塵的行李各自向着目標行去。之後便是一個漫長的沉悶的下午，偶然也有一兩聲耕牛的嘆息——滿含着辛勞和倦怠的嘆息！可是什麼意外也沒有，一切都照舊平凡地進行着，等到紀念碑的瘦長的陰影從曠場上消失了的時候，一切都歸結到蹣跚的顫動的夕暮裏，時間又走完了它一天的行程了。

車站過去沒有多遠，我們便可以看見那古老的破碎的始興城，它永遠期待着在路旁，迫切地追求外界物質的援助，可是往來的大腹便便的巨商們卻從來沒有向它投過同情的一瞥，也許他們早就把它遺忘了。雖然，每次當汽車在這裏停下時，他們都照例地把多肉的頭顱探出窗外：「哦——始興！」「吶，到曲江還有八十公里！」或者：「到南雄還要個把鐘頭！」

公路雖然給它帶來了一點現代文明的刺激，但是坐擁了幾千年的封建根基，卻仍然是文風不動，無論鄉村與城市，到處都充滿着愚昧與無知！縣城是個狹長的雲形，一堆堆侷促的矮屋，暴露在地面的骯髒的陰溝，歪歪斜斜的亂石舖成的路面，還有那穿織着無數負着生活重担的人們！

湞江帶來了贛南人堅苦勤奮的作風，也帶來了無限豐腴的土壤，沿江一帶，每年收獲着豐富的穀物、花生和菸葉，使十一萬四千餘的人民，沾到不少的利益！從前，許多經營杉業的人們，靠着它解救了不少饑寒的刑罰。可是，自從廣州陷落以後，杉業已無形停頓，民族仇恨熾烈地燃燒在人民的心頭！

街頭穿織着各色各樣的人。如果單看他們的衣飾，你或許會懷疑他們是唐朝的、漢朝的，或者更古時代的人物；雖然，馬蹄袖，大紅袍一類的古董還沒有登場，可是鑲着金色花邊的衣裳，鑄着壽字的黃銅鈕子，綉着鳳凰的腰帶以及有鼻梁的藍布鞋子，卻觸目都是！今天是趕集的日子，女人們都把她們認為最漂亮的衣服（也許是從嫁出一直到做婆婆的時候都沒有穿過幾次的）穿了出來；踏入這樣的環境，恍惚回復了一個世紀！

水流急促地流過狹小的曲折的河床，它是這末地急噪和倔強，雖然在無窮的日子底重壓下，它卻絲毫沒有馴服，仍然保持着奔騰呼嘯

的本性，不斷地和危崖尖石搏鬥，一邊行走，一邊歌唱，直到汪洋的大海裏！

水車不斷地轉，木杵一起一落地敲打着臼裏的米，這小小的水力却被人們充分地利用了。雖然，這種生產方式是帶點中世紀的意味，也因爲是路途遠行得慢的緣故！有一天，新的生產力將會突破這種箝的制約而突飛猛進，這點是用不着懷疑的。湉泊河水閘不是人工造成的麼？我對進步中的祖國寄於最大的期望？

太陽落下去了，四山漸漸地陰暗下來，市集散了，許多穿着闊襟大袖的中古時代裝束的女人挑着空籮子回去！

夜，是神女們的世界，祇要你稍爲在街頭巷角蹓躂一下，那末你便可以看見許多淡粧濃抹的姑娘向你浪拋歡笑；可是，你不要誤會，她們的垂青並不是多情，而是純粹爲了金錢；不過你也不必責怪她們，這年頭，生活踐踏得人們這樣慘，她們也不得不把「愛情」拿來當作商品去換取她們最限低度的生活資料啊！夜裏睡不着，你常常可以聽到嘹喨的歌聲，歌聲是這末單調和沒有感情，如果站在藝術的立場去欣賞的話，那末免使你大失所望！可是，你也得明白，她們是終年一樣地機械地生活着啊！

夜深了，一切的叫囂都已沉寂下來，然而我却懷着不安的心情失眠了！一種摸觸不着的感情，老在我腦子裏打轉，我想抗戰已經進行了這末多年，一切都應該是「動」的時候了！

按：始興是粵北的一個縣治，位於韶（曲江）南（南雄）公路的中站。

五〇—二一六

烽火旅程

夏藝圃

春間，敵犯百里洲，學校尚未開學，乃攜眷離「江中」而逃亡至松滋劉家場，那時，與離別了四年的家兄舍弟晤面，看看每個姪兒姪女都較先前在沙市離散時長大多了！在家兄的面孔上，增加了不少生活的縐紋，自己也感覺老了許多，這短短的四年，是多麼漫長而令人難過的歲月呵！

松中校長是武昌老鄉，聽說我來了，就下聘書。時在我到松稍事休息，赴三斗坪期間，追事畢回松，功課表早就排定了。人情迫不得已，乃違背去年「立志不再教書」之誓言，而重作「馮婦。」

上課未一週，世界好像是很安靜的！不意五月十三日敵機終日狂炸劉家場附近（離松中僅三里，松中在慶賀寺）據當地人云：是抗戰以來第一次，大家知道暴風雨是要降臨了，這是前奏。

翌日，平常的太陽，照臨着平常的學校，一切都照例的舉行着，五月的陽光，並不令人感覺是溫暖，而是熱勢逼人，那怕還沒有到炎炎的夏日。可是，誰都沒有注意到這些，人們好像連昨日敵機狂炸的暴行都忘記了，——至少，這幕慘劇在人們的腦海裏是淡漠而不深刻了！

上完了第三次課，是要開飯的時候。

大家很奇怪，向來沒有武裝傳令兵光顧的學校，這時却跑來了一個情緒很緊張而滿額是汗的「弟兄。」

「校長」——這位弟兄會着學生就很簡單的說。這意義令人很模糊，要不是他手上拿有一張紙條，被問的學生一定不會知道他只說「校長」兩個字的用意。

「什麼事？」學生雖說有點明白，終於還是要問。

「軍情大事！」聲音很急迫，堅定而乾脆。

「呵！」學生引着到了校長室。

校長接過了紙條，看上面很簡單：

「松中校長速同該傳令兵前來本軍部希勿片延」

等不得校長吃飯，傳令兵就同着校長走了。

頓時，平靜的學校，鬧哄哄的，好似一池死水，被大風蕩起了波濤。

午後，校長召開緊急校務會議，大家方知軍部請去是爲了敵人已由洋溪渡江，（離校舍三十五里，）軍長要學校馬上向安全地點疏散。

大家決定連夜離開，將學生照原中隊編制，分由無眷屬教員率領，第一中隊限天未明到達離校四十五里之池溪河，其餘五中隊暫宿離校五里之丁家冲。於是全校員生六百人，浩浩蕩蕩，在細雨朦朧的黑夜裏，摸索着前進。——我於是第三次踏上了逃亡線上。

天公也太惡作劇了！日間那樣硬的太陽，怎麼在夜間下起雨來？沒有辦法，大家光着頭，揹了簡單的行囊——學校規定，每人換洗衣兩套，

被臥一床，不准多帶物件，行軍式的在滑油油的砂石子山路上奔到所謂安全地帶。誰也沒有一點聲音，連咳嗽都沒有，當時我還以爲只有一人在踽踽獨行呢！我敢斷言，在每人的心中，一定在怨恨萬惡的敵人，迫使他們離開了有全套儀器的學校，有萬卷圖書的學校，溫暖的家庭，可愛的故鄉！……………………這深刻的沉默，就是最沉痛的怨恨的表現！

離學校三里地的丁家沖沒有很長的時間就到了，全體宿於中心學校，女生借宿民房。我同眷屬是分配在一間教室內，尋不着鋪板，只有「席地而臥。」土地面硬而且潮，面向的窗檽，時時飛進雨滴。窗外的雨聲，越來越多，好像是在同誰賭氣，飛進來的雨滴，連我們的被臥都洒濕了！我想到要在這樣上下交攻的臨時床度過長夜，想到「人」過着「非人」生活，想到在逃亡中一次不如一次的「每況愈下，」眞是悲憤交集，這夜我眞的體味到了「枕前淚共窗前雨；」再一想到「隔箇窗兒滴到明，」不禁忐忑不安，一顆心無論如何總安靜不下來，腦海的思潮一幕一幕的像銀幕映出；我想到了某年夏夜大雨猛襲上海，黃浦江潮湧進申報館地下室的往事；也想到了同年的早秋時節，我住在葛嶺療養院時，夜雨洒在裏湖的蓮葉上的音奏；——當時的心境是多麼清爽呵！詩人「留得殘荷聽雨聲，」我非詩人，並不待我留殘葉而幸福的聽到了荷上雨聲，也想到了另一年的秋日，住在北平前門寶隆飯莊時，夜雨洒芭蕉的單純而有節奏的音響。在漢口夜雨中柏油路上的汽車，坐在裏面疾駛前進，在剎那間觀看雨柱隔着的街旁房屋，是模糊的，汽車的玻璃窗上，滿流着條條水痕。……………那些時候，那些地點的夜雨，是多麼令人歎慰呵！今夜我又聽到了夜雨聲，可是，我眞的體味着「點點滴在心頭！」

雨聲越來越大了，似颶風中海上驚濤，似萬馬奔騰，粗暴而刺耳的宏音，將熟睡中人全驚醒了！各室都傳出來人聲。嬰在嚎啕，不到兩歲的愛愛，也在哭喊着：「領領呀領領！……（冷）」

一宿在大雨中度過，醒來時，是高高的紅日滿窗了。這使我很驚異，大雨時的簷滴，還在腦中遺留呵！我懷疑這是夢境，可是，夢裏的初夏的陽光，何能有如斯的逼眞？

各室靜寂。沒有一點鼾聲，也逝去了昨夜的嘈雜。

遠處傳來了「翁翁」的機聲，零亂的砲聲也在怒吼。我慌亂起來了，學校定是全體早已離開了此地，我們是被團體遺棄在這裏。我忙亂的起來，拖着昨夜的濕鞋，作各室的巡禮，大家是睡得那樣的甜，靜靜的躺着，面孔上還遺留着昨夜的疲倦，沒有誰感觸到太陽晒着了屁股，也沒有誰管怒吼的砲聲，他們離開學校到這裏，好像是爲着睡覺而來的。剎那前我慌亂的心頓時安靜下來了。可是一種另外的魔影又在我心頭掠過，片刻安靜下來了的心，又感到了重壓，較前更覺慌亂了！時間是這樣的晏，局勢又是這樣的緊張，而大家的精神又是若無其事然的鬆懈，這夠多麼危險呀！

「咯咯！咯咯咯！咯咯咯！……………」輕機槍伴着怒吼的砲聲，傳遞到這裏，非常的清晰，就在山的那面，這定是我們昨夜才離開的學校的

附近市鎮旁的山地爭奪。

輕機槍聲有很大的威力，當牠傳來時，一個接着一個的醒了。在他們忙亂而驚慌中，令人想到昨夜大雨時不安的景象來。沒有誰想到刷牙與洗臉，也沒有誰顧到領隊的指揮，綑紮被窩行動的敏捷，你會感到這不是一雙人的手，而好似開動了引擎的機器。

終於由教官（學校有軍訓教官）領着大衆向沲溪河進發，將砲聲，機槍聲，遺留在人羣的身後，山的那邊。然而，這永遠以人類爲肉果腹的野獸，咄咄逼人地，在身後趕來，大衆的腳步越走越快，野獸的吼聲越逼越近，要不是這些人羣而又是在兩山夾路的獨道上前進，誰能有這樣的鎮靜？

下午到達了沲溪河。一片油綠綠的草原，映在初夏的斜陽裏，這投入行經山地裏的人的眼裏，是另一世界，是「豁然開朗」的境域。卻使平原的週圍是起伏的山崗，中間激流着一帶溪水，豆莢綠油油的在豆叢中閃着珠色的光輝，初夏的晚風，適使牠們頻頻地點頭，好似在歡迎我們這羣流浪者。

可是這裏並不安靜，先我們而至的大羣流浪者，已佔據了這小小的山鎮，滿鎮是席地而坐的各色各樣的人，由各種不同的嘈雜的口音，知道是來自各種不同的地域；五花八門的服裝，沒有一樣調合的行蹤，但知道他們是各種不同職業的流浪者，高年的老太婆，襁褓中的幼兒，稚氣的小孩，小腳的婦人…………不時都在一架縫衣機，厚捲的被褥，與散亂的手捲紙煙攤中發現。這種現實的寫真，誰一接觸，誰都要恨死將災難給予整個人羣的魔鬼，恨不得即刻將魔鬼們碎爲齏粉！

不斷地經過傷兵——不，應當說榮譽軍人，一陣一陣的都是慢步在爬行。他們捧着各自的傷痕，咬緊牙關的在與痛苦奮鬥，殷紅的血流有時也滴在大路上，可是不久又被後來的痛楚者的腳跡踏上了，誰也沒有顧及到他們還要長征百餘里，才能躺到暫時休息的療傷所，看到這一羣一羣的同胞，我們是多麼慚愧啊！

情形越來越壞，不待你偵察，就知道這裏是不可以久居了。一陣陣經過的武裝同志，就是一種大威脅！他們有的還荷着槍，有的徒手，散亂的步法，汗濕淋漓的服裝，再配上都是一樣的一幅睡眠不足的面孔上，你會感到他們在前線拚過了不少的夜，也走了不少的路沒有過休息。

當我們學生以民族的同情，誠懇地請他作休息時，多半是不答話的搖搖頭。是的，他們是疲倦過度了，卽刻需要休息，可是他們來自前線，知道得比我們清楚，知道時間的可寶貴；也許他們又有了新的使命，不得不拖着疲倦極了的身子向目的地擦。有時，你也可以得到回答，「謝謝老鄉！」「剛休息過了，」「哨前面休息休息。」…………簡單而無力的由懶洋洋的口腔內拚出來。你要是問到前線消息，他乾脆的不理你，高興說話的也有，那也不過是「不清楚，老鄉！咱們被敵人包圍三次都給衝出來了！他奶奶的熊！要不是飛機，咱們可活捉不少鬼子，…………」「前面還有隊伍麽家？我們是到後方休息的吵，」這類語言。抗戰將武裝同志鍛鍊得很結實，他感謝你給予的同情，不能不向你說幾句話，可是他也明白不能透露軍情，經驗告訴他答復你這樣兩面都顧到了的話語。

即使在他們口中拼不出半點前線消息，看這大羣向後方擁擠的人流，無不感到箭簇都要射到每人的身上。

夜間，皎潔的明月高掛在蔚藍的天空，好似不知人間有災難事的，仍如平日的向大地媚笑。「月明滿地水，」這給予流浪者夜行，不少的便利，當我們還羅分散在村舍前各個禾場上「扯談」時，留校的事務處職員，也趕來了。他帶來的消息超出了我們預料以外，劉家場被敵人佔領了，學校裏駐滿了敵人，傳說着當時敵人還有降落傘部隊。燬水街界河市，……都是敵人的世界，這無形中我們是踏入了包圍圈裏，這消息馬上哄動了我們這一羣，在每個人腦海裏又將今晨身後的「咯咯」的輕機槍聲喚起了！一點輕微的響聲，大家都認為是敵人前進的砲聲。

「×先生，您家說，要是敵人衝到漁洋關，我們就無路走了！請您家馬上想辦法，」這是一個武漢學生的口音。他表示他「逃難」的經驗很豐富的說着。

「呵活拉！」松滋學生的回答，（這句話是松滋人的口頭禪，即「是的，不錯，沒有錯，不會錯」之意，「呵活拉」三字不知如何寫法，這祇寫出音，沒有寫出意。）

於是無秩序的討論會開始了，七嘴八舌的亂哄哄着，沒有抓着一點中心，沒有頭緒，有的在罵校長為什麼還沒有來，有的說死也死在這裏，我們是縣立學校，一出縣境食糧就有問題。有的也反駁着，義民到各地都有招待，我們不會連義民都不如。有的也氣憤憤的說叫縣政府發槍給我們，我們有教官領導，到前線同敵人拚去，……這樣一直亂到夜月也懶得聽，悄悄溜到對山山峯下去時，各人才到指定的臨時寢室去了。

直到第二天午後，校長還沒有趕來。消息一陣壞一陣的傳到，甚至有時好像敵人的眼光已射到這塊地方，轉瞬就要抓着我們。大家都整裝待發的守着被包。人流還是不止的向前流去，傷兵雖沒有昨天的多，不時也走一陣，戰鬥兵較昨日多多了，都是打起疲倦的精神在趕路。好容易挨到傍晚，本來就沉不住氣的一羣，忽聽到校醫傳來敵人祇隔我們八里地的消息，老百姓都說就在通燬水街大路的對山那面，在教官一聲哨音命令下，大衆又揹上被包踏上前途茫茫的山路，將生命交與山間明月，沒有絲毫聲音的一個挨着一個在半山腰裏羊腸鳥道爬行了。

那夜走盡了六十里的山路。一出泄溪河就要爬上五里陡坡的高山，從此我們就踏入了山國，沒有一點平地，這是一段通五峯的大路，離漁洋關還有八十鄉里，（所謂鄉里，是沒經丈量由鄉人憑意判斷的，較官路里數有時加一倍。）行經五里就是五峯縣境，山勢是那樣的奇特，作了天然的縣境。爬上高山時，月兒也小了，四圍都是山峯，一座連一座的、好像永遠會沒有止境。這是山國，這是山的世界，看不見的溪流在你耳邊響着，隨着山路的曲折而時大時小，一叢叢的不知名的雜樹，在對山腰裏的月光下，給你團團的陰影，路在半山中小得只能容你的一雙腳，夾在兩旁遮沒到人頭以上的雜草亂棘中伸出去，老是伸出去，好似

五〇一二二〇

犁生也難走到盡頭。有時月光被聳直的奇峯遮沒了，你頓時感到世界黑暗了，黑暗了！忽然光明，月兒又爬出了山峯，可是照臨着前面沒有了路，你已走到了懸崖，這時你必須仔細，由懸崖慢慢而下，那是多麼危險呀！稍一滑腳，那你的屍身不用火葬就能成灰。而砂屑子是那樣的多而難以下腳，這樣兢兢業業的走盡了懸崖，一股大的溪流橫在你的面前，要不從溪面露出的亂石堆上爬過去，你休想前進。在激流的水上爬行，在激流的水而亂石堆上爬行，誰也沒有這種經驗，可是這是路，這是我們逃避敵人必須要爬的到安全的路。在大衆「如履薄冰」的心情中一個一個的爬過去，謝謝上帝，沒有誰失足落水，於是又爬上另一山坡，這不過是渡你由後山到前山的一道橋梁。

「同學們！慢慢地走，這種天塹，敵人決不能過來，機械化部隊不能進行，騎兵也不能走，怕什麼！」一種宏音，突破了子夜山中的沉寂，四圍都送回了回音。

「不能！敵人到漁洋關，不走這條路，有條較近而平坦的路，我們不快走，不能走在他的前面，」另一種聲音，另一種回音。

「我們爲什麼要走這條鬼路？」異於男子的尖音，回音也變了。

「那路築被切斷了！離我們這裏遠！」回音同第二個回音一樣。

於是又沉靜了。腳步沒有慢，也沒有加快，大家都在這「鬼路」上前進。好容易爬上了山峯的頂點，又得費最大氣力下陡坡，這樣一山又一山的爬着，在時明時暗的月光下爬着，沒有聽到虫聲，沒有聽到樹葉擦擦的聲音，只有人羣心房的跳動和着腳步輕微的不整齊的聲音，看不見的溪流，在耳邊時遠時近的流響，也沒有一間茅舍，這好像不[illegible]的世界，要是沒有我們這一羣，在這夜月下，眞是被遺棄了的世界。

「雞既鳴矣」的時候，月光也沒有前時的皎潔，前隊早已在六十里路中僅有的一間茅屋裏「拋錨」了，後至的一隊隊，全找不着安宿的地方，祇有向屋裏擠，擠得「水洩不通」的像「沙丁魚，」還有後來的一隊隊，沒有辦法，只有在屋簷下，石板上，山岩裏，山路旁邊，……各找各的睡處，我們是抱着被包坐以待旦的挨命！

山中的氣候是比較平原寒冷的，六月天山民們吃飯還離不開火鍋，每夜在大房裏還是圍着松柴火，在這夜濃黎明將要到來之間底時候的山中，夾衣實不能抵禦夜寒，五月底山中的深夜，嚴寒陣陣襲來，令人有深秋之感，腹中又是餓潮在起伏的攻擊，這一羣流入荒島似的深山中的人們，無不在饑寒線上掙扎！

細雨帶來了黎明，本來睡眠不足的，一聽到那在催促着又要踏上征程的哨音，誰也沒有精神，都是無精打彩的揹上濕包，在像抹了油的山路上滑進。晨風迎面撲來，細雨早濕透了衣衫，樹在怒吼，溪在怒吼，山也在晨霧模糊中怒吼，祇有人是弱者，在怒號中沉默着滑進，我憶及了昨夜的月光，那是多麼的令人懷戀啊！想不到夜月的皎潔，都被細雨帶來了黎明，這是初夏麼？

漁洋關在望了。這是大衆日夜趕路的結果，疲倦極了的精神頓時興奮起來。可是，眼底的漁洋關，老是距離我們那樣遠，要行盡彎曲的十五里下坡。這給予遠途的旅者是因犯渴望着自由似的可望而不可及！

「行百里者半九十，」這十五里的下坡，費了我們整個下午的時間，算是挨到了。這裏，我們休息了二天，到區署（新縣治一律改為鄉公所，離縣府六十里區域仍有區署）接洽食糧，眼看着敵機投彈，重又踏上征程時，在每人背上，又多了一個「包谷」的包。

「包谷」——玉蜀黍，是山民不能缺少的食糧，我們這次要開始以它當飯了。這也就帶來了不少的麻煩，事前要磨成粉，去殼，方能做飯。一次磨完，沒有時間，你不能祇磨包谷不趕路呀！祇有利用飯前一刹那時間，磨一發吃一發，走路走得疲倦了，走路走得餓了，可是你不能停下來，還得拖着疲倦的身體飢餓的肚腹拉磨，磨三次後的包谷才能成粉，才能成為你需要已極的飯的原料。

困難接着又來了，當你捧着包谷粉去做飯時，你不容易找到鍋灶，散居在山野中晨星似的農舍，都是「七處冒火，八處生煙」的在做飯，家家都被我們這一群分散塞滿了，還得挨着次序的一組一組來，往往前組飯罷已走了十里或五六里路，尾組還沒有開始，眼鼓鼓地望着次序在自己前頭的過細的在燒火。

「快點！後面還有幾組，」你要是動了火的催促着。

「催工不催食呀！」

「吃飯大如天！」

「誰叫你編在第□□組？」

不同的理由，用不同的聲音來答覆你。有時還有更殘酷的答覆，故意將時間延得長長的，讓你在一旁生氣空望着，等我們吃罷了飯，必須快步地趕路，趕上前組，飯後的快步，是多麼一件痛苦的事呵！小腹陣陣作痛。（本來吃慣了大米的肚腹，初次吃包谷，個個肚痛，）兩天的經驗告訴了我們，在前組燒火時，我們趕到前路去，不讓時間在等着燒火時中浪費過去，以減少痛苦與麻煩，可是，這並不是完全沒有痛苦的，你不趕前五六里，也不容易找着燒火的地方，在這一段路的零星農舍裏，早被前幾組的學生們佔領了，在飢餓中勉強再行五六里，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呵！

通過了漁洋關，大衆的腳步不約而同的慢下來了，早晨動步很遲，午後的陽光還在山腰裏滯留時，就拋了錨，皎潔的夜月是在甜夢中過去的，在這樣情况中三天從我們身旁溜走了，離漁洋關九十里的山鎮——都鎮灣，還不能達到，連日的大雨，增加了不少困難，減低了行動的速度。當漁洋關轉進的消息，由晨雨滂沱中僅有的兩位過路者口中傳來時，本預備在雨天休息的我們，不得不冒雨前進。風在示威，雨在示威，身後的砲聲在示威，滑油油的路在面前示威，大家掙扎着！要是晴天，最多兩個半鐘頭可以走到的都鎮灣，消了一整天，傍晚時才能到達，並且這是我們趕走的結果，大雨中的山路，天知道是變長得很，也許沒有人相信，在我們來過漁洋關時，有一天在雨中行進，從清晨到黃昏，都說路趕了不少，後來一問宿地的保長，他也說：「你們今天走了不少！」待問及里數時，他說：「整整六里」，這點數目誰也不相信，以為保長同我們開玩笑，或者是少說了一個「十」字，大家心目中都是這個數目——六十里。保長并不給我們以臨時的精神上的安慰，由今晨的起點數起

那山到那坡好多步數，那顆大樹到那座土地廟好多步數，最後他並說：「這六里路不多不少，是用公尺量過的，並不是鄉里，」這令你不能不相信他的話。還有些不服氣的同學，跑去問村中的老人，老太婆，甚至逢人便問，所得的回答如同一十一=2一樣，一律是「六」里呀！大衆感到這回答給予了大衆一個嚴重的打擊，好似在心窩上猛然被人擊了重重的一拳。像這樣的行脚，要達到七八百里的稱途，那要多麼遙遠的時日呵，事實上我們在途中落後了整整廿二天，才到達離戰時省會——施南還有三十里的向家村。

由都資灣渡過青江到資坵是西上的大路，天已晚了，雨也沒有停，渡江是不可能的事，祇有等到天明，這裏仍然是不安靜，災難存處處都是，先我們而至，買不到食物，找不出紙煙，有高大的房屋，整齊的街道，告訴你這山鎮的繁榮，舖屋內部散亂着各種不同的紙屑，巷口滿遺着雞毛豬骨，各種字體的各色市招，也告訴了你這山鎮在幾天前的鬧熱。可是由各地流來的人群塞滿了每間舖屋，「主人讓客三千里」的由各處的流亡者代替作了臨時主人，大家議論着，各種不同的口音，傳出各種不同的消息，戰區的流亡者，都成了報社的外勤記者，每人都有一二種驚人而獨有的新聞，彼此交換着，以破除流亡途中的煩悶，廟宇旅店之夜的寂寥，在這裏我聽到由三斗坪增援來了三師人，先頭部隊已抵××灣，大隊明晨過來的好消息，還有都鎮灣是漁洋關的外圍，通聶家河有一條捷徑而又是西上必由之路，目前漁洋關聶家河既先後失守，馬上敵人非要搶這個據點不可，要是敵人前進的話…………將這兩種消息一對照，顯然的，這裏有變成爭奪戰地的可能。事實上，不到兩天，都給了兩種消息以證明。三斗坪增援的大軍，因阻渡於青江的彼岸，給敵人佔領都鎮灣的良好機會。

這夜，我們宿在離開都資灣二里許的一間農舍裏，位於渡口的路旁半山中，同學校失了聯絡，是二十個學生另一個教官（不是領隊的教官，）教官眷屬同我的眷屬組成的一羣。宿在這裏的原因，可以避免鎮上的騷擾與徒來的不安，也便利明晨早渡。

雨，可說是停止了，沒有誰到屋外去看，風聲一陣緊一陣的真如嚴寒的冬日裏的朔風在狂號。「街裏的雨，鄉裏的風，」在這靜寂的夜深的半山中，風聲實在號得怕人，青江的濤聲，洶湧滾滾的在與風聲助威，連日的大雨，增加了青江的水量同激流的速度，渡江成了問題。

黎明攜來了蔚藍的天，等我們到達渡口時，無力的朝暾已由悠悠的白雲間隙裏射出了可愛的光芒。可是，江濤的激流，在眼前展開，展闊，急奔而下，答覆着我們不能盡「慈航普渡」的責任。人越集越多，路被擠得不能通過一個人，江的彼岸是一長排人也似的樹的行列，行列後面是一條蜿蜒的長蛇在行進，看不到盡頭，江面上尋覓不出渡船的影子，只有混濁的江水被激流翻成白浪，奏着「義勇軍前進曲」江的下流傳來了另一種聲音，漸逼漸近，頃刻，一隻銀翼的現代飛鳥，掠空而過，在兩山夾行的江面上逆江而低慢的獨步，可是越集越多的人仍然是在擠，鐵鳥聲只帶走了亂哄哄的嘈雜。

「來了！來了！」是誰在亂哄哄的嘈雜聲中驚叫。這給予了大家一

種較片刻前更爲緊張的情緒，大衆聽一聽只有江濤聲，並沒有夾雜另一種聲音，於是有人在埋怨：

「什麼事大驚小怪的？掉了魂！」

「來了！來了！」驚叫的用手指着江的彼岸。大衆隨他的手指看去，是的，眞的來了！兩艘狹長的渡船，上面滿載着武裝同志，在三把槳的努力齊下中，與江濤奮鬥的向我們這岸邊開來，大衆歡呼了！歡呼聲是彼此擠得東倒西歪，眞的「掉了魂。」歡呼的浪潮還沒有過去；接着又傳來了一陣咀咒的怨聲，原來江濤留戀着渡船，迫使在江面上作旋風舞，經舟子最大的努力，仍折回原岸泊在離開原渡頭頗遠的下游。舟子喘了一口氣，開始作第二次的努力，第三次的努力，均在大衆歡呼與咀咒的惋惜聲中成了無法投遞的郵件——退回原處！渡江是無望了！誰都在怨恨連日的大雨，怨恨這條「鬼」江，怨　無用的舟子，奇怪的，沒有誰怨恨敵人！渡船沒有移動了，船上的武裝同志也退回了原有陣地，可是，大衆並沒有絕望，在種種怨聲中擠着等着，等着擠着。…………

對岸的假樹的行列矮下去了，行列後面的長蛇仍在蜿蜒的進行着，那也不過是增加了矮下來的行列的行數罷了。

朝陽很快地昇高了。在大衆飢餓的肚腹中額上冒出了汗。江的上下游同時都傳來了另一種聲音，霎那間情緒都緊張起來！聲音越來越尖銳，太空中出現了三隻對飛的現代飛鳥，向下飛去的一隻，大概在歸途中，無所眷戀的迅速的逝去了翅影。溯江而上的一隻，凌空在我們頭上掠了一個圓圈，人羣沒有喘息的掩蔽在樹林的下面，當時，我沒有什麼感覺，情緒緊張到了頂點，是空無一有的。一待那對鳥親密的接吻似的仍並肩溯江而上的飛行時，那種騷動，擁擠，銳不可當的分向各方面的衝刺，你會感到這不是人羣，這是羣猛獸，帶箭負傷的在樹林中奔突的猛獸。我們這羣也很迅速的離開了渡頭，向沒有足跡的斜山上爬行。渡頭仍見滿是人頭在蠕動，對岸不動的渡船仍吸引着不少人羣，當我們翻完了這座高山時，飢餓，疲倦，荊棘刺傷的傷口的疼痛，將我們這羣推倒在一顆大樹下，上面的烈日，草地的濕濡，傷口的血滴，都沒有人顧到，我們需要休息，需要食糧，需要安全，需要故鄉的家庭中的溫暖！我被推倒在一堆叢莽的上面，樹葉上昨日殘雨的餘滴，陣陣飄洒到我的面上，我淸醒了，我想到將才的一幕，鐵鳥畫圓圈的一幕，要是不幸的掃一陣機槍，那我們困苦的三次流亡線上的刧後餘生，將永遠地遺恨於青江渡頭！還有我的愛人愛的結晶，前妻留給我的「姊妹花，」還有大哥的一對「難兄難弟，」三弟的老是沉默着的愛女，同時都是永世不能彌補的傷痕！很幸運的我們都很安全的推倒在這大樹下面，暫時的能得到片刻的安靜與休息，在戰地，在流亡線上，可說是天大的幸福。想到這裏，頓時將饑餓，疲倦，傷痛，都置諸腦後，面上呈露着微微的苦笑，於是興奮地鼓起餘勇，走向另一條不渡青江而能到資圻的較來路更難的山路。

橫行了十五里，當中經過一座狹長的山坡，斜的角度斜到豎直的程度，遙望着令人生畏，一隊轉進的武裝同志在上面蠕蠕前進，看來好似一羣螞蟻，眞令人伸舌！我們不能中途而廢，半路折回，仍向長途上前

五〇—二二四

進，經過一條叫許路具的兩旁都是深壑的高高的危堤，（山脊）就上了斜坡，一邊是陡峭的山岩，一邊是深不見底的深壑，小碎粒石屑成了路面，一走一滑的要上這種沿途「決無僅有」的劍道，無不捏一把汗。靠裏面一點走，不齊的巖石定要擦傷你的皮膚，靠外面走，那深深的淵壑，令人頭暈眼花，詩人筆下的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底描寫，也定是身歷其境的寫實。當時，我們能安全地走過那一段路，事後想來還有點「提心吊膽。」天地間的事就是這樣，危險的反能平安渡過，平坦的往往出人意外的發生災難，「不躓於山而躓於垤，」古人早已告訴了我們這點道理。本來；這段路可以不需走的，要是能渡青江，或者是準前就有不渡江而由另道到資坵的打算；可是我們是由渡口轉到另道的，就成了必經之路，這是白費的氣力，這是「找頭。」

夜宿長陽縣屬馬水鄉第五保國民學校。沿途都有敵人到了灣裏（都資灣）的消息傳佈着。保校的教員是師生二人，那位老先生，服務鄉村教育有三十年歷史，是專攻經古文學的，生徒很多，差不多後起青年，沒有受過他的薰陶的可說沒有，在附近百餘里的圈內。他與我們預備了茶水，男生女生各別的寢室；也將我們眷屬安放在另一房間裏。一種誠摯而殷切的招待，孩子們感到了溫煖的撫慰，我也在旅途中第一次感到了友誼的溫煖。另一教員，老人的學生，是「借廟躲雨」的在這裏預備功課準備升學的，他西上數次，對於「條條路通長安」的各處到施南的道路知道得很清楚。他告訴我們可以在西灣過河，到資坵不特近而且路好走。我當時曾提出疑問，要是資坵已被切斷，我們有沒有安全西上呢？他毫不遲疑的答覆「有。」那可以由西灣翻高荒到黃柏山，翻越黃柏山而到天池口過河；設不能過河，間紅魚白魚的路筆直西上，絕對安全。幸而有這一夕的聚談，給予了我們以後行進上不少的便利。

到達西灣過河不可能。渡口離鎮上有二里，這條路上完全設轉進的武裝同志一二的站滿了。我們到達時，敵人已越過都資灣向前推進的消息也同時到來了。於是沒有渡完的武裝同志，後面又擠上了一團×師管區的新兵，那是由到湖南的途中折轉而來的。他們都要搶渡，沒有我們的份，等到明天，明天下午也許可以輪到我們頭上，可是在這爭取時間的期間，能否容許我們等到明天下午，誰也沒有把握，只有冒險翻高荒，走另一條沒有人走的路。

高荒真是名符其實。明明沒有路的影子，可是明明有土著人告訴我們翻過這高荒可以在資坵對岸過河。山坡的土壤是疏鬆的，腳一下去，土泥不接受的就要向下滾，一隻腳費好久的時間才能放穩，另一隻沒有放穩時，放穩的一隻腳不敢移動，手必得要攀援樹枝，以放置懸空而在探覓能有放穩的地方底腳。這樣一步一汗的探着前進，探穩一腳放開一步的攀援前進，有同學在說：

「我們成了鄧艾的後人！」

「這是什麼話？」

「渡陰平呀！」先前說話的回答，「你沒有看三國麼？連這故……………」「事」字還沒有說出口，下面就沒有聽到聲音了。我攀緊着

一枝粗大樹枝，一腳懸空的顫着說話的掉去，原來他說話時沒有放穩的一隻腳，順着疏鬆向下滾的土塊往下在溜，他用死力攀着樹枝，想這隻腳順勢溜下去的腳懸空停止，這樣掙扎着，額上冒出了豆大的汗。

看來沒有好高，爬起來却要費很大的氣力與時間，只在半山腰夜幕就慢慢地在迷漫着大地。好容易有一間土房，大家好似到了自己的家，馬上塞進去，有些就在門前禾場上將身子擺平了。

「你們那裏來的！」一位半老的農人問着，大概是房屋的主人。

「西灣」。我看半天都是懶得有人回答，我也懶得祇擠出了這兩個字。

「到什麼地方去？」

「資坵，」

「走錯了！你們應當在西灣過河。」

「沒有錯！那裏不能過河。」

「你們預備翻高荒？」

「是的！」

「那不容易，沒有路，一年難得一兩批人走。路是有的，完全有人深的草遮着，你們怎能找着呢？依我說，先生，你們還是轉頭到西灣去過河的好！只要一過河轉是平大路，又好走，又近。還是過河的好！」他一口氣說了這麼一大篇，將我們這小小的一羣的注意力都集中了，都為着前途在操心。

「西灣不能過河呀！軍隊太多，非等到明天下午不可！」仍是我在回答。

「等也要等，先生！明天下午，你們還翻不過上面這個埡呢！」說時，他順手指着抬頭就能看見的一個山上的聳峯，在我們的眼裏看來，那是很近，決不會到明天下午還翻不過的。

「上來爬得怕死人，下坡怎麼好走？」一口南京口聲的教官，說話時總是那樣的快，在我們湖北老聽來，好像裏面差一點東西，可是差什麼也說不出來。

「好走，好走！」我們的臨時主人說：「祇要天一晴，「抛」（鬆）土不往下溜，嘅（和）走平路一樣，一下雨就不能上下了。你們也有很！先生，像今天這樣的路，本地人都不敢上山，你們這多人沒有一個出事，真有很！」

「翻過那個埡，還有沒有不好走的路呢？」我確究性的問着。

「就是這個埡把這條路死打(了)叫！再過去到鄧山有一個坳，那沒有什麼，只有這埡的一半，還好走，翻過坳就是資坵對河了。」

於是問題接着來了，大多數主張回到西灣去過河，今天的山路把每個人都走怕了，連我們的南京教官也堅決的要向後轉。夜，黑沉沉的，有點怕人，潮漲的濤聲陣陣地襲來，山腳下有火把的光在閃動。

房屋主人是主張我們回頭到西灣坡力的，加上教官一說過河後走路的方便，整個小團體都決定了明天下山的辦法，祇有我一人堅持着非翻高荒不可！我表明我的態度，即使我的眷屬明天要回轉到西灣，我獨自一人也是要翻高荒走的。當然，我的大姪[illegible]贊成我這主張，在

五〇—一二六

向同學們說明非翻高荒不可的理由。辯論於是乎就開始了。照理，應當少數服從多數，可是我不願意犧牲我寶貴的意見，我也不能將二十個青年可寶貴的生命轉入危途中。向比較安全的路上走，是我們目前的責任，多走路多吃苦，在流亡線上有什麼關係？要安全，必須走沒有多人走的荒路，走荒路當然比較痛苦，二者不可得兼，捨不痛苦的大道而取痛苦的荒路。

山腳的火把閃光漸漸向山上移近了，主人很奇異地問我們還有沒有同伴被遺棄在後面；我們也覺得奇怪，問主人在平日夜間有沒有人上山來。回答都是一樣的沒有，火光不閃動了，漸走漸大的成了火球，聲音聽不出來，祇能模糊的看出不少人影在團團火球中向前推動，「注意好了。」大家不約而同的囑咐著膽小的同學。

「什麼人？」隨然的一聲喊音在這靜寂的夜的長空中吼出去，連屋簷下的一口空缸，也震發著翁翁之音，大家都圍站在禾場上觀望。

「是我們！」有了回答，松滋口音，聲音有點變，聽不出是不是鸚鵡了的口音。

「你們是什麼？」「什麼」二字引起了大家的哄笑。

「我們是松中！」又是一陣笑。

「那一些？」聲音較前和緩多了。

「你是晷稀陵？」下面聽出了聲音。

「你是蔡方？淡還有那一些？」上面也聽出了聲音。

等他們這樣上來了，大家看清了面孔，才知道都是同學，人數有試得，還有女生。

話匣子打開了，才分手不到兩天，在這半山裏重逢，都感到好似久年相別的故友，一旦在他鄉相遇一樣，各述各的痛苦，各有各的在過去夢想不到的生活經驗。我們也知道了學校大隊在都脊湖便橋時，被敵來的敵人衝散了，他們這八個也是翻高荒預備到閃灣過河的，下面擠滿了武裝同志，再去都很難渡完，聽說我們是上了山，才追蹤趕來的，這給了我的主張一種很有力的證明：要前進非翻高荒不可！

緊張的情勢仍舊前進着，並不因黑夜而稍有停止。對河的大路上，火把的光繞着山腰，[illegible]了一條火龍。火光很快地向前移動，這說明持火把的人走路是很急迫的。一陣跟一陣，蜿蜒盤旋的總是火光在游行，要不是親眼看見，我真不相信會有那些夜行者，會有那些火光，這樣一直到午夜，火光才慢慢地稀疏下去了。這更證明着問題到閃灣不可能，除非連夜趕過江，參加對岸火光的集團，也成一個夜行者。

第二天仍然是翻高荒，老人是很誠實的，人深的荒草夾着荒徑。錯的到了下午才翻過那昨夜看來很近的埡，又在山中過了一夜，才於另一天的晨光熹微中到了資坵對河。資坵的房屋很整齊而雄偉，依着山陵，在資江河畔並建着。聽不到一點市聲，對岸的大路上，也找不出半個人影，好像是世界頓時平靜下來了，讓交通要道的大路，很安靜地躺在那裏，以休息旬日來被人們踐踏得疲倦了的身子。在泥似了許久的地方忽來這樣一種冷靜，經驗告訴了我們，這是最接近大災難降臨的景象。經各方探聽的結果，知道情勢日趨嚴重，資坵的整個市民都搬空了。

外來的義民同武裝同志也於昨夜趕緊走光了，這樣我們沒有走黃坵的必要，也不能作生命的冒險，只有再翻高荒翻越黃柏山。

上黃柏山費了一整天的時間，於傾盆大雨的最後一點鐘內，在陡坡上急行的宿在山路旁甲長家裏，衣包均濕，個個都像是水裏撈起來的。大家分圍着兩堆松柴火，直烤到夜殘山靜，還祇有半乾，敵不過睡魔的侵逼，只有裹着半乾的濕衣，睡在半乾的濕被裏。

山中又行了一日，算翻到山頂了。明天還要走一天的下坡路，才能到天池口，要是下雨，根本就不能走。「天乾三年，出門望晴，」何況我們沿途爲雨所苦，每逢山行無不厄於雨呢？我們誠懇的祝禱明日放晴，大家不時跑出屋外，希望在天空中看到閃爍的星。

到了天池口，仍不能渡江。因爲我們沒有食糧了，必須要到鄰近鄉公所去交涉，而鄉公所離天池口還有三里，一走到那裏去，過河的路線又要更改了。

鄉公所的地方很令人羨慕，古柏森森的圍着一重高大而整齊的屋宇。在將要到達的地方，整齊的石級一級一級的直上到鄉公所門前，石級兩旁站着粗壯的果樹，青青的果實已纍纍的排滿在樹枝間，當旭日東昇與夜月初來的時候，當春風帶來了夜鶯的歌唱，秋月傳來草虫的交響樂，在一片銀色世界中間欣賞兀立着的森森古柏，陰濃的綠樹下披襟當風，都是人生不可多得的美的世界，藝術的世界，我眞願意終老是鄉，可惜我奔波在流亡途中，徒有遐思夢想而已！這種自私的個人享受，在舉世烽火的濃煙中，是不應當企求的，是不現實的，是脫離世界的，是不齒於人類的無恥底落伍者！

鄉長不在公所裏「因公外出」，由經濟股長接頭，謝謝這位股長，他給予了我們這羣一餐飽飯的食糧——包谷粉，還有一茶杯食鹽，並告訴我們今晚寄宿的地點，明晨可以在鎖福灣過河，那就上了大路。臨走時還告知我們，就在今午，有一羣衣領上有銅字的學生，也是走的這條路，我們知道他說的是「枝江中學」。

「你們在鄉公所有沒有領包谷粉？」當我們走到鎖福灣渡口時，渡船上的舟子這樣問我們。

「領了的，怎麼樣？」回答的很不自然，有點厭惡舟子在多話。

「多少斤？」

「八斤，你問這些幹麼？」

「我還要問，」舟子笑着臉說，還有什麼沒有？

「還有一茶杯鹽，你分不分？」

問清白後，他才讓我們上船，正要開船時，山坡上面傳來了一陣聲音：

「鄉公所命令叫你將在鄉公所領了包谷粉的一批學生趕快渡過江，不要渡別的人，回來時將船拖上岸，封渡，回來要是渡過來一個人，你小心你的頭！」

「昨夜就曉得了！」舟子氣憤憤地回答，「還等你今天來說，媽的，昨夜又到任公姑那裏去睡忘記了，今晨趕到河坡來通知。」聲音低得很，這是說給我們船中人聽的。

五〇—二二八

「船裏坐的是不是那一批？」船開始移動時，山坡上的聲音又傳來了。

「是的！」船已離了岸。

「好！快點過來，我在這裏望着你，記着：空船過來呀！」最後一句聲浪特別大，不僅僅是叫舟子注意，船是離岸漸漸的遠了。

船裏沒有回答，我們問明了舟子，才知道站在山坡上喊的是保隊附。

渡過了江，山坡上站的人反而看得見了，真的，他守望在那裏，守看空船過去，這位到任公姑家裏去睡覺的傢伙，很盡職。

一上大路，走在平坦而寬闊的石板路上，脚程鬆多了！也快多了！多費了一團氣力的我們，苦沒有白吃，鍊鍛得我們脚頭有了力，最使大家感到興趣的，是沿途都看到了學校的標識，在大路旁小店子的舖門上，土地廟的小土壁上，山邊的巖石上，路面的石板上，……各處各處，都可看到用粉筆畫的：（形式符號均照原樣）

松中同學加油！松中 ——→松中同學在茅坪午餐　鼓

官快來！我們前進了！——→松中

我們於是趕，拚命的向前趕。走了幾天高荒的坡路，再來走這平坦的山路，真是「滿不在乎。」於是三十里過去了，又三十里過去了，當我們在魚峽口休息時，當地人說離鎖福灣已有了六十里，我們倒有點不相信。奇怪的，沒有松中同學的影子。

離開了魚峽口標識又來了，到處都有，都是在學校名稱後畫一個箭頭。這閃聲似的箭頭，又提高了大家的精神，沉着氣跟着箭頭向前衝。

近面來了一塊路碑，那閃聲似的箭頭任向我們笑，涉過了淺溪，溪旁一塊不大不小的石面上也刻着閃聲似的箭頭，路亭的枯柱上面，下坡的石級的起點同盡頭，粗大的樹腰上，……都是白色的閃聲似的箭頭在我們眼前很快的落後了。就在這種極端興奮下，大家「加油」的↓，一直趕到招徠河，才又同大隊合流。這天我們翻高荒的一尋，創了在這次長途流亡中最高紀錄「八十五里。」全體宿於招徠河。

由招徠河到龍王冲，這一段路都是乘船的，水程祇有十五里，一上午就到了。陸行是六十里，還得翻越一個最大的坡，因此陸路早就成了沒有人走的荒路。船是很嚴重的問題，人是那樣的多，招徠河本來就會擠破，加上我們這個團體，後面還在如潮的湧來。滿招徠河市鎮上，都是人擠着人，各種不同的口音，在奏着夜的進行曲。每家門前燃着如豆的風燈，在閃晃的燈光下，各種白色字體在跳躍；

宜都海關職員住此　中童128團住此　枝中三組　枝中女生組

枝中……松中　松中女生組　松中教員組　松中……都中　×部五連第二排　×部五連第……器

王家坂

家河郵局松木坪三鄉流亡聯合辦事處……

剎元寺

舖門完全卸做床舖，印花臥單，白竹布包單，綢緞被面的被子，三友實業社毛巾氈，灰軍氈，湖南青制服褲，黃色軍服，灰色軍服，草綠色軍服，……都不整齊的隨便放置在臨時床舖上「義勇軍進行曲」—

「我的家，」「璇宮豔史，」「船夫曲，」「聽他言………，」「自盤古………，」「蘇三離了………」（平劇）「與漢圖，」「哭祖廟，」（漢調）「李蘭英呀十七八………」（楚劇）………各種不調合的歌唱都在這夜的山鎮裏狂奏着，混夾着：「有鬼吵死人哪！」「你們不睡鬼號的號些什麼玩意！」………種種埋怨聲。這些來自各地的流亡者，藉與的「號」出胸中的積悶，將垂死的山鎮「號」活了，這裏成了臨時展覽：床舖展覽，服裝展覽，歌唱展覽，人的展覽！

船，終於是嚴重問題。供不應求，難免有通貨膨脹的事實發生。我們住在街的入口國民小學裏，走到街的出口，走盡折稷河的範圍，直到河岸泊船的地方；沒有看見一個船伕，沒有看到一隻船。夜空是碧青的，星星在閃爍着，即使沒有月光，也能看清清江的江流和緩的在夜風裏微波着。（由折稷河到龍王沖水程係清江之一段。）對岸山邊泊有一大排船，我們折回來找保長，剛抵街口時，一圈人圍着站在中間說話的一個。

「海關上出兩百塊，你們那一個速找船來！」我們當然停步，增加了圈外的一圈。

「沒有嘛保長！」

「這是加倍的價錢，走一趟是兩趟，」中間站着的現在我們知道是保長的說：「你們想，規定每船二十人，每人五塊，二五一百；海關上也祇廿人，出兩百呀！他們還有槍，人家不給錢，要你們送，你們也得送呀！」

「不錯，獨子他們雇的兩隻船怎麼樣？」

「我們要，要就是兩隻，一隻沒有誰去。」

「行！再多些也行，明天一早來！」保長要動身了。

我們趕上保長，交涉我們需要的船隻。

「沒有辦法！」保長很乾脆的答覆我們。

「我們出錢呀！要好多給好多，並不是白當差！」

「出錢也沒有辦法！」他頓了一頓，「你想想！有的今夜就睡在船上了，有的用槍兵守在船上，還不放心的將船開到對岸去過夜。人是這樣的多，還在來，有數的幾隻船，不夠用，不是機關上的人，各處逃難來的，有的等船已等了三天。」

「我們也出兩百！」

「兩千也沒有辦法！實在沒有辦法！先生！請你們原諒！」說着他動步走了，走不到兩三步，他忽又回頭說：「不要慌！船一天走兩趟，第一趟想不出辦法，第二趟絕替先生們設法，包你們明天到龍王沖」

船，遂成了目前最嚴重的問題，交涉了半天的結果是「沒有辦法！」我們祇得懶洋洋地拖着沉重的腳步回到了臨時宿舍，我們不能坐着等船，「第二趟准替先生們設法，」可是「人是這樣的多，還在來，有數的幾隻船，不夠用，」「實在沒有辦法請先生們原諒！」「有的等船已等了三天！」船的問題，將要把我們這羣滯留在這裏，要在無辦法中想出辦法來！於是吩咐他們——我們翻商荒的一羣。這時，南區教官同其眷屬已離開了我們，住在渡口附近的一家民舍裏。

「半夜時候你們都要起來，將包包紮，我們好上船！」

「船不是沒有交涉好麼？」有人提出了疑問。

「你們不管半夜時候就要起來！」我不敢說出我的計劃，那是我個人的理想，究竟事實上能否如願，我毫無把握！

事事進行很順利。我們很從容地洗了臉，包好了包，跑到渡口時，靜寂得無一點聲音，東方還是魚肚色，臨時船上的旅者，個個都在甜蜜的鼾聲中。昨夜泊在對岸的船隻，早已不知在什麼時候開船過來了，泊在軟沙灘的盡頭，船裏沒有半個人影，好像是專等在這裏歡迎我們這一羣。當時我是多麼的高興而興奮呵！我用十分興奮的情緒指着船隻泊在的地方：

「上船！行動要快！」

我們還沒有整個上完船後，陸續來了不少我們的同學，於是指揮着他們分乘其餘的船隻，這是在增加我們的力量，我們找到了幫手。

等大家同學坐滿了三隻船，由岸上走來了一位荷槍的武裝同志，沒有走到船邊，就在喊：

「同志們！那是我們定了的！我們昨夜守了一夜，請你們快點起來去想辦法好了！」邊說邊走到船，邊站了一會，反復的說着，看看沒有一個人回答，知道是無希望了，又荷着槍回到岸上去了。片刻，岸上又出現了三位武裝同志，向我們這方向走來。話還是先前那位說的那一套，不過語氣較先前不同，勸氣多了。船上坐的也不示弱，三隻船上先後的都起來了人，很有理由的答覆他：

「同志！這是我們同保長交涉好了的，我們祇用三隻，這裏還有兩隻，大概是你們定了的，我們沒有上一個人。」

「不！這完全是我們定了的！」

「不是一來就告訴你們嗎！」另一個端着槍的說：「我們昨夜守了一夜！」

「可是，我們上船時沒有一個人，誰在這裏守？」

「我們不敢說都是我們定了的，」第一隻船上站起來的人說：「還旁邊還有兩隻，我們不敢占着。」

「沒有理由說！請你們起去！」

「沒有的話！……」

在人多嘴雜中，三位武裝同志也沒有辦法，即使是端着槍，雙方僵持着，丘八老爺祇有瞪着丘九們鼓着一雙大的眼睛。

太陽爬出了山，岸上騷擾起來了，人的浪潮嚇退了青江的激流。在沙灘的另一處，也停泊着船隻，人在向上面擠，一位穿着海關制服的職員，站在一隻船頭上大聲喊着：「不要上來！這是差船。」

然而，這一切都沒有用，喊破了喉嚨，人還是往船上面在擠。

「不要來了！船要沉了！船壓沉了呀！」另一隻船上的驚叫。

「說是不要來呀！這是差船。」

人還是往船上面擠，泊在我們船旁邊的兩隻空船，片時就塞滿了人，也是亂哄哄的。

遠處近處的人頭都在移動，岸上跑來了一排荷槍實彈的武裝同志。人潮仍然是在波動，只有青江的流水如無事然的緩緩的東逝。

上滿了人的船隻都離了岸，還沒有到開船時間，船上也沒有一個船伕，船也僅僅離開岸而已。

到這時保長才出現，後面跟着一羣人，大概是船伕。先走到我們這裏，他關照的說：

「人太多了，不能走！大船頂多三十二個，小船頂多二十個，各船淸各船的人數，多了的起幾個，要快，船家還要趕二趟。」

一淸，我們這船擠了四十。「多了，要起幾個，」可是叫誰起去呢？誰願意起去呢？大家沒有動，沒有一個預備起去。

「還有！」保長又開腔了。「船錢是見人五元，優待你們學生，人各二元，每人只收兩塊錢！」

「快點！怎麼不動呀！」保長看半天都沒有人起船，他催促着，「再挨一下，船家就推別的船去了，你們不要自己挨自己的時候。」

「後上船的起去！」誰想出了這個好辦法，大家附和着的執行。費了不少唇舌，費了不少時間，才擱出了頭緒，船伕才上了船。

「各船報各船的人數，船錢交給船家，清白了就開船。」

「二十一個，」「二十三個，」「三十四個。」

「還要起呵！」三個船家不約而同的說着。

「算了！」保長揚了揚頭「路上過點細開開！」

我們勝利了！將人潮遺留在岸上，將徠河也遺留在身後……我們勝利了！可是我個人沉默着，為着孩子們，我弄了一次偷襲的手段。

一壘太陽頂在頭上射着光芒透入青江的微波裏閃爍，在這兩旁都是山峯的江面上，聽着款乃聲，長途的疲倦，早隨着東流遠去了。

我們順着岸上我們的南京教官同他的眷屬，各揹着揹囊的站在陽光滿射的岸上，向我們投出了羨慕的眼光。

船唱起來了！「船夫曲！」「父女們打魚在河下……」

「搭船！」岸上有人在喊，「我們只有兩個。」

「不行！同學！照規定我們還多了四個，」船上的回答，「後面還有船，趕快去！」

「你們要是每人出五塊錢，我搭你們去，」船家提出了辦法。

「先前不是說還要起幾個麼？」

「這是外水，先生！」船家笑了笑，「走這一趟真苦！別人只裝二十個，兩百塊，我個裝了一滿船，不到一百塊，走這一趟真苦！」

到了龍王冲，問題又來了，走野三關呢？走花里坪呢？主張走野三關的有他的理由，主張走花里坪的也有走花里坪的理由，人數還沒有到齊，還有不少的人馬隔在招徠河，於是不得不等，等到齊了再前進。一天過去了，我們的南京教官沒有影子。

龍王冲這個市鎮貧乏得可憐，你祇要留上兩個鐘頭，你就要生厭惡之心，什麼也買不到手，蔬菜，柴火，食油……可是我們在這裏等後面的同伴等了兩天。要是說有一點令人留戀的話，那祇有「麻餅，」價廉物美。每個由五角到五元，一元五的全是白糖心子，這是沿途來任何地方吃不到的高貴物品，白糖心子的麻餅。

大半天又過去了，我們的南京教官還沒有來！

五〇—一三三一

等人馬到齊了，問了幾個老年人，於是決定了走花里坪，在我們最後一批人馬到龍王冲時，南京教官才同我們見面，並說，要不是在船上露宿一夜，還得等些時候。

經過巴東縣境時，我們又遇着了最大困難。沿途討不到一口水喝。

「老板！請你討點茶喝！」

「沒有預備茶！」

「就是水吧！」

「沒有人挑！」

你有什麼辦法？人是這樣的多，天又是一天熱一天，中午時的陽光逼使個個人冒出豆大的汗，人人都渴望着水！人人都遺恨於青江的江流不流入這裏來。這裏給予了我們另一教訓，「水」有時也變成了「黃金」「不易得的「寶物」！」「渴飲一滴成甘露」，就是那僅僅的「一滴」呀！在這裏也是夢裏的曇花！我們在沙漠地段渴行了數日，沒有發現「綠洲！」

巴東同建始交界的地方，是一條激流的溪水。大雨溪漲，水勢兇猛的不亞於青江橋。沒有辦法，泊岸的渡船有時於大雨之夜杳如黃鶴。我們行到溪邊時，正值舊船被溪水吞食了，新船還沒有完成的時候。維持一河兩岸的交通的，全靠一個「猪槽。」上面除了兩個船伕外，再蹲不上三個人。兩個船伕是缺一不可的，如同我們人不能缺一隻手一樣，一個站在槽頭上，持着約篙左右划着槽身於是一搖一搖的前進。蹲在槽尾的一位，要不停手的用木瓢將槽裏的水向槽外戽，槽頭的是發動機，槽尾的是起水機，沒有發動機，槽船不能前進，可是沒有了起水機，那更危險，槽船就要沉入溪底，溪水當然深，站在槽頭作發動機的不用篙採而用篙左右的划，就可以證明。

溪的兩岸都蹲滿了人，各濟成了清一色。我們這邊是一色青，對岸是一色灰。（開回漁洋關去的□□軍）在兩個去兩個來兩個來又兩個去的中間將原來青色的易成了灰色，灰色變成了青色，足足費了一整天時間。槽船在水中搖去搖來，那樣子看來真有點怕人，看着旁人蹲在那裏面搖到水中時，身上不禁起一陣雞粒，這樣搖着搖着搖走了一岸青色，也搖走了一岸灰色，終於沒有一個搖入水底，這大概是他們要用「猪槽」作渡船的理由。

花里坪終於挨到了，整個住在新街。脚程快先到的同學，都意外地受着熱忱的招待。鎮上的商民們都如同歡迎自己子女歸來似的個別招待他們或她們，快脚快手地做出熱滾滾的飯不說，還有的預備有五六樣菜；加上臘肉或者香腸，甚至有一家藥店老闆，深怕他招待的三位女同學餓着肚子等不得飯做熟，先買來了一盤包子同每人一碗麵。最令人不能忘懷而感到待人誠懇的，是當地區署的顧區長。當我們向他交涉時，他的維護大出每人意料之外。沿途的經驗，都是要我們造清名冊，蓋上每人的名章，然後按口授糧，還得有一分公函；無論何地的區署鄉公所都是這樣，要是有一點手續不合，是不能通融的，那怕你走了一天路疲倦極了，也許一天沒有吃飯，也祇得撐着疲倦極了的身體，挨着餓的造二百餘人的名冊，（校長另同一部份走鶴峯路線，同學程先生

另間一部份走巴東路線，）還要恭整不錯，也要合於格式，事實上沒有一天功夫不能完成。然而，這是公事，沒有誰通融！可是顧區長的作風，叫令人感激得出眼淚！一

「本來，照公事手續，是要先造好名册，蓋好名章，備上一份公文，我們才能發給伙糧的，」顧區長和藹可親的向我們去交涉的幾位教員說：「可是，大家同學走了這麼遠的路，都疲倦了，學校的職員也不齊，叫誰去寫小字呢？諸位先生們拿粉筆寫黑牌，當然是行的，要拿筆寫小字，在這時候，我想誰也沒有這種耐心！」顧區長笑了，我們也笑了！「再說：同學們也許還餓著呢？我還祇請諸位先生，你們說明同學人數，我就馬上開倉發糧，」顧區長很肯定的說：「至於公事手續，等大家到齊吃飽了，疲勞稍為恢復了，再辦不遲！」

我們祇留代全體同學感謝！

「還有！」顧區長又想到了我們沒有想到的事，「這裏祇有包谷，沒有大米，請轉達同學們原諒！謝司爺！」當時進來了一位很有精神的職員，「你打個電話給鄉公所，叫他們馬上派三名伕子來，到中心學校去推包谷，還要送幾個斤柴去，要快！都要馬上辦到！」

「先生們想想，」顧區長等謝司爺走出後對我們說「同學們走了這麼遠，餓著肚子還去推包谷，太不近人情了！柴嘛是伙食問題，伙伕是希場，拿錢買不到。」

當時，我們都被感動得流出了眼淚，沒有人說一句道謝的話，事實上，他這種人情的撥動，是沒有話可以表出我們衷心地感激的。

中心學校賀校長，是省七師畢業的，將內部佈置得井井有條，在那新校舍的柱子上，走道上貼着不少的「徐中同學宿舍由此進→」「徐中女同學宿舍由此進→」「徐中同學食堂」「徐中女同學食堂」等等藝術化的紙條，我們都住得很舒服，並不感到擠，可是他們的校務仍有秩序的進行，也沒有妨礙他們的課業。

夜間，顧區長於百忙中抽空來看我們同全體同學，並為我們代表全體同學去答謝時，顧區長又對我們說：

「造册，同學們是沒有我們「內行」的，我看，頂好請先生們將底册送過來，我們書記們造好後，拿去同學們蓋章好了；先生們只補一份公事，聯絡留一件整數糧單，就算完事了！」

「那怎麼好！我們大家勞顧區長的神已經夠了，書記們在目前事也那麼多，那怎麼好呢？」

「沒有關係！出差來的事本來多，可以騰出時間，這也是事呀！」顧區長是那樣的誠懇，「大家辛辛苦苦的由前方流亡到此，這是義務我們公務員都不盡，那太對不起國家民族了！哈哈！」

我們辭出時，都感到這位區長，想慮很精細，人情是那樣的週到，社會經驗是那樣的豐富，而是，對於公事也並不是一味講人情面馬虎的。

休息了兩天的結果，我們知道這位區長是由甲長保長鄉長一步一步地爬到這個位置的。在他全區境域內各鄉中心學校的校舍，都是由他個人向各鄉熱心教育的紳士募款新建的。別處我們沒有看到，祗就花連河的來說，就是我們沿途經過八縣（西峯、括陽、巴東、建始、恩施

五〇—一二三四

連校江村的宿舍都算在內）經過千餘里首屈一指的校舍花果坪屬建始縣，縣長是抗戰前第八高中（在荊州，後改稱江陵中學）的高校長。

在花果坪分發後發給了我們六天食糧，名冊全是區署代造的。顧區長的意思，讓我們休息兩天，還要把從花果坪到施南的四天食糧一次發足，以免我們走到路上再麻煩。這數目當然不少！每人每天十二市兩，二百六十五人，六天，算起來也有一大堆呵！可是顧區長並不是拿公家的糧食做人情，他說：「我發這些要是政府不承認，或私人負担好了，」事實上等我們到教育廳時，廳裏已經知道了這件事，完全承認了！

到施南後，我們全體待命向家村——離施南還有三十里的向家村。

當然囉！首先到教育廳，三十二天奔波的結果，換得了科長同督學的熱烈的握手以及一大串道謝的話。校長由另道已先我們一天到了施南，有了校長，我們責任當然沒有了，將學生籍名冊交了出去，我們需要休息，靜候在向家村……………

卅二年，六，廿五——八，廿五，繕草於向家村。

渝歸紀事詩

向中

（一）

香車寶絡逐輕塵。玉樹瓊枝漫寄身。一自繁華相別後。人間無復舊時春。

予自二十七年春，束裝返滬小住春申，奄忽四載，雖烽火連天遍及南北，蟄居孤島，猶若燕處危幕也。

（二）

珍珠簾箔掩蘭堂。妙舞清歌弄晚妝。載得玉人歸去後。曉窗猶自夢霓裳。

太平洋大戰爆發前夕，滬上笙歌鼎沸，一若不知大難之將臨，是夕聖約翰校友會舉行慈善舞會，予乘興約祖文江晟夫婦偕晉安妮前往，[illegible]殘，始伴偕安等歸去，翌晨起身，猶覺餘音繞梁不絕於耳。

（三）

匆匆羯鼓動天涯。一夕胡兒萬馬譁。虎賁貔貅齊解甲。任他封豕與長蛇。

十二月八日夜三時，駐滬日海軍突向英美兵艦提哀的美敦書，美艦告降，英艦沉沒，翌晨日軍進佔兩租界，春申亦告淪陷，漢奸大肆活動，不免有社鼠城狐之嘆。

（四）

更從何計覓生涯。憔悴三冬過歲華。道路朱門同一哭。江山非復舊人家。

上海既告淪陷，生活日趨艱困，斗升小民固無論矣，即富有者亦以糧米來源不易，煤告[illegible]，是冬氣候倍寒，道旁棄屍累累，慘不忍睹。

（五）

一年容易又更新。忽忽居然大地春。勝有嬌姝歌海上。欲教游子悔風塵。

歲序更新，滬上生活稍趨安定，舊日繁華，略事恢復，汽車絕跡後，摩登士女爭以自行車代步，昔日貝當路一帶，載歌載行，爲孤島淪陷後之唯一風光。予則原擬於畢業後赴內地就業，後以事未果，苟安且久，本非夙願，撫舊追新，徒增惆悵。

黃菓樹大瀑布　紅葉山人

一水分開萬嶂綠，萬條銀線接天垂。
閒情過客知多少；忍負滔滔造化奇。

雨夜趕車　前人

暮色蒼茫百感生，孤軍寂寞賦宵征。
載途祇恨風和雨；燈火關山路幾程。

過安順有感　前人

山國爭開不夜城，塞途車馬逐繁榮。
樓頭酒綠燈紅候；到處笙歌醉太平。

貴州苗胞　前人

苗胞箇箇與吾謳，衣飾語言特處多。
頭上白花裙百摺；行來影態共婆娑。

旅行雜誌叢刊之二

川康遊蹤

・最新出版・每本定價六十元・

本書彙集了二十多位作家旅行川康的遊記和報告文學數十篇。告訴你天府之國的四川蘊藏，怎樣的富足，河山又怎樣的瑰麗，以及西康的一片遼闊富腴的處女地，怎樣值得我們去開墾……

抗戰整整有六年了，我們對於抗戰根據地的川康，都應該有一個深切的認識；尤其是一向被人所漠視的西康，它儲藏有金，銅，鐵，鋅各種礦產，以及其他巨大的富源。這中國的嬰孩，在祖國艱苦的撫育中漸漸成長了。川康不但是抗戰中的柱石，且是新中國復興的搖籃。

為了引起國人重視邊疆；並在政府積極開發邊疆的今天，本書的編輯是有其深切意義的。如果你想明瞭川康的情形，或要旅行到邊疆去，則請購讀本書，足供參考。（本書以江西重紙精印潔白清晰閱讀不損目力計三百九十餘面裝訂一巨册）

中國旅行社出版分科

五〇一二三六

交通參考資料

（一）

交通當局為使國人對於全國各公路線之地理，文物等情況有深切之了解起見，刻正籌劃在渝舉行大規模全國公路資料展覽會。關於各公路所經地域之風土人情寫實照片，及各路特產物品等，均擬搜集無遺，俾觀衆得一完整印象。聞展覽會定三月一日在中央圖書館開始舉行，共延續兩星期之久。

（二）

浙贛鐵路江山至上饒段復軌工程，早經完竣，並經於本年元旦日起正式通車，辦理旅客包裹運輸業務。全線共為八十五公里，票價全程為六十八元。茲將行車時刻表附列於後：

11次	站名	12次
6,00開	江山	13,00到
6,42到	賀村	12,18開
6,45開		12,16到
7,10到	新塘邊	11,52開
7,13開		11,50到
7,32到	下鎮	11,31開
7,34開		11,29到
7,39到	瀆口	11,10開
7,53開		11,08到
8,00到	玉山	10,35開
9,05開		9,00到
9,43到	金橋	8,20開
9,47開		8,15到
10,20到	沙溪	7,42開
10,22開		7,38到
10,54到	靈溪	7,06開
10,56開		7,04到
11,30到	上饒	6,30開

（三）

福建中南旅運社為便利行旅起見，於本年二月五日開始試辦福州至永安，永安至福州一線旅客聯運，全程舟車票，及經過到達地點住宿，概由該社負責代辦，由碼頭車站派有專人接送，每日暫以五人為限。又自三月一日起，將增辦福州至韶關，及南平至韶關旅客聯運，聯運票由福州南平兩招待所發售，並負責照料旅客沿途住宿。

（四）

曲永聯運車，原定每月開行二次，近因閩韶間客運擁擠。經福建交通局商得江西公路處同意，決自今年三月份起增開四次，每月一日六日十五日廿三日自永安出發；五日十二日十九日廿七日由曲江開回。全程票價為二千六百七十元；行李每公斤照票價十分之一收費。

（五）

茲探悉閩江輪船公司南平辦事處下航客貨輪航期如次：

甲、客艇──

（一）開航時間：每日上午五時。

（二）售票時間：每日下午二時。

（三）行李過磅：前一日下午三時至六時憑票過磅。

乙、貴陽特別快艇

（一）開航時間：每月三日、八日上午七時

（二）售票時間：當早六時行李同時過磅。

丙、貨船：

（一）收貨時間：上午七時至十一時，下午二時至五時。

（二）貨裝妥，即日報關檢驗開航。

（三）如需僱輪專運，可向該公司面洽。

（六）

閩省驛運管理處，為加強閩浙省際驛運，特於松溪至浙省慶元間添闢新線，業已動工趕築公路，不久當可完成。

又航行閩江下游之船隻，因造船廠多數停工，頗感缺乏。該處為增加船舶，加強運輸能力起見，已決定由該處附設之造船廠於南平擇址設立造船所，大量製造適合閩江各段航行之船舶，以應急需，資金除由該處撥給外，並招商股參加。

（七）

廣東郵政局為便利在贛郵件運輸，該局局長阿彧倫曾赴贛縣，與各運輸機關洽商。茲悉已與贛縣水上聯運處商妥，由該處調大批船隻組織郵運，開闢水路郵運線三條：一、由贛縣經南康、大庾、至南雄；二、由贛縣經信豐、龍南、至[illegible]；三、由贛縣經雩都、會昌、筠門嶺至新豐。

（八）

粵省原有公路一萬四千七百餘公里，現僅存東北隅二千四百餘里，多係民衆或軍隊倉卒築成，故路基不堅，彎度急，橋力弱，交通失其常。現粵省公路處，實行緊急搶修、業經呈准中央撥款四百萬修韶廣路，一百萬修韶興路，三十三年度再撥一千六百萬元修韶興路，八百萬修興平路，二千三百萬修新翁路；另給輪胎汽車零件等值五百餘萬元。一部份橋樑着手改建，月半內韶興路可修竣。該處並計劃本區各路準備復員工作，及籌將擴大在粵修車廠，積極改善東南交通。

（九）

廣西省公路局近積極修築各段公路，茲探悉詳情如次：（一）荔（浦）檬（江）公路蒙山至新開段經已完成，未完工程，已飭公路局續辦，最近可望完成，此係桂中桂東與柳桂相接之重要幹線。（二）賀（縣）連（山）路正在改善，改善工程，今年四月可望完成；此與桂粵交通，甚關重要。（三）滇（雲南廣南）與（貴州興義）路在西隆，西林兩縣境內之一段，三個月後即可完成。又桂省著名合浦汽車運輸公司，經省府核准，派車往來鹿寨荔浦間聯絡運輸客貨。業自本年元旦日起，每日上午接運柳鹿火車及平荔汽車客貨，由荔浦至鹿寨對開汽車一次，票價遵照路局規章辦理。

（十）

四川合江輪船公司航行重慶至漁洞溪線，從本年一月十四日起，仍派兩輪行駛，每日上下水各三班。茲將開行時間列後：

上水：午前六時　九時　十二時—渝開

下水：午前七時　十時　午後二時—漁開

交通說明　請參閱以下里程表

四川省票價按每人每公里四元五角計算，不滿一元者作一元計。

四川省公路里程表（一）

川黔線 ↓

	新橋	青木關	丁家坳	永川	郵亭舖	榮昌	安富鎮	隆昌	椑木鎮	內江	資中	資陽	簡陽	龍泉驛	成東
重慶	16.333	55.746	95.580	126.020	146.310	164.000	177.639	200.350	230.275	23[illegible].374	272.589	343.865	381.363	431.559	450.000
新橋		33.833	73.637	109.127	129.917	147.707	160.746	183.457	213.382	22[illegible].031	261.696	326.963	364.975	414.666	433.107
青木關			39.794	70.284	91.034	103.814	121.853	144.564	174.439	13[illegible].083	22[illegible].303	288.069	326.062	375.773	394.214
丁家坳				30.440	51.280	69.020	82.057	104.770	134.675	144.[illegible]94	183.029	248.375	286.[illegible]38	335.979	354.420
永川					20.790	38.530	51.610	74.330	104.755	113.[illegible]	152.559	217.335	253.848	305.539	323.980
郵亭舖						17.790	30.829	53.540	83.467	93.[illegible]64	131.779	197.043	235.053	284.749	303.190
榮昌							13.039	35.750	65.673	75.[illegible]74	113.939	179.253	217.[illegible]3	266.959	285.400
安富鎮								22.711	52.626	6[illegible]	100.950	166.216	204.929	253.920	272.361
隆昌									29.925	3[illegible].[illegible]4	78.239	143.505	181.518	231.209	2[illegible].630
椑木鎮										9.529	48.314	113.580	161.598	201.284	219.725
內江											38.715	103.981	141.994	191.685	210.126
資中												65.[illegible]66	103.279	152.970	171.411
資陽													38.013	87.704	106.145
簡陽														49.691	68.132
龍泉驛															18.441

↑ 川陝線

	成北	新都	廣漢	德陽	羅江	新店子	綿陽	魏城	梓潼	武連驛	劍閣	劍門關	昭化	廣元	朝天驛	中子舖
新都	20.00															
廣漢	45.00	25.00														
德陽	70.00	50.00	25.00													
羅江	95.00	75.00	50.00	25.00												
新店子	125.00	105.00	80.00	55.00	30.00											
綿陽	140.00	120.00	95.00	70.00	45.00	15.00										
魏城	168.00	148.30	123.30	93.80	78.30	43.00	28.80									
梓潼	195.00	175.00	150.00	125.00	100.00	70.00	53.00	26.20								
武連驛	23[illegible].00	214.00	189.[illegible]0	164.00	139.00	109.00	94.00	65.[illegible]0	39.00							
劍閣	271.50	251.50	226.50	201.50	176.50	146.50	131.50	102.70	76.50	37.50						
劍門關	300.30	280.30	255.30	230.30	205.50	175.30	160.30	131.50	105.30	66.30	28.80					
昭化	328.20	308.20	283.20	253.20	233.20	203.20	133.20	159.40	138.20	94.20	56.70	27.90				
廣元	355.00	335.[illegible]0	310.20	28[illegible].20	260.20	230.20	215.[illegible]0	136.40	160.20	121.20	83.70	54.90	27.00			
朝天驛	385.60	36[illegible].60	340.[illegible]0	315.60	290.60	260.60	245.60	216.80	190.60	151.60	114.10	85.30	57.40	30.40		
中子舖	405.20	385.20	360.20	335.20	310.20	280.20	263.20	236.40	210.[illegible]0	161.20	133.70	101.90	77.00	50.00	19.60	
寧羌	447.20	427.20	402.20	377.20	352.20	322.20	307.20	278.40	252.20	213.20	175.70	146.90	119.00	92.00	61.60	42.00

四川省公路里程表（二）

成灌路 →

成西				
11.000	犀浦			
21.[illegible]30	10.230	郫縣		
3[illegible]	21.230	11.000	安德鋪	
53.781	42.781	32.551	21.551	灌縣

川滇東路 ↓

內江								
9.599	椑木鎮							
39.524	29.925	隆昌						
65.824	56.225	26.300	福集場					
101.524	91.925	62.000	35.700	瀘北				
106.324	96.725	66.800	40.500	4.800	瀘南			
181.724	172.125	142.200	115.900	80.200	75.400	江門		
219.124	209.525	179.600	153.300	117.600	112.800	37.400	敍永	
313.824	304.225	274.300	248.000	212.300	207.500	132.100	94.700	赤水河

川滇中路 ↓

成南								
16.689	雙流							
33.603	21.920	舊縣						
41.[illegible]76	24.587	2.667	鄧市					
66.40	49.711	27.791	25.124	彭山				
83.[illegible]07	66.518	44.598	41.931	16.307	眉山			
101.1[illegible]3	8[illegible].429	62.500	59.842	34.113	17.911	思濛		
13[illegible].875	116.186	94.266	91.599	66.475	49.668	31.757	夾江	
162.475	145.786	123.866	121.199	96.075	79.263	61.857	29.600	樂山

川滇中路 ↓

成南							
16.689	雙流						
38.609	21.920	舊縣					
41.276	24.587	2.667	鄧市				
43.943	27.254	5.334	2.667	新津			
80.843	64.154	42.237	39.567	36.900	邛崍		
135.36	118.671	96.751	94.034	91.417	54.517	名山	
1[illegible].916	[illegible].327	113.407	110.74	108.073	71.173	16.656	雅安

四川省公路里程表（三）

遂麗支線 ↓

	龍泉驛	簡陽	樂至	遂寧	蓬溪	南充	岳池	廣安	渠縣	大竹	梁山	分水嶺	萬縣
成東	18.441	68.132	132.838	229.377	277.25	328.794	385.104	411.834	490.468	541.798	622.548	677.548	711.584
龍泉驛		49.691	114.447	210.936	258.811	310.353	366.563	393.393	472.027	528.357	604.102	659.107	693.107
簡陽			64.756	161.245	209.120	260.662	316.972	343.702	422.336	473.666	554.416	609.416	643.416
樂至				96.489	144.364	195.906	252.216	278.946	357.580	408.910	489.660	544.660	578.660
遂寧					47.875	99.417	155.727	182.457	261.091	312.420	393.171	448.171	482.171
蓬溪						51.542	107.852	134.582	213.216	264.566	345.296	400.296	434.296
南充							56.310	83.040	161.674	213.004	293.754	348.754	382.754
岳池								26.730	105.364	156.694	237.444	292.444	326.444
廣安									78.634	129.964	210.714	265.714	299.714
渠縣										51.330	132.080	187.080	221.080
大竹											80.750	135.750	169.750
梁山												55.00	89.00
分水嶺													34.00

夾峨支線 ↑

	峨眉	報國寺
成南	151.398	157.875
雙流	134.709	141.186
舊縣	112.789	119.266
鄧市	110.122	116.599
彭山	84.993	91.475
眉山	28.191	74.668
思濛	50.280	56.757
夾江	18.528	25.000

綿江支線 ↓

	綿陽	中壩
中壩	88.00	
江油	54.00	16.00

	成東	龍泉驛	簡陽	樂至	遂寧	潼南	銅梁	湯峽	璧山	青木關
龍泉驛	18.441									
簡陽	68.132	49.691								
樂至	132.888	114.447	64.756							
遂寧	229.337	210.936	161.245	96.489						
潼南	284.675	266.234	216.543	151.787	55.298					
銅梁	348.917	330.476	280.785	216.029	119.540	64.242				
湯峽	372.140	353.699	304.008	239.252	142.763	87.465	23.223			
璧山	390.463	372.020	322.331	257.575	161.086	105.788	41.546	18.323		
青木關	403.613	385.172	335.481	270.725	174.236	118.938	546.76	31.473	13.150	
重慶	459.399	440.958	391.267	326.511	230.022	174.724	110.462	87.259	68.936	55.786

川鄂路 ↑

	三台	鹽亭	南部
鹽亭	58.00		
南部	160.00	102.00	
閬中	193.00	135.00	33.00

三閬支線 ↑